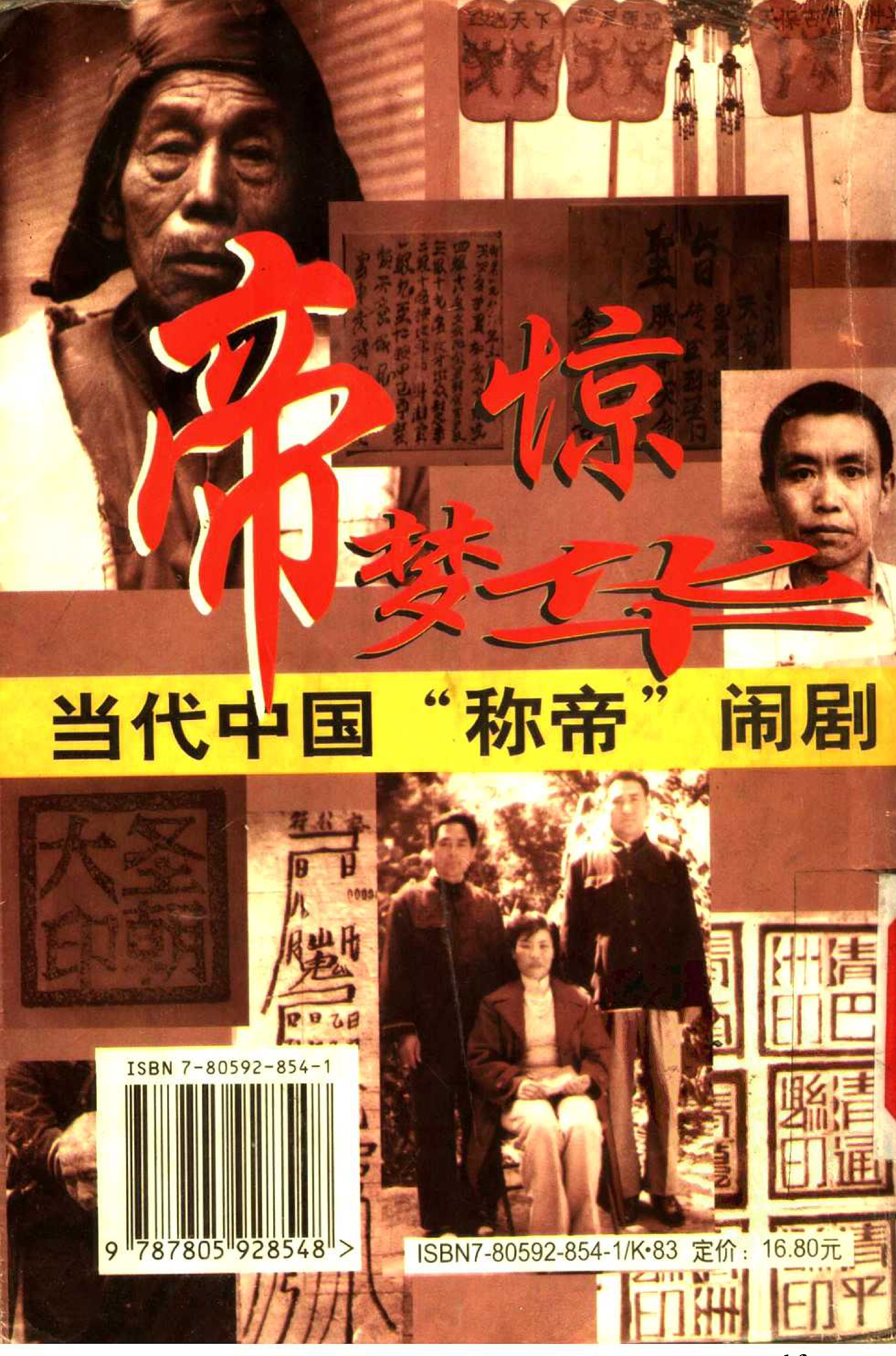
帝梦惊醒

当代中国"称帝"闹剧

莫辛 主编

广州出版社



ISBN 7-80592-854-1
9 787805 928548
ISBN7-80592-854-1/K·83 定价：16.80元

帝梦惊华：

当代中国“称帝”闹剧

莫 辛 主编

广州出版社

责任编辑 顾 岱 魏 风
责任校对 刘穗文
封面设计 张 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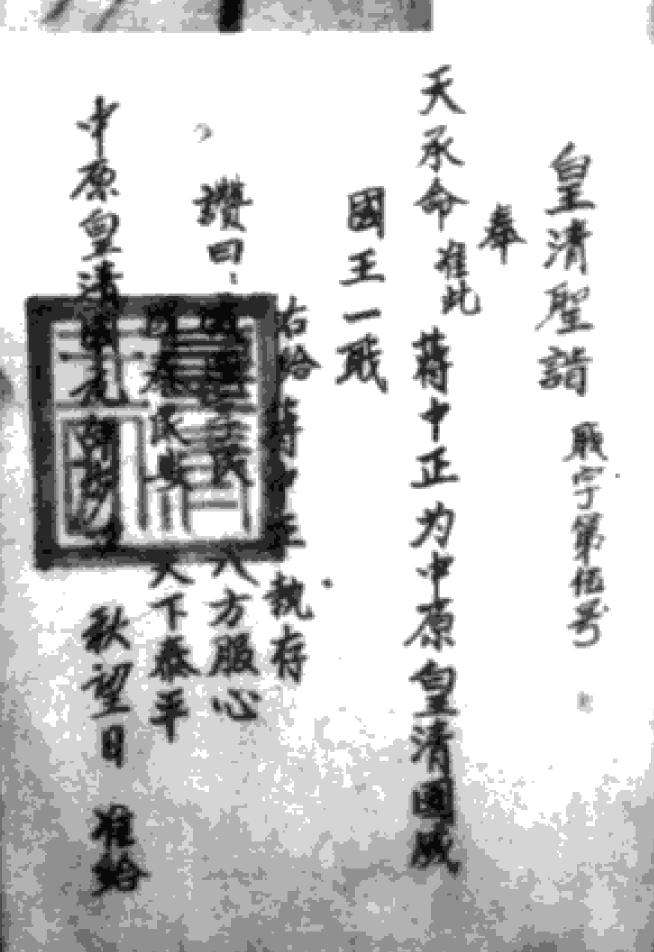
书　　名 帝梦惊华——当代中国“称帝”闹剧
主　　编 莫 辛
出版发行 广州出版社(广州市东风中路503号)
印　　刷 广州新华印务有限公司(广州市西湖路51号)
规　　格 850毫米×1168毫米 32开本 9.25印张 6插页
字　　数 161千字
版　　次 1998年10月第1版
印　　次 1998年10月第1次
印　　数 1—20000册
书　　号 ISBN 7—80592—854—1/K·83
定　　价 16.80元

"中原皇清国"
的符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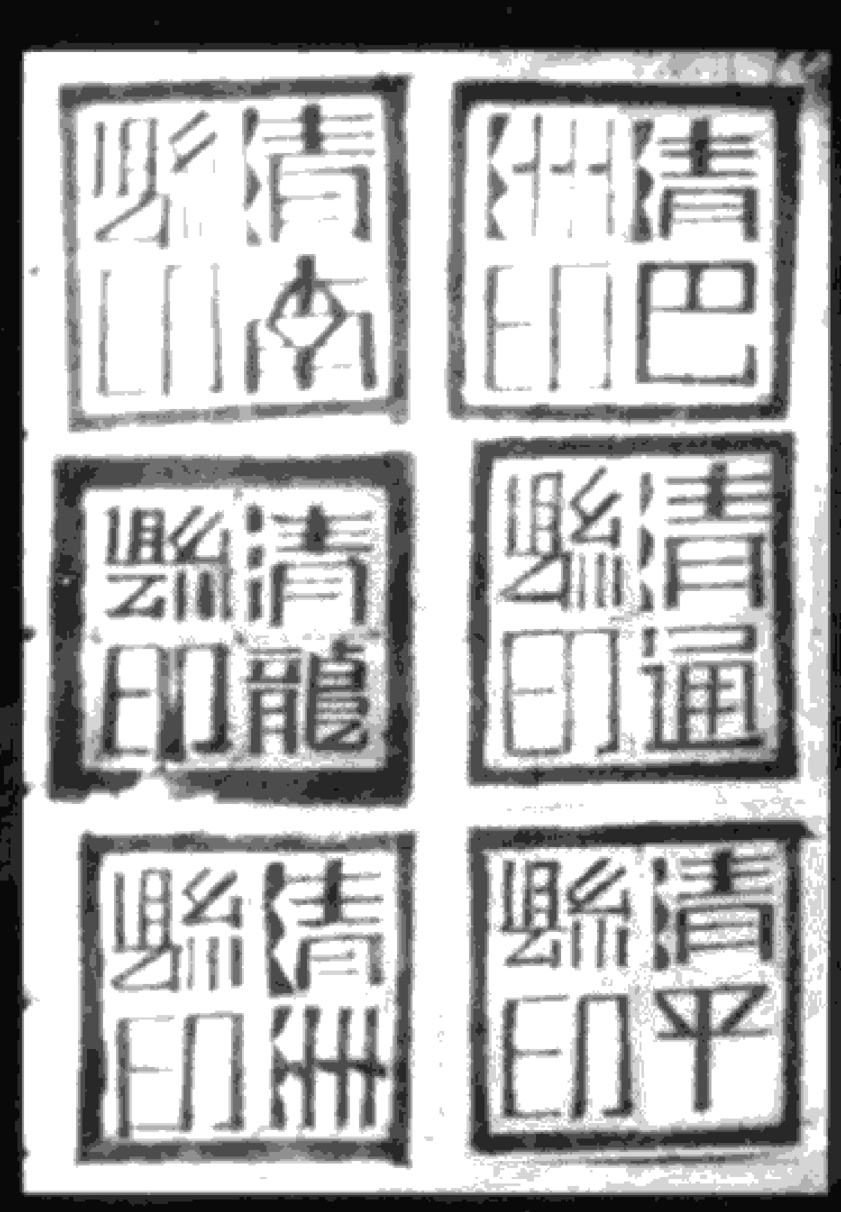


"中原皇清国""皇帝"张清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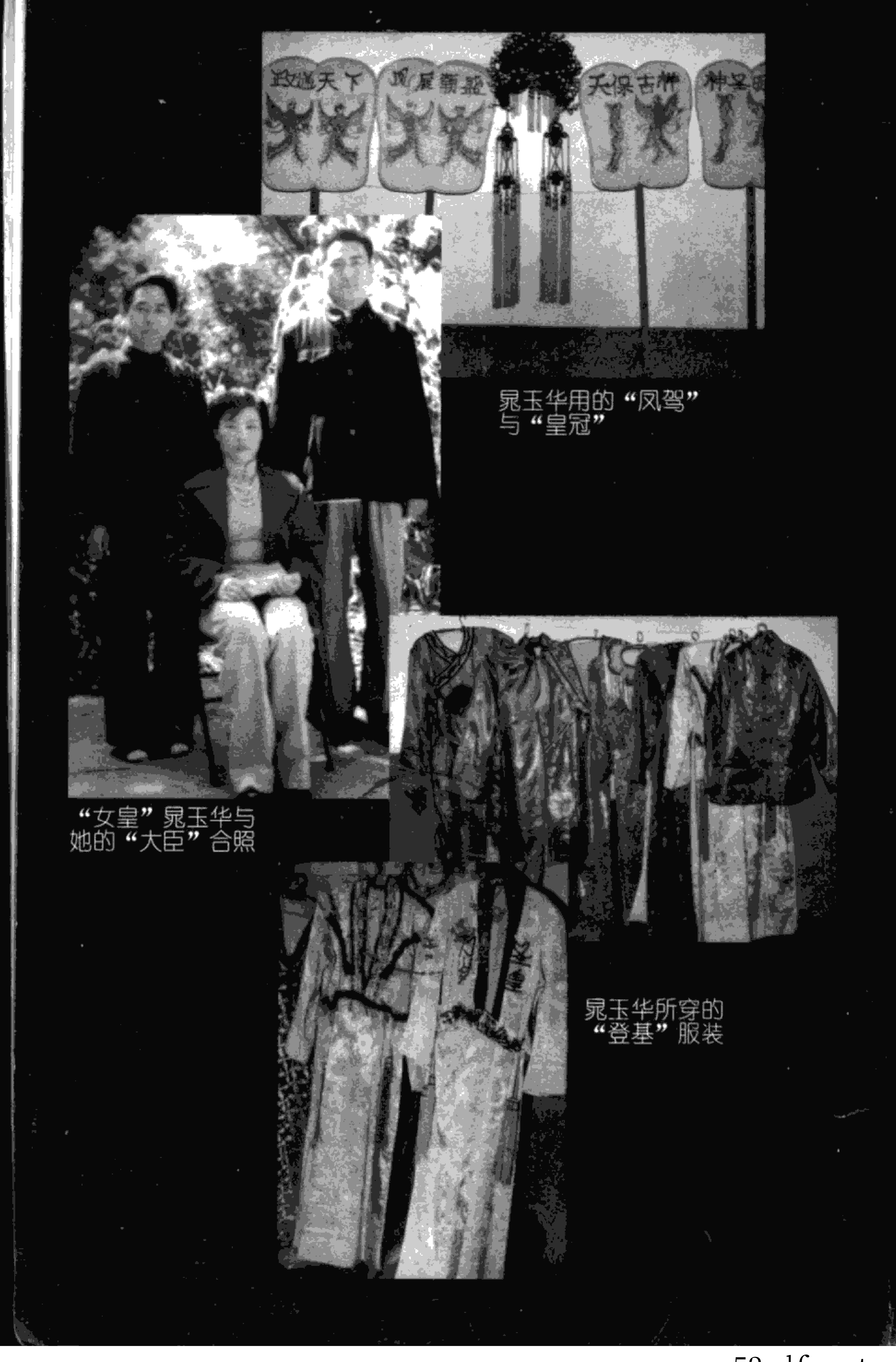


皇清聖諭 戚字第伍号
奉
天承命 准此 蒋中正为中原皇清国戚
国王一戚
右给 蒋中正 执存
讚曰： 八方服心
天下泰平
中原皇清国
秋望日 准始

"中原皇清国"给已死的蒋介石的"委任状"



"中原皇清国"的州县印鉴



晁玉华用的“凤驾”与“皇冠”

“女皇”晁玉华与她的“大臣”合照

晁玉华所穿的“登基”服装

让共和国不再闹皇帝(代序)

合书掩卷,我心骇然,
愀愀心悸,惟有一愿:
让共和国永远不再闹皇帝!

一

纵横文坛,如驰骋沙场,建盖世奇功,立不朽勋业,文化人有着和将军们同样的执著。我景仰那些以热血真性,以睿智才略,为民族的自新自强,为中华大地的现代化伟业,为人类的自由理性精神而殚精竭虑的前辈和同道。这些年来,每读一本好书,兴酣意畅,心中潮涌。那些笔走龙蛇,矢志不懈的作者们,令我看到了民族精神不死的现实和明天。

从第一篇政论文问世,10年来一直在共和国国史反思和现代化建构的思潮中摔打滚爬。共和国风云10年,

在我们这一代人心中刻下了深深的烙痕。曾经有过的辉煌壮美,曾经有过的起伏跌宕,风风雨雨,永远不可磨灭的,是这一代人共有的执著信念:民族整体的现代化!

语不惊人,书不创新,至死不休。当代中国一度出现的称帝现象,对于中国社会现代化问题研究,对于共和国史、社会学、中国文化学以及法学研究,都有其独特意义。有朋自远方来,掩卷释手,方自动问:怎么想起了编纂这样一本惊世骇俗的奇书?

二

从贫穷、落后、愚昧、专制、封闭、祸乱中奋然而起,我们抹干血迹,舔净创伤,走向世界,走向未来,走向现代化。中华民族的现代化,是一个悲苦与壮美共生的历程。

10多年了,一年之中,总有三五个月走南闯北,调研现实社会,收集历史素材。走城市,串乡村,常走经济腾飞的东南沿海,也常到贫穷落后的"老少边穷"。现代化过程的两极分化,紧紧揪着我的心。我经常是在历史昨天和现实明天之间来回地飞,来回地串。

革命根据地和老少边穷地区,跑得最勤。我到过井冈山、大别山、大巴山、太行山、吕梁山、五指山,陕北、湘鄂西、鄂豫皖、左右江、湘赣边这些曾经风雷滚滚、红旗漫卷

的革命根据地。我为它们的光荣历史而感动,我也曾为它们的贫穷、落后、愚昧而落泪。

贫穷引致落后,愚昧滋生罪恶。“老少边穷”地区走多了,一个现实令人骇然:这里有人闹皇帝!

三

不只是“老少边穷”闹皇帝。10多年来,大半个中国出过皇帝。

最初听说闹皇帝,是在1976年。那一年,祭奠毛泽东主席的哀乐犹自余音在耳,一个又一个谣言传来:毛主席是天上的紫徽星。9月9日凌晨,巨星陨落,旋即新星大放光明,直逼紫徽星。某某山有紫气冲天,将有王者应运而出。云云。

山里乡民传说得活灵活现,传说得诚惶诚恐。知识青年们闻言嗤笑连天。而我的心,沉重得如同坠上了铅。

果然,1982年,桃源县有人称皇称帝,登基开国,事发而轰动天下。

从此,我在业已展开的对中国现代化问题研究中,开始了对“逆现代化”的帝制复辟现象的关注。我深知中国的现代化已然澎湃来潮,但既往的历史包袱太过沉重,我们前进的道路还很艰难,还很曲折,还很长远。

我所接触和调查过的"皇帝"，大致可归为三类：文盲、江湖术士和权力狂。

文盲称帝，大多在边远地区和山乡。交通不便，贫瘠落后，文盲乃生。有人为称霸乡里，奴役乡邻，作威作福，而聚众称帝。有人仅仅因为梦有异兆，或算命卜卦说有异相，便做起皇帝梦。

我为中国农民既往的苦难动情感伤，也为穷苦人的愚昧惴惴不安！

愚昧产生专制，专制供立暴君，千古一体！当代中国称帝者形形色色，无一例外，均是他那一亩三分地上的暴虐之君。

读者诸君从本书即可窥知，"皇上"们是如何称王称霸，作威作福，草菅人命，又是如何巧取豪夺，掠人妻女，荒淫无度的。我目睹过那些残害"臣民"的歹毒刑具，也采访过那些饱受蹂躏的"娘娘、妃嫔"，万千感慨汇于心际：在中国这块土地上，现代化之路，关山万重，风波迭起，艰苦卓绝，多少仁人志士血祭长天而不泯其志！而搞帝制复辟的人们，却是那么驾轻就熟，绘声绘色，有模有样。

智慧的思想大师马克思有一句传世名言："权利永远不能超出社会的经济结构以及由经济结构所制约的社会的文化发展。"

大一统的中国以农立国，几千年人工畜耕的小农经

济，架构了千古不变中央集权的封建专制王朝基本体系。王朝生生灭灭,封建专制却绵延不息,即在于中国走不出小生产方式下的以农立国，而终于陷入落后挨打，被西方的大炮和鸦片轰进近代的屈辱境地。

辛亥革命推翻了满清王朝,结束了帝制统治。然而，辛亥革命不可能也没有来得及改变中国社会的生产方式。工业革命和现代化始终是中国社会紧迫而不断为统治者们所忽略的主题。战祸不绝,外患时生,内乱不已。中国人，大多仍然在中世纪的生产方式下繁衍封建专制,也仍然以种种变态形式,在中国社会盘桓。

中国的贤智仁杰们,在诅咒林彪、"四人帮"之流以封建法西斯统治之时,为世界工业革命新的冲天大潮所惊醒,为现代文明的辉煌成就所吸引。痛定思痛,中华民族决定性地踏上了走向世界，走向未来，走向现代化的历程。改革开放,迎来了一个工业化革命勃然激荡的新中国。

然而，创新的嬗变是一个艰难的历程，我们是在贫穷、落后的中国创造现代化。就在东南沿海和其他经济发达地区呈现现代化腾飞之势的同时,内陆和西北一些地区的贫穷落后并没有决然改观。广大农村的小生产方式,为旧的社会观念和势力留下了盘踞的"根据地"。近十几年来多起闹皇帝事件，大多发生在贫穷落后的"老少边穷"地区,当然,也有的发生在内陆和沿海地区。即

使是大中城市，也有那些由宗教、巫术或是气功中的异动者们闹出的称帝事件。

毫无疑问，当代“皇帝”们往往利用了封建迷信的蛊惑力去征服人心。在许多称帝事件中，只要有人声称自己是“真龙天子”，便会有人臣服效忠，有人顶礼膜拜。但是，更重要的缘由，还在于贫困及因贫困而生的愚昧落后。当代中国称帝事件，大约有 90% 发生在贫穷落后地区，这是人们不可忽视的事实。

到目前为止，中国还有一亿多低收入人口，用国际通行的计算方法，贫困线以下的穷苦大众应该说还有约三亿多人，文盲半文盲人口也有一亿多，主要集中生活于 22 片近 700 个县。这些地区，习惯上称为“老少边穷”地区。其自然条件和社会发育程度都很差，生态环境遭到破坏，自然灾害频繁，交通闭塞，文化落后，人口增长过快，地方病流行，生产、生活比较困难，许多地方温饱问题尚未解决。

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如果东南沿海经济起飞的同时，“老少边穷”地区的经济发展得不到切实解决，区域性经济发展的两极趋势得不到遏制，可以预言，中国社会现代化将为此付出巨大代价。“穷则思变”，在这里将出现历史惰性的重演。尤其是农村失学率日渐增多，文盲发生率愈见增长，我们将面临一个严峻的社会问题：中国，将不会再闹皇帝吗?!

中国现代化的严峻现实，在于农村走上现代文明之路，农业生产方式与工业化文明接轨。大概这将不只是我们这一代人的使命。

四

编写这样一本书，至今正好是10年的收集与积累了。非常感谢本书合作者们的真诚合作和努力，非常感激那些为我的采访、撰搞以及出版给予过帮助的朋友们。

我们这一代人，肩扛着太多的重负，负荷了太多的心愿。我虽已然下海，却搁不下手中这支笔，赶海，也还是文化人的气概和胸怀。中华民族的现代化，这个理想的召唤，时时如雷震长空，掠过心际。

我们的使命之一，是奋力驱赶封建的幽灵，让共和国不再闹皇帝，让共和立于民主文明的现代化大地！

作　者

目 录

一、湘赣边："大中华佛国"

曾猖獗于湖南醴陵、浏阳、江西萍乡交界之地的反动会道门组织——"大中华佛国"覆灭了。皇帝石金鑫以及大大小小的左丞右相和"皇后""妃子"们也一同落入了恢恢法网。

这是建国以来少见的要案。我们又一次徘徊在"佛国"的"皇宫"，踯躅于"臣民"的院落，凝视着"皇宫"内那一盏盏古老式样汤匙茶油灯一闪一灭的亮光。皇帝早在大半个世纪以前就被人民扫进了历史的垃圾堆。然而，在向现代化进军的今天，为什么偏偏有人重做皇帝梦，妄图倒转历史车轮呢?啊!阳光下也有阴影 。"大中华佛国"决不会立地成佛，蜷缩在那里的，也不只是一群愚妄之徒，那是兴妖作浪的鬼域，在这片古老的土地上游荡。

1.1 毛泽东去世，巨星陨落。在他的故乡，在秋收起义的策源地，有人做起“真命天子”出世、“改朝换代”的千秋大梦。

1976年的秋天，在中国历史上是个多事之秋。这年9月18日，黑夜像一片偌大的黑色帷幕笼罩下来，山峦、田畴、村落全隐藏在夜色中。山村静极了，特别是这里——毛泽东主席的故乡。他老人家去世，犹如巨星殒落，村里的大人小孩胸佩白花，脸挂泪痕，依偎在一起，仰望堂中的画像，系念党和国家的前途命运。然而在阴暗的角落里，有人却把巨人去世当成大乱天下的时机，看成是出“真命天子”的机缘。

醴陵县黄沙乡的清潭桥村，显得格外深沉寂静。村东头的一栋青砖瓦屋，门窗紧闭。有一个光着头，佝偻着背的老头子端着忽闪忽灭的煤油灯在堂屋的墙边移动。只见他取下一口活动砖，伸手从里面摸出一个牛皮纸包，又回到桌边，戴上老花眼镜，解开纸包。此时，一本薄薄的陈旧的《三期普渡历史大概十五章》，映入他布满血丝的双眼。上面有一行歪歪斜斜的墨笔字：李丕瑞珍藏。

“三期普渡的出头之日快到了！”这个叫李丕瑞的老头子，用颤抖的手翻开《十五章》嚎叫起来。他抑制不住内心的兴奋，打开门，走出屋，在漆黑的乡村

小路上行走着。晚风把他记忆的窗帘掀开……

那是1933年9月，江南古镇湘潭十八总，有一座古老宅院。宅子的两侧连接着一面高高的园墙：院门口，并排蹲着一对石狮，院子里有砖铺地，房屋雕刻着古老的花纹。正厅内，有几盏青油灯，几炷香火，一个身着缎子服的男人坐在屋的中央，接受一群男女虔诚的顶礼膜拜。慢慢地，只见那青油灯的火焰消失在苍穹的薄明的空虚中。

"妈妈，这个穿缎子的老头是谁呀?"朝拜的人群里，有个十来岁的孩子，闪着一双童稚的眼睛，好奇地打量这一切。

"是顶盘老祖。"身边的一个妇女轻轻告诉他，这就是童年的李丕瑞，是由其母报名加入"三期普渡"的最小道徒。他耳濡目染，渐渐知道了这一切的来历。原来在清朝光绪年间，湖南水灾严重，"每日饿殍死亡相继，卧病呻吟，几乎比比皆是"。就在这民不聊生，动荡不安的年代，大地主石振顺自称"燃灯古佛"再世，在湘潭创立了"三期普渡"道教，立了佛坛，请人写了《三期普渡历史大概十五章》，作为入道必读的经书。传说入了道，能够使人在生时免除一切灾难，死后可入天界仙游。人们为了消灾除难，纷纷入道。石振顺死后，其子石怀珍继承乃父的衣钵当了道主，自谓转世的"顶盘老祖"。李丕瑞的

父母为发展“三期普渡”作出了贡献，升了佛级，被道主封为“无尚王佛”和“清静王佛”。

“道主就是皇帝”，李丕瑞的母亲告诫儿子：“你要认真读这本《十五章》，将来也可升佛级。”

李丕瑞捧着《十五章》，眼里升起神圣的光圈，充满了对“皇帝”的敬仰和崇拜。正是家庭环境的影响和《十五章》的熏陶，慢慢形成他陈腐的、顽固的思想。

1947年，石怀珍的儿子石顶武成立了“大中华佛国”，自命为“皇帝”……

“汪”，一声狗叫，把李丕瑞从沉思中惊醒。他想着，走着，牙齿咬得格格响。昏沉黑暗的夜色里，闪着他一双幽灵般的眼睛。1953年，石“皇帝”以及他的忠实道首阴谋颠覆新生的人民政权，被镇压了。当时李丕瑞以守为攻，假惺惺地向政府写了保证书，登记退道。人民政府宽宏大量，不予追究，希望他改过自新。但是，23年来，李丕瑞的住房虽三次搬迁，他却完好无损地保存了“佛国”的经书，渴望有一天能使《十五章》重见天日。现在，天灾人祸频仍，唐山地震、河南大旱、湘江涨水，不正是“三期普渡”出头，重建“佛国”的预兆吗？《十五章》上有一段话：“朱劫一到，刀兵水火齐来，尔等看血水成河，尸骨堆山，好不凄惨；刀兵一过，瘟劫又来，好不惊人，夫死路旁，妻卧房中，好不悲哀。”

想到这里，李丕瑞一阵狞笑，点燃一支烟。暗夜中的清潭桥村，闪着幽灵般的鬼火。

1.2 圆梦先生："李丕瑞呀，你做了个吉祥的梦！"欲复国，访"后主"。"三期普渡"，蠢蠢欲出。

高阔的天空飘浮着朵朵白云。一座大山后面，突然腾空飞起两条巨龙。两龙在李丕瑞的头顶上缠绕周旋，上下腾游，龙身的闪闪鳞片不时把刺目的聚光射向他，他热血沸腾，激动不已。突然两龙分开，一条直上九天，飘然而去；一条掉下落地，激荡中直跌李丕瑞家门口的田里，倏忽隐去……

李丕瑞感到头上痒痒的，猛然睁开眼，原来睡在自家床上——做了一场梦。他不禁思绪万千，越想越觉得这个梦非同寻常。他推了推睡在身边的妻子沈月英。沈也曾是"三期普渡"的道徒，她想了想，说："你记得李臻仁吗？他是三期普渡大经手李自通的儿子，只有他才会圆梦呢！"

"对，找他去。他文化好，要复国，也需要文丞。"

第二天清早，清潭桥村口的几株梧桐和苦楝树的叶子，在疾风中纷纷凋落。李丕瑞踩着落叶从村子里走出来了。爬过几道山岗，横过了几条田埂，他喘着

粗气，苍白的脸额滴着虚汗。

前面的山湾里，炊烟袅袅，是个大屋场。李臻仁的家就在这里。李丕瑞正要往屋场走，突然听得“汪汪”几声，一条大黄狗不知从什么地方窜出来，朝他猛扑，他吓得连连后退。“莫咬!”伴着沙哑的吼声，一个颀长干瘦的老头子拿根小竹竿，从一栋石灰粉刷过的房子里走出来。

“哟，这不是臻仁吗?总算到你家了。”

“哎呀，是丕瑞，什么风把你吹来的?”

李丕瑞被迎进堂屋，迎面看见一张方桌上亮着一盏汤条茶油小灯，桌下有一堆黄纸已燃成灰烬。他的嘴角不觉浮上一丝阴冷的笑，说明了来意。李臻仁沉吟了半晌，挤着三角眼，诡秘地附着他的耳朵说：“我也在盼望这一天，命中注定我们要干一番大事业了!”看来，这个曾于1953年因“三期普渡”复辟案被判五年徒刑的家伙，从未思量过悔改自新。他对社会主义制度，怀着铭心刻骨之根。

李臻仁转身从大柜里拿出一本《五公经》，边翻边说：“你做的是吉祥梦。上天的龙是先皇石顶武。落地的嘛，就是石家的后代，‘大中华佛国’的皇帝。他既然落在你屋前的田里，说明还需要你去辅助。哈哈，后主登了基，你我就是朝庭的开国功臣了!”

"可现在我们怎么办？"

"一边访主，一边把道友找拢来。"李臻仁"叭哒叭哒"地吸着旱烟，显得胸有成竹。

经过一阵密谋策划，"两李"开始了访主觅友的行程。黄沙，洪源乡的阡陌小道上，他们在匆匆行走。伴着他俩的身影，只有入"三期普渡"道才能消灾免祸之说，悄悄地流传开来……

1.3 "齐天大圣"，原来是老道徒。施"圣水"，医病灾。共谋"佛国"复辟。

距李臻仁家 20 多里远的地方，有个曾家托，那里有一棵像巨伞一样撑着的大樟树。老人说：那树是乾隆帝第一次下江南那年长出来，饱经沧桑，枝繁叶茂，曾家托依仗大樟树的古老而出名。树边一栋小瓦屋里，出了个能呼风唤雨、消灾免难、医治百病的"齐天大圣"，更使人们景仰不已。

传说这个"齐天大圣"很了不得，在江西莲花山得道，仙佛命他前来救人世，保"佛国"。李臻仁和李丕瑞听到这个消息，一商议，决定到曾家托去看看。

大樟树边，摆了张方桌，桌上竖着"佛"字牌位和一张手执金箍棒的孙悟空画像。一个穿青衣青裤、

矮小结实的老头子，像猴子似地围着桌子乱蹦乱跳。他瘦削的双颊，长瘦的下巴，露出青筋的双手捏着一炷香，口里念念有词。桌子边，跪了一群男女。一阵凄凉的秋风吹过，老头子手中的香烟在人们的头顶上盘旋、升腾。大樟树青青的叶片，也显得灰蒙蒙的。

“大圣赐水了，你们可有病医病、无病强身。”老头子跳了一阵后，从桌上端起一碗“圣水”，赐给每人喝了一口。

“这个‘大圣’不是曾广波吗?”人群后面的李臻仁，指着赐圣水的老头子对李丕瑞说。

“嗯，是他。”李丕瑞还记得，曾广波也是老道徒，他的父亲曾纪藻当过“大中华佛国”的“无尚王佛”，1953年被人民政府判了无期徒刑，后来死在劳改农场。

真是同病相怜，一拍即合。曾广波一听到李丕瑞问起“三期普渡”的信息，便说：“真菩萨面前不烧假香，我假托‘齐天大圣’附体，在江西莲花山得道，意在使“三期普渡”深入人心，还有我老兄曾广淑，他也正盼着建‘佛国’。”

“酒逢知己千杯少，来呀!”曾广波的话音刚落，只见曾广淑把那些善男信女们朝贡的蒸鸡、熟鱼端进屋，斟上几碗酒。顿时，几个人狼吞虎咽，风卷残云。

"听说'佛国'的小经手王英其还活着，住在浏阳县的金刚乡。要不要把他请出来举事？"曾广淑提议。这个曾于1953年、1970年参与反动会道门复辟，1970年又因破坏国家森林，先后三次被判刑的老道徒，装着一肚子坏水。

"我去请。"李丕瑞睁着一双血红的眼睛。

1.4 浏阳大瑶山，愚民大朝拜。"木子为媒"，"当朝太师"定"宰相"。沆瀣一气拜"先皇"。

几天后，李丕瑞来到浏阳县金刚乡的大山脚下，几经打听，他找到一栋绿荫掩映的茅屋，一个白发稀疏老态龙钟的老头子把他迎进屋里，这个就是王英其。

李丕瑞问起"三期普渡"的信息，王英其的瞳仁跟着白眼珠子直打颤，说道："我这里保存了大中华佛国的经书。哎，我年纪大了，只能为你们跑跑腿。哦，对了，离这里不远有个大瑶乡，当过无尚王佛，对佛国忠心耿耿的钟源仁就住在那里。1951年石顶武皇帝为避难就藏在他家，现在他还立了个佛坛。你这次访友，必须去找他。"

大瑶乡是个山区，周围峰峦连绵起伏，道路险狭，灌木丛生，确是穷乡僻壤。这里的人虽不是过着

刀耕火种的原始生活，但至少与现代文明没有缘分。有人考察过，他们连普通的汽车也未曾见过。可是他们所受“三期普渡”的愚弄，却使人触目惊心。老道徒钟源仁在家里立了个佛坛，宣称“三期普渡”是世间唯一的主宰。每日香火不断，前来拜祭的人都是那样虔诚。每次朝拜，钟源仁总要从中骗取不少的贡品。难怪他的身子胖得像水桶，厚厚的嘴唇总是泛着油光。他保养得很好，圆大的前额还不曾有一丝皱纹。这天，钟源仁架着二郎腿守在佛坛边，只见一个陌生的老头子走近佛坛，纳头便拜，口称：“先皇，道徒李丕瑞在你灵前起誓，一定要为恢复‘佛国’鞠躬尽瘁，死而后已！”钟源仁听着听着，浑身一震，一把将李丕瑞扶起来。顿时，魑魅魍魉，沆瀣一气。

“真是无巧不成书。”钟源仁眨巴着眼睛，狡黠地说：“我早两天也做了一个吉祥梦，梦见佛仙要我扶持先皇石顶武家的婚事，为石家接后。今天你来得正好呀！”

“请喝茶。”说话间，一个二十五六岁的女子从灶屋里走出来。她的脸庞瘦小而苍白，一双细小的眼睛是那样茫然。

“这是你儿媳妇？”李丕瑞接过茶。

“她是我女月香。”钟源仁说：“你说怪不怪，她早几天也做了个梦，一条龙伏在她身上，说是要木

子为媒，把她嫁给石姓人家接后。"

钟源仁在打着如意算盘。他要把女儿嫁给石顶武的后人，到时候建立了"大中华佛国"，他就是皇帝的岳父——当朝太师了。钟源仁想到这里，说："木子为媒，不就是要你李丕瑞当媒人吗?"

"是倒是，可现在到哪里去找先皇的后人呢?我访了这么久，还没有听到他一点消息。"李丕瑞故意显得为难的样子，他怕钟源仁以后做了皇帝的岳父，会不买他的账。

"这不难，"钟源仁说："先皇在时，我听说他有个表弟叫黄光绿，当过无尚王佛，家在株洲县的群丰乡。他那里或许有石家后人的情况。找到了后主，凭你的功劳，肯定要当宰相。"

李丕瑞飘飘然了。从钟家出来，他心里在盘算着下一步的棋如何走。

1.5 神秘的卖碗人，风雨兼程，春秋两度，终于在临近韶山的排头乡觅得"真龙天子"。

1977年春天，寒意犹在。

这天下午，株洲县群丰乡的一条羊肠小道上，有一个挑着几筒瓷碗的老头子在行走。他就是李丕瑞。

这时候，只见一个拄着拐杖的老头子迎面走来。

李放下担子，小心翼翼地打听黄光绿的住处。

“你问黄光绿?他家住在濠口的河边。”拄拐杖的老头子见李挑了几筒碗，就说：“你这碗要卖多少钱?”

“我这碗不卖的。”李回绝道。他顺着老人指的方向挑起担子就转身。这狡猾的家伙，想是借卖瓷碗来掩人耳目。

李丕瑞敲开了黄光绿家的门。站在他面前的是一位八十多岁的龙钟长者，身穿一件衣缝裂开的旧大衣，光秃秃的头，两只呆滞无神的大眼睛直勾勾地看着他。

“黄老爹，您这里有三期普渡的信息吗?”李丕瑞对这个老道徒——石家的亲戚是尊敬而又满怀希望的。

“信三期普渡的，要被人民政府镇压。我是黄土埋到耳根的人了，不想再去受这个苦。”

李丕瑞听闻此言凉了半截。如果说，这时候他能够悬崖勒马，猛省回头，完全会是两样的结果。但一心一意要做“当朝宰相”的他，却把老道徒的反省和悔语当成胆小怯弱。他不死心地说：“要使事业成功就会有牺牲，这不奇怪。您知道石家还有后人吗?”

“我和他家一二十年没有来往了，听说石顶武有个崽在湘潭，但不知具体地址。”

总算有了点眉目。李丕瑞头也不回地出了门，踏上了访“主”的路。这一条路，弯弯曲曲，凹凹凸凸，迷迷茫茫，李丕瑞煞费了苦心。他挑着几筒瓷碗，腿都走肿了，也不愿意坐汽车，因为这样更显得虔诚。“请问，你们这里住了姓石的人家吗?”他私下找人偷偷打听着，递上一支香烟，堆上一脸难看的笑。

风里，雨里，酷暑，严寒。两年过去了，李丕瑞走尽了方圆几百公里的湘潭县，遍访了这里所有村镇的石姓人家。

这天寒风凛冽，一个神秘的卖碗人，出现在排头乡一个偏僻的山冲。

“你问石顶武的崽?他叫石金鑫。是住在这里。”一个老婆婆告诉他。

真是皇天不负有心人哪!李丕瑞心中一阵狂喜。“后主”既在，前程似锦。他凝视着一栋破乱不堪的茅屋，颤瑟瑟地，几乎是跪拜般爬进门坎。屋里，灰搭搭的黄纸从墙上脱落下来，乱丝丝的蜘蛛网乌漆墨黑，充满了臭气、霉味、潮湿、阴暗。一个三十多岁的男人傻头呆脑地睡在靠墙边的一张床上。然而，这男人在李丕瑞眼里是“真龙君主”，这屋就如同一片金碧辉煌的皇宫宝殿。

“什么，你是三期普渡的道徒，要请我去当大中

华佛国的皇帝?”石金鑫从烂席上一惊而起:“这不是做梦吧?”

“哪是做梦?皇上。”李丕瑞跪在地上说:“你不信就摸摸我的脑壳看。”

石金鑫果真伸手,摸了摸李丕瑞光秃秃的脑袋。立时,一双呆滞的眼睛睁得圆圆的,放射出奇异的光彩。他感觉到这一切都是真的,感觉到茅屋变了样,变成了轩窗掩映,幽房曲室,千门万户,金碧生辉的宫殿。他翻转身,从床铺底下摸出一面陈旧的用黄绸布做成的呈三角形状的旗子。

“啊!皇上,这是黄杏佛旗,你还保存了大中华佛国的国旗?”

“是呀!”石金鑫抚摸着旗子上的“佛”字,想起了父亲。虽然石顶武被镇压时,他刚到懂事的年纪,但后来道徒们偷偷地给他讲过父亲在世时的显赫威风……

石顶武降生时,传说石家的雄鸡叫了个通宵。有人说他不平凡,他果然秉承父业,自谓“刘先生”转世,号称“普衡法渡主”,使“三期普渡”进入了全盛时期。

石顶武17岁时就参加了国民党,任区党部宣传委员、区分部书记,参加过中统特务组织,并任中统外围组织——中国文化社湘潭分社社长。他在道内享有至高无上的权力,是道内统治机关威武宫的最高统

帅，掌握佛印，有升、降、贬、赏佛职权。他制定的道规，任何人不得违反，否则，以违背天命论处。威武宫下设五宫，五宫的头头称"坛主"，坛主可指派"经手"，经手又是掌管一个县或一个地区的头头。

石顶武不是"等闲之辈"。他在湘潭市十八总原头庵建立"普渡积善堂"，向国民党省党部、长沙市党部、湘潭县党部和省、市、县政府备过案。他在道徒中说，袁世凯只当83天皇帝，是命中注定的，他当皇帝则是上天的旨意。不久，他与驻湖南的国民党政府军长，衡阳少将警备司令以及中统特务头子，国民党县党部书记等人勾结上了。石顶武希望通过国民党的头面人物的支持，以他的唯心哲理和迷信邪说来发展组织，为将来登基作准备。而国民党头面人物，想的却是利用"三期普渡"道教思想，麻醉劳动人民，巩固自己的统治。

石顶武给《大公报》社社长张平子送去了一袋"袁大头"。礼尚往来，《大公报》马上刊登了颂扬"三期普渡"的文章。当"三期普渡"在长沙市"千佛林"做法会39天的时候，湖南省政府主席亲赐"埋头苦干"四个大字的匾额。这样一来，"三期普渡"对群众的欺骗性更大，组织发展得很快。在湘赣两省29个县(市)发展道首、道徒三万余人。1943年，石将

最忠实的分子编成以“辅弼”为领队的15个班，所谓左辅右弼，就是拥石做“皇帝”。这15个班的人，都是由石亲自掌握教练，并赐了“水”，受过一定训练的道徒。

1947年，石顶武宣告“大中华佛国”成立，自称是佛国的“皇帝”。他有钱、有势、有枪，有良田万顷，在湘潭排头顶新建了一栋160多间房子，占地1万多平方米的“皇宫”，还制有黄杏佛旗，封左丞相王裕契，右丞相陈太来，保驾将军屈照白，军师张启芳。同时，他还组织了一支“大中华佛国护国军”，封陈德炎为总司令，石的弟弟石克钧为副总司令。各县根据人数的多少，设总队、大队、中队和分队，进行军事训练，国民党湖南驻军还派人担任了“护国军”的教官。

“皇宫”内有“皇后”，还有“妃子”3人、女工10人、男工30人，并豢养了一支皇家卫队。宫殿四周围墙耸立，院内石佛、石马、石狮左右排立，宫前院后，布有碉堡，由皇家卫队轮流站岗，一挺黑溜溜的机枪把守着大门，真是威风凛凛，显赫一时。距石的“皇宫”100多华里的湘潭市原头庵，是石坐殿称帝、接受朝拜的地方，又是他的军事指挥机关。每年的正月、五月、十二月，即石的祖父、父亲和他过生日的那个月，来自湘赣两省成

千上万的善男信女们，带着白花花的光洋，到庵内参加"仙佛寿期"集会，三呼"万岁"，求皇爷保平安、升佛级。这时，石顶武头戴冲天皇冠，身穿镶金龙袍，坐殿称帝。每做一次"仙佛会"，可骗取光洋上万块。

然而，石"皇帝"的好景并不长。中国人民解放军横渡长江的隆隆炮声，使他惊恐万状。1953年，他图谋叛乱，被人民政府处决……

"皇后呢?"李丕瑞迫不及待的话语打断了石金鑫的回忆。

"皇后?哈哈，我还没讨堂客呢。"一丝寒风从破窗里挤进来，把石金鑫手里的"黄杏佛旗"吹到墙角。他不禁打了个冷颤，似乎清醒了一些。李丕瑞扶住他，心想，"后主"怎能没皇后呢?钟源仁的姑娘月香做了个梦，要许配与他，看来这一切都是上天的安排啊!

世上凑巧的事太多了，钟月香梦见木子为媒，嫁给石家"后主"，只不过是其父的胡捏乱说。而石金鑫还是独身一人过日子的缘由就更简单了。他矮小黑瘦、傻头呆脑，住在一个穷山村里，谁又愿意委身于他?可悲的是，这一切在李丕瑞眼里，便成了建立"佛国"的预兆。

"皇上，您暂时住到我家去吧!"对于老道徒的热忱相邀，石金鑫当然毫不推辞。就这样，"后主"出

山了。这一天是1979年2月21日。他将在这场早已拉开序幕的“登基”闹剧中，扮演一个什么样的角色呢？

1.6 江西萍乡，在悄悄流传：“后主可以隔山摇剑！”老道徒呈献“皇后娘娘”。

“后主找到了！”这一天傍晚，老道徒王英其突然来到浏阳大瑶山，把这一消息告诉正在吃饭的钟源仁一家人。

“真的，他现在哪里？”钟源仁放下筷子，瞪大了眼睛。

“我也是刚听到醴陵那边来的人讲。”王英其说：“他住在李丕瑞的家，好像还没娶娘娘呢。”

“月香，快收拾一下，跟爹见后主去！”

“明天再去吧。”月香望着门外漆黑的天空，迟疑地说。

“蠢宝，晚上去不更表忠心吗？”当天夜里，钟家父女上路了。几十里的山路，不知跌了多少跤。钟源仁的脚磨起了血泡，但他不在乎，他想，今后能做后主的岳父，现在吃点苦又算得什么呢？

“我早知道你们会来的呀！”第二天上午，李丕瑞在村口迎接他们。

这会儿，石金鑫正在李丕瑞的床上呼呼大睡。等

他醒来，只见床铺下跪着一个胖乎乎的老头子和一个姑娘，诚惶诚恐，口呼“后主”。石金鑫马上记起，昨晚李丕瑞对他说要为他找个女人，莫不就是眼前的这个姑娘?他一双呆滞的眼睛显得更迟钝了，直勾勾地瞄着姑娘。他翻身下床，把她扶起来。

钟月香着实吃了一惊，难道就要我与这个身材矮小、面容丑陋的陌生男人一起共同生活吗?她想起了大瑞乡的青山绿水，想起了善良的母亲，心里在流泪。

“这是天意!”父命不可违。

“月香，石金鑫当了皇帝，你就是皇后娘娘。他穿蟒袍系玉带，你带凤冠着霞帔，享不尽的荣华富贵，施不完的权势威严。这样的人不嫁，更待何人?”李丕瑞在一旁劝她。

“皇后”，是多么诱人的字眼啊!许多人连想都不敢想。钟月香记起幼时听到的“皇后娘娘”的故事，脑海里呈现出壁砌生辉、轩窗耀目的宫殿，天仙般的宫女拥簇身着绫罗绸缎的她，就好像那众星托月一般。她不禁心醉了，面带羞色地说：“什么时候成亲?”

正在这时，老谋深算的道徒李臻仁朝见“后主”来了，曾广淑、曾广波兄弟等一些老道徒也来了。他们聚首商议。李丕瑞的家，成了临时的军机处。

李臻仁说：“江西萍乡商坑镇有个杨宏梅，是老道徒，我们不如把后主和娘娘暂时送到那里去住，这

样一来，‘三期普渡’不仅在湖南，而且在江西也会遍地开花。那时候，我们择个黄道吉日，来为后主和娘娘举行结婚仪式和登基盛典。大家的意思如何呢?”

李臻仁不愧为“文丞”，众道徒一致赞同。两天以后，李丕瑞、李臻仁、钟源仁等一行7人，护送石金鑫和钟月香，浩浩荡荡地前往萍乡高坑镇。

杨宏梅是个瘦骨嶙峋的老头子。“后主”一行人的突然到来，使他受宠若惊。他支使女儿去称肉，打发儿子去买鱼，自己从屋里抱出了陈年老酒。

酒醉饭饱以后，李丕瑞说明了来意。杨宏梅一口应允，要家里人收拾一间房子，给“后主”和“娘娘”住下来。

老奸巨滑的杨宏梅，生怕家中不明身份的男女引起乡人议论。为掩人耳目，他请泥工师傅搭了间磨房，让石和钟学打豆腐。开了豆腐店，“后主”既有了职业掩护，安全保险，众道徒不会怪罪于他；“后主”有了生活来源，不会吃他家里的闲饭，这真是一举两得的事情。

杨宏梅又纠合了几个老道徒，走东家串西家，放出风来：“当今要出皇帝啦，他有上方宝剑，可以隔山摇剑(杀人)。谁不信‘三期普渡’，难免杀身之祸。开一盏佛灯，入了道方可保平安。”

“这是真的?”许多人将信将疑。农舍里，乡场

上，他们凑在一起，议论纷纷。

"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

"杨宏梅家里有对开豆腐店的男女，男的相貌古怪，不同寻常，兴许他就是皇帝?"

晚上，高坑镇20多户人家户户都点了盏彻夜不息的汤匙茶油灯。"末劫一到，刀兵水火齐来……"屋里，回荡着诵读《十五章》的嗡嗡声。这些人家是通过杨宏梅的介绍入"三期普渡"的。

杨宏梅向"后主"贡献了隐藏了40年之久写着"佛"字的十七张"升凭"。后主被他的殷勤所感动，说："你保驾有功，发展组织有功，将来建立了佛国，你就是负责江西省的道主。"

杨宏梅眼前呈现出一幅五彩的图景："后主"许愿让我当江西的道主，不就是江西的最高统治者吗?他得意地笑起来，服侍"后主"更殷勤了。

1.7 "文臣武将"筹谋"开国大典"。有钱出钱，有力出力。

李丕瑞的儿子李洪基在其父的指使下入了道；李臻仁、曾家兄弟为发展道徒积极奔走；一批老道徒被纠集起来了；几十名青少年也被引诱入了道。此处仅举一例。

1981年9月22日上午，老道徒陈某来到黄某家，看到他的儿媳妇因病卧床不起的情景，对他说："你娘信佛时，家里清吉平安，现在你不信佛，不入道，灾难难免啊！"黄某被说得动了心，马上焚香秉烛，诵读《十五章》，加入了"三期普渡"。

这期间，李臻仁伪装得十分巧妙，表面上做出一副虔诚的样子，博得了洪源乡人民政府的信任。乡政府了解他上过私塾，有点文化，不避前嫌，聘请他主持全乡的农民业余教育工作。想不到这竟为他宣传"三期普渡"创造了有利条件。

他借讲解古文之机诵读《十五章》，明目张胆地发展道徒，当然也更加快了他覆灭的步伐。

1981年10月5日，萍乡杨宏梅差人报信李丕瑞，说是"后主娘娘"的肚子大起来了，李丕瑞慌忙找来李臻仁、钟源仁与曾家兄弟等几个骨干商议。

"现在建立大中华佛国的时机已经成熟。"李臻仁说：我们要为后主和娘娘举行隆重的婚庆。这次婚庆，是后主第一次与全体道友见面，要热闹一些。"

"但我们现时哪有这么多的钱？"有人提出。

"我们可以在通知道徒集会庆贺时，酬集一批资金。"李臻仁不慌不忙地说。

说干就干，几个骨干分子四处活动了。

道徒李某为捐款卖掉了三只鸡。

黄某为表示对"后主"的忠心，不顾儿媳的苦苦哀求，把她用来治病的50元现金献了出来……短短的10天时间，他们就集资890多元。

夜里，李臻仁点起一支香烛，跪在黑漆漆的山顶，装模作样观天象，翻经书，捏指算了个黄道吉日，决定请回"后主和娘娘"，为他们举行婚庆。

1.8 潜藏杀机的婚礼。"后主"要顶天立地倒乾坤。"三期普渡"众道徒大誓师。

1981年10月25日，天色阴沉沉的，醴陵黄沙乡清潭桥村，显得愈加神秘。许多人进进出出。李丕瑞家的前坪，几个壮汉正在宰杀两头肥猪。

钟源仁从浏阳大瑶山带来了20多名道徒，老道首周佛修，也带领亲属从湘潭县赶来了。这时候，只见李丕瑞、李臻仁、曾家兄弟都身穿青衣青裤并排立于村口。大概因为是"后主"岳父的缘故，钟源仁厚厚的脸上泛着红光，兴奋地在进村的路上踱来踱去。

"恭迎圣驾!"突然，村口传来曾广波破锣似的嗓音。人们循声望去，只见村口的小路上来了一行人。领头的是身材矮小的中年男人和挺着肚子的女人，几个老头子紧随其后。他们一个个走得气喘吁吁。

"后主"石金鑫的到来，使村子里的气氛热闹非

凡。李家堂屋，喜烛火红，香烟升腾，锣鼓喧天。

宴席过后，已是傍晚时分，醉醺醺的李丕瑞宣布：“结婚典礼正式开始。”

李家堂屋的正中，摆了一张大方桌，一面黄杏佛旗插在桌上的一杯米里。面对着“佛旗”，石金鑫与钟月香跪于前排，李丕瑞、李臻仁带领100多名道徒齐齐下跪。屋里跪不下，跪到了坪里。他们集体三拜九叩首。诵经吟诗，焚文代表。

李臻仁拿起毛笔，在早就备于桌上的一张宣纸上写下一首诗：“光辉幸福果然来，处处人人喜色开，金主行仁明道德，月娘辅助永和谐。三期普渡为君子，二派除清灭祸胎，世界大同真好笑，普天同庆乐开怀。”

“写得好！”众道徒一致称颂，纷纷喝彩。

李臻仁果真显露出“才华”。他借助酒兴为“大中华佛国”树碑立传，扬幡招魂。他写道：“怀德行仁超五帝，珍珠宝贝胜三王，顶天立地乾坤大，武艺文才福禄长。金缔奇缘扬世界，鑫明大道靖人盘，月皎星洁千秋重，香贵功奇万世昌。”

“传后主旨意。”李丕瑞在李臻仁吟诗作诗后对众道徒说：“一年有二十四个仙佛生日，是每个月初一、十五，每逢仙佛寿期，你们要集中在浏阳钟源仁家和我家集体庆祝。我们要为大中华佛国的兴旺同舟

共济。"

石金鑫和钟月香的婚庆，实际上就是"三期普渡"道徒们的大誓师。

1.9 "后主"登基，"大中华佛国"开国，大封文武百官。"明年水火瘟劫，山崩地裂，世界大战。"

"三期普渡"的活动更加频繁，愈见升级了。

1982年9月15日，曾广波串到道徒吴某家，对吴说："你爹是地主，被政府杀了你不心疼吗?"

"多谢你提醒，我会为大中华佛国奋斗到底的!"吴某舞动双拳。

1983年5月26日，李丕瑞心血来潮，找到李臻仁说："后主有旨，要提兵提将，洗人盘、剿妖魔。"

"像先皇那样，成立护国军。"李丕瑞干咳两声，说："挑选道内活动积极的50个人，分成甲、乙、丙三个班，进行训练。"

"这是个好办法。"李臻仁表示赞赏。两人各执一张黄纸造名册。他们分别写了10个亲信道徒，结果一比对，相差二十几。两个各执己见，找到"后主"。但"后主"不大识字，心想，我既然住在李丕瑞的家，那就以李丕瑞为准吧。

李臻仁跪在"后主"跟前，大气都不敢吐，心里

在想：我要想办法多发展一些道徒，搞出点成就让“后主”瞧瞧。当天他一回到家里，就带上《十五章》、《五公经》，找到“齐天大圣”曾广波，经过一阵密谋策划，引经据典，放出了风声：“明年是甲子年，闰十月，有水火瘟劫，不是山崩地裂，就会爆发第三次世界大战，到那时候，善恶分明，不入道的人，难免一死。”

谣言一传十、十传百，入道的人更多了，捐款的数额也增大了。在这些人中，有些是愚昧无知，受蒙骗的，李臻仁向“后主”报告这一“喜讯”，几个道首一商议，决定要为“后主”举行正式登坛盛典。

1983年10月21日上午，李丕瑞家显出异常的气氛。“后主”登基盛典就要举行了。只见一面黄杏佛旗插在门口，石金鑫装模作样地坐在屋中央的一张藤椅上。两旁剃光头、身着和尚衣的道徒恭立着，犹如文武百官朝拜。

李丕瑞搀扶起“后主”，众人跪拜匍地。“后主”没见过这样庄严肃穆的大场面，一双呆滞的眼里露出惶惑不安的神色。他结结巴巴地讲出李臻仁早为他准备好的话：“所有的人按照卦数编成甲、乙、丙三个班，丞相李丕瑞、李臻仁、曾广波分别是三个班的头头，积极训练，为将来夺取政权作准备。封钟源仁为太师，杨宏梅和王其英分别任江西和浏阳的道首……”

紧接着，"后主"把杨宏梅贡献的17张"升凭"逐一发下，大概算是"委任状"吧！

分封完毕，李臻仁踱方步至中央，双手举香烛过头顶，口念符咒："大劫大难已来临，三期普渡显威灵，天机不可泄，妖魔要除尽。"他环视了一下四周，两眼射出仇恨的目光。他把香烛递给曾广波，手中捏着一叠发黑的纸，仅剩的两颗门牙露出干瘪的嘴唇外，叫嚷着："仙佛派人造红册和黑册，红册是入道的善人，我这里拿的是记载妖魔的黑册。所有的共产党及跟共产党走的人都要列入黑册。"他引火将黑纸烧焚，顿时，"皇宫"里迸发出一阵狰狞刺耳的尖笑。

"推翻共产党，建立大中华佛国！""太师"钟源仁带头喊起了口号。

"三期普渡不但要统治中国，还要统治全世界！"曾广波积极响应。

秋风萧瑟，枯叶飘零。李臻仁刚吸了一杆鸦片，精神兴奋不已。他站在清潭桥村百鸽寺前的石板上，仰天长叹，面颊的肌肉让仇恨牵动得直打颤。他咬牙切齿地诅咒："父被妖魔陷害，下狱多年，受苦苦难言，终于饮劫升天。积善流芳千古重，儿当奸党横行，含冤日久，遭殃殃已尽，幸得开恩救世，扬清激浊万邦宁。"他那干枯的手指握成拳，往头顶上空砸去……

真像“大中华佛国”的道徒们想象的那样，天就要塌下来了吗？

1.10 匿名举报信惊动公安。擒龙手生擒父子“皇帝”。“大中华佛国”烟飞尘散。

早在“三期普渡”道徒蠢蠢蠕动的1979年，醴陵县公安局就获得了线索。在湘潭地区行署公安处的领导下，该局使用秘密侦察力量进行了侦察。随着李丕瑞一伙道徒活动的猖獗，越来越多的群众觉醒了！

1983年8月，一封封匿名举报信寄到了醴陵县公安局。素以稳重、精干著称的公安局长老喻展开信，立即派出五路侦察员。

黄沙乡、洪源乡来了几个神秘的生意人。他们是化了装的侦察员。

深夜，山风飒飒而过，荒野寂静得令人毛骨悚然。在一株黝黑的大枫树下，有一座孤零零的独家农舍。一切都隐没在夜幕中，唯独大门外的台阶旁，一盏古老的汤匙茶油小灯彻夜亮着。惨淡的阴沉的火焰，闪闪忽忽，飘摇不定，犹如一点鬼火……

埋隐在山峦阴影下的一个小村落，入夜时分，大门外的几盏小油灯亮了，飘荡着暗绿的火星，像魔鬼眨巴着眼睛。偶尔，几张黄纸燃成灰烬，在空中窜舞

飘飞，给大院涂上了恐怖的冷色……

"果然如此!"喻局长听到侦察员的报告，粗大的拳头砸在桌子上。他取下警帽，理了理苍苍白发，沉浸在往事的回忆之中……

50年代，老局长还是一个侦察员，在湘潭地区行署公安局的领导下，曾参加过擒获"大中华佛国"皇帝石顶武的战斗。

解放以后，石顶武深知"皇帝"的末日来临，逃出"威武宫"，来往于长沙、株洲、醴陵和浏阳之间，用"乩批"作"圣谕"，秘密串连，指挥活动。石将"乩批"印成传单，秘密传送，针对减租减息，清匪反霸，土地改革，镇压反革命等运动，造谣破坏，辱骂我党是"恶魔"。他给道内传达了所谓破除魔姿的八条，恳求佛恩，"将刀兵水火虫之劫，转为瘟疫，俾善恶早见分明，共党可一网打尽。"随着取缔反动会道门运动的开展，群众政治觉悟的提高，石"皇帝"的新旧罪恶和逃亡潜伏的线索被揭发出来。湘潭地区行署公安处采取内线侦察与发动群众相结合的办法，正当石"皇帝"与"皇后"企图通过忠实道首逃往海外的时刻，将其抓获，并缴获了隐藏在醴陵、浏阳、湘潭三地的长短枪一批，手摇发报机一台，皇帝的御玺一颗，冲天皇冠一顶，蟒龙袍一件，皇后穿戴的凤冠霞帔一件，另有光洋、黄金及反动经

书、乩批等大量罪证。这个在湘、赣两省的一角称帝近20年的石顶武及其帮凶，终于被人民政权彻底摧垮，受到了应得的惩处。

一晃30多年过去了，“三期普渡”的一些道徒又企图重操旧业，死灰复燃。喻局长想到这里，铺开稿纸，提笔向湖南省公安厅、株洲市公安局写下“立案侦察报告”。

这起案件涉及湘、赣两省的醴陵、浏阳、株洲、湘潭和萍乡，活动范围广，罪犯气焰嚣张，为建国以来所罕见。公安部、省公安厅对此案极为重视，很快作出了批示。

几天以后，县公安局的会议室里，35名神色肃然的侦察员，正在听候喻局长传达上级指示：“我们先查清参加‘三期普渡’人员的情况，弄清他们的犯罪事实，获取证据以后，一网打尽。”到会的株洲市公安局领导对具体行动方案作了说明。

侦破工作在迅速展开。

政保股宋股长和侦察员老邓风尘仆仆，赶往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他们查阅了“大中华佛国”的历史案卷。这两位从事政治侦察工作多年的老公安，严肃认真地把几百个道徒名单一一抄录，细心地寻找蛛丝马迹。接着，他们来到湘潭县的排头乡，随后，又奔赴江西萍乡……

刑侦队姚队长带领侦察员出现在醴陵的黄沙、洪源乡，公开的身份是县政府检查农村工作的干部。他们还带了照相机，拍摄了许多照片……

派出所温所长带领民警一家一户地对村民院落进行访问。他们积极地宣传党的政策，察言观色，对一些受蒙骗入道的青少年进行耐心细致的启发教育，使他们主动交出了抄录的《十五章》和《五公经》……

浏阳县公安局对大瑶乡的钟源仁开展了调查。江西萍乡市公安局也对杨宏梅等老道徒采取了秘密的控制措施……

情报源源不断地汇集，大量调查事实表明："三期普渡"这一会道门组织，有一段反革命的罪恶历史。它以《五公经》、《十五章》等传奇式异端邪说迷惑群众，几年来，先后在李丕瑞、李臻仁、钟源仁等家里大庆"仙佛"寿诞三十余次，进行道务活动二十余次。

从何处下手?喻局长认为，突破全案的关键人物是李臻仁。这家伙是"大中华佛国"出谋划策的"丞相"和"军师"，只有捕获他，才有利于查清全案的始末。

"我们的对手，不同于一般的刑事犯，他们是一群反革命分子。"喻局长在作战前动员，他深知、这些道徒居住分散，如果打草惊蛇，走漏了风声，必然

会狗急跳墙，造成不应有的严重后果。怎么办?他在会议室里踱来踱去，突然扔掉手里的半截烟头，闪着睿目，果断地说：“密捕!”

1983年12月23日上午，阳光明媚，醴陵县洪源乡人民政府礼堂正在召开专业户座谈会。乡党委张副书记在礼堂门口找到李臻仁，对他说：“老李呀，刚才县委来通知，要你去参加一个星期的农民业教工作会议。你快收拾一下动身吧!”李臻仁提了个盛着日常生活用品的旅行袋，兴冲冲地来到乡政府的大门口。就在这时，一辆吉普车开进了乡政府大院，打开车门，里面走出一个中等身材、白发苍苍的人。“啊，是老局长呀!”张副书记几步迎上去，紧紧握住他的手，说：“今天你来得正好，乡里召开专业户座谈会，在这里吃中饭去吧!”

“不啦!我们到这里取个材料，回去还有事呢。”

“那也好。”张副书记显得不无遗憾的样子说：“我们这里有个人要去县里开会，能搭你的车去吗?”

“谁？”

“他——”顺着张副书记手指的方向，李臻仁站在院门口，正望着吉普车。

“车上人很挤。既然老伙计开了口，那就请他上车吧!”老局长笑着说。

李臻仁脸上堆着笑，跨上了吉普车，车子在尘土

飞扬的路上奔驰。一个小时后，车子进了县城，车速减慢了。经过县委门口，李臻仁说："请停一停，我在这里下车。"

"不，你要去的地方还在前面！"老局长吐着烟卷，望着车窗外，笑着说。

"你们是？"

"他是我们的公安局长。"身旁几个精干的小伙子告诉他。

"完了。"李臻仁的脸色煞时变得惨白，额上沁出了冷汗。他望着坐在前排悠然地吸着烟的老局长，猛然想起，1953年被判刑时，不就是他把自己押往劳改农场的吗？他后悔刚才上车时太匆忙。但一切都晚了！

"李臻仁，我们又打交道了！"审讯室里，喻局长严厉的目光逼视着他："交待你串连道徒，引主继位，图谋复辟的罪行吧！"

李臻仁默不作声，他心里还存有一丝侥幸："哼，你们有证据吗？"

"看看这是什么？"喻局长示意侦察员摆出密取的《十五章》、"升凭"和汤匙茶油小灯。

一枕皇帝梦化为泡沫。李臻仁把他在"大中华佛国"里的活动作了彻底交代。

"一网打尽！"喻局长发出了战斗命令！

这时，黄沙乡的清潭桥村，李丕瑞正与曾家兄弟

商议要为“后主”择“妃子”，建“皇宫”。

“这几天不见李臻仁，他哪里去了？不会出事吧？”曾广波的担忧也有道理。其时，严厉打击刑事犯罪分子的斗争正在全国城乡轰轰烈烈地开展。

“听说去县里开会了，他哪会出事呢？公安局即使查出来，我们也可以用搞迷信来搪塞。”李丕瑞得意地说。

“别做梦了！”随着一声断喝，门被推开，几支乌亮的枪口对准他们。政保股长带领侦察员及时赶到了。

三个人迈着颤巍巍的步子被侦察员押解出门。就在这时，一个穿和尚衣，光着头的中年人从厕所里钻出来，一边系裤带，一双贼溜溜的眼睛发现了这一幕情景，抬脚向后山跑去。这人是李丕瑞的儿子李宏基。

几个小时后，李宏基气喘吁吁地跑到老道徒余某家，他说：“我爹被公安局抓走了，后主回湘潭县去了，你去报个信，让他们快点逃走吧！”

余某叫来儿子，嘱咐一番，正要出门，一辆吉普车开过来了，车上跳下几个人，其中一个中年人说：“公安局长要我来接你们，请上车吧！”余某、李宏基摸着光秃秃的头，目瞪口呆。

湘潭县公安局电告：“后主”石金鑫已捕获。被捕时，他还在床上呼呼大睡。当一副冰冷的手铐戴上他的手腕时，他还在糊里糊涂地说：“我是皇上。”

浏阳县公安局电告：钟源仁在家中接受拜祭时被捕获。

江西萍乡市公安局传来电讯：杨宏梅及一些老道徒全部被捕……

是啊，天网疏而不漏。公安局长老喻和他的战友们，为人民又立新功，用胜利的微笑迎来了1984年的元旦。"后主"石金鑫和他的"左丞右相"及骨干道徒全部被关押在醴陵县公安局看守所。

一年以后，株洲市人民检察院在预审调查的基础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100条之规定，认定李丕瑞等19名主要罪犯构成组织、利用封建迷信、会道门进行反革命活动罪，对他们提起公诉。1985年5月，株洲市中级人民法院在醴陵开庭审结此案，李丕瑞、李臻仁受到了法律最严厉的惩罚，石金鑫、曾广波、钟源仁等均被判处有期徒刑。至此，"大中华佛国"宣告覆灭！

本文叙写至此，本应该结尾了，但笔者又想起在采访时听到的一个感人肺腑的传说：醴陵县城东门外，岿然屹立着一块巨石。古代一位斩龙英雄为追斩孽龙，在这块巨石上连砍三剑，留下了三道深深的痕迹。抚摸着这斩龙勇士留下的剑痕，我们坚信：盘踞中华大地几千年的"真龙天子"之幽灵，必将在中国现代化的进程中，被斩诛殆尽。

二、大别山:“道德金门”的瞎子“皇帝”

2.1 大别山，英雄的山，红四方面军在这里诞生，四百多位将领从这里走向全中国。大别山，贫穷的山，贫困县充斥文盲、半文盲。一个瞎子“皇帝”，在这里折腾了十年……

大别山，英雄的山。“黄麻起义”，惊雷卷起革命旌旗，红四方面军诞生之地，四百多位将领，从这里走向全中国。

大别山，贫穷的山。封闭边远，贫困在这里盘踞，愚昧从这里滋生 。鄂豫皖大别山区为数不少的民众，至今仍生活在贫困线上，文盲、半文盲仍在这里靠天吃饭。家族势力、封建迷信时有抬头。

就在这片土地上，一个瞎子“皇帝”聚众滋事，

称皇称帝折腾了10年……

1990年夏天，湖北麻城市公安机关在黄岗行署公安处的指导下，与罗田县、金寨县公安局紧密配合，协同作战，破获了一起建国以来的特大案件——鄂、皖山区反动“道德金门”案。这次行动，一举摧毁了活动据点9个，收审骨干分子9名，查获道众多人，搜缴各种罪证277件。消息传来，人们惊愕了!历史的一幕人们还不曾忘记。

1953年春天。

湖北省人民政府主席李先念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务院《关于严厉取缔反动会道门的命令》，签发布告：

“查一贯道、同善社……道德金门……新心佛党等反动会道门，在历史上即为蒋匪帮特务操纵利用，成为反革命活动的工具。其中首恶分子多系匪特、汉奸、军阀、恶霸地主、反动党团骨干分子。抗战期间，媚日卖国，危害国家民族利益，成为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走卒。日寇投降后，又与美蒋特务勾结，积极破坏人民解放战争。全国解放后，他们执迷不悟，继续勾结残余匪特势力，发展组织，造谣惑众，扰乱治安。本府为了严厉镇压反革命活动，确保社会治安，维护人民利益，保卫国家大规模经济建设的安全，并挽救误入歧途的受骗群众，自即日起，对一贯

道等反动会道门组织予以严厉取缔……”

一场历史性的重大决战，犹如风卷残云，摧枯拉朽，在荆楚大地上全面展开。

从长江之滨到武当山下，从汉江平原到举水河边，一座座神坛供点土崩瓦解，一个个道头会首就擒伏法，一批批善男信女弃暗投明……据资料记载：仅大别山南麓的麻城市，一次就摧毁“道德金门”坛口32个，镇压罪大恶极的大、中道首9名，判处罪行严重的中、小道首25名，责令退道的一般成员203名。云开雾散，玉宇澄清，到处是一派令人振奋的景象。

然而，现实却与历史开了一个不可思议的玩笑。当岁月的日历翻到公元20世纪80年代，“道德金门”这棵根除了30年的毒苗却在大别山，在鄂、豫、皖边区，在当年播响“黄麻惊雷”的大地上悄悄地复活、繁衍，并肆无忌惮地侵蚀着它丰厚、炽热而又贫瘠的肌体。“道德金门”的首领——一个双目失明的老者，竟被一批批道徒众星捧月般供奉了10年。

层层迷雾，萦绕在巍巍大别山巅。

2.2 新旧交替的阵痛。贫穷的土地，沉渣泛起。山里人盼脱贫，盼神灵，“柏子大仙”欲壑膨胀，借机恢复“道德金门”。

历史长河，奔腾不息。结束了十年浩劫，改革开放的大潮滚滚向前，荡涤着一切污泥浊水和陈腐观念，漾起阵阵清新之风。然而，在新旧体制交替的阵痛中，这大潮难免鱼龙混杂，贫穷落后的土地，又泛起沉渣。

70年代末的初冬，纷纷扬扬的大雪，把龟山脚下一个十几户人家的小村压得喘不过气来。村东头一间幽深的黑瓦屋在萧瑟寒风中沉重地喘息。屋里烟雾弥漫，一片狼藉。屋中央火塘上一口吊锅，锅中煮着几块肉骨头，清汤寡水正不断地翻滚着。锅边围坐着三个男人，时而举杯，时而狼吞虎咽，舌头不听使唤地转动着。

"国章，听说武汉归元寺，麻城五脑山的和尚庙都重修了，你晓得不?"说话的是一个瞎子，瘦矮个，尖脑袋，头发稀疏，皮肤多皱白皙，保养很好，虽五十多岁，看上去却年轻得多。

"听是听说过，但不晓得人家是什么样子搞起来的?"答话的是一个老气横秋的驼背，叫蔡国章，是个老道徒，这间屋子的主人。

"说是国家批准的。"坐在角落里的一个中年人插话，他叫胡海青。

"什么批不批，现在是分田到户，政策各顾各。烧香祭祖，求神拜佛，哪个管?"瞎子满有把握地说。

“哦，听说我们这儿过去不是有个‘道德金门’吗?”胡海青脱口而出。

提起“道德金门”，似乎牵动了什么，火塘里的火闪了几闪后噼啪炸了两响，又归于沉寂。“唉，那时候多红火!我们是远近几百里，弟子数百名，真是一呼百应呵!”瞎子脸上泛着红光，亲热地拍了胡海青的头一下，转瞬，他脸色暗淡下来，叹道：“你父亲、国章、我都是得意的总管。可如今，杀的杀，判的判，老的老，散的散，眼看就要断绝烟火了，愧对上天老人哟!”说着说着竟悲伤地抽泣起来。

三个人各自想起了心事。老瞎子想起往日的荣华富贵；蔡国章想起人民公社这些年吃的苦，守的穷；胡海青想着家中的愁苦，恨不得在哪里挖个金山，就是到城里去抢它一家伙，吃两天白米饱饭，死了也心甘。

一阵沉默。

“我们能不能再重新恢复起来呢?”胡海青眨巴着一双鼠眼，望着他们俩说。

“恢复起来?谈何容易!”蔡国章沮丧地说。

瞎子揉了揉混浊的眼窝，涨红着脸，端起酒杯，重重地击在火塘边的小桌上，歇斯底里地吼道：“什么谈何容易，就是你们这些胆小鬼、泄气鬼，前怕狼，后怕虎，什么事也办不成!”……

这个瞎子叫丁兴来，又名丁童星、丁同修，道名丁宫绪、丁觉春等。生于1925年，是麻城市张家畈镇丁家南冲村丁家南冲垸人，是当地有名的神棍。1943年至1945年先后加入佛门练乩坛、龙门道、观音门、宣佛门、古佛门、瑶池门等反动会道门组织，1945年被罗田县老道首周寿禄(解放后被我镇压)吸收加入“道德金门”，1962年被判刑。5年的监禁生活并未能改造他靠迷信吃饭的思想，反倒种下了他对现实的仇恨。

一颗罪孽的种子，总是在寻找它滋生的土壤。在大别山这块闭塞贫瘠的土地上，被贫穷疾病困扰着的人们像企盼摆脱贫困一样，虔诚地企盼着某种神灵显现，某个救星照耀。生于斯，长于斯的丁瞎子，深谙他这颗孽种的生存环境。

龟山脚下那间小屋，已装不下他膨胀起来的欲望，他站起来，一脚踢翻了火塘上的吊锅，“干！我一定要把‘道德金门’恢复起来。你们跟我好好干，肯定亏待不了你们。”

一个自称是“柏子大仙”的瞎子，以“普渡众生”的大慈大悲形象在大别山闪现了。

2.3 “入道德金门可免灾免劫，上灵霄宝殿，受皇上恩宠，享荣华富贵”。入道者趋之若鹜。“大

仙”床上“输精血，感仙气”。

1980年的一个秋夜，瑟瑟寒气过早地侵入了寻常百姓家。麻城木栖河畔一间简陋的农舍里，幽幽煤油灯火忽明忽暗。

一位妇女坐在丁瞎子面前，款款诉说自己的家世：“……我八字不好，家中喂猪死猪，养鸡死鸡，44岁那年又死了丈夫，为了挨过时运，我跑到观音庙去参加了瑶池门‘龙华会’，哪晓得旧结没解，新祸又起。今年7月，我的大儿子沈洪兰病得死去活来，真是遭了孽哟。师傅，我的命好苦……”说着，竟泣不成声，那双端茶水的手也不住地颤抖。

她叫占再娥，时年46岁，五官端正，腰板硬朗，手脚利索，丹凤眼角鱼尾纹里溢出昔日风韵。衣服虽然补丁加补丁，但浆洗得洁净，梳理齐整的乌发透露着她对美的依恋。

60年代她曾是有名的“铁姑娘”，能干有力气，是小伙子们追逐的目标，无奈依父母之命嫁给了指腹为婚的一个老实汉子。日子虽过得紧紧巴巴，然丈夫不主事，倒乐也融融。两年前，丈夫不知发了什么病，上吐下泻，卧床不起，急坏了占再娥。这时节，赤脚医生已不复存在，巡回医疗也难见踪迹，倒是治病巫医、占卦先生悄然崛起。乡政府虽有卫生站，可

几十里山路和昂贵的医药费，吓得这些穷得叮当的山里人望而却步。于是，一个麻脸巫婆，走入占再娥的家。她既不把脉，也不听诊，画符咒鬼，"歌舞祈神"一番后说：东南方的"游神"拖住了你丈夫的脚，要焚香请愿。一阵烟火，一顿吃喝后，巫婆飘然而去。几天后，丈夫虽未吐泻，却两眼发直，举望屋顶，最后气绝身亡。问巫婆，说是诚心未到家，"游神"搂住了病人的腰，只有进了"瑶池门"入了"龙华会"，才可得观音菩萨保佑。占再娥竟顿足惊呼："为什么不早说呢?我可是相信观音娘娘的呀!"这样，坐在莲花台上双手合掌的观音菩萨的慈悲形象，便耸立在占再娥的心目中了。

想起这些伤心往事，占再娥不由得泪如雨下。丁兴来神情端庄地听罢她诉苦后，意味深长地一声叹息："唉!"然后挤了挤眉头说："你家是阴盛阳衰，阴阳二宅，主女人崩漏，男子痨瘵，罗经上面恰双金，立穴乘气怕火坑……克夫事小，你还会克子呀!"

占再娥听得一惊，手中的茶水掉入火塘，"扑"地冒起一团灰烟。"这，这可怎么得了?"她又惊又吓，忙不迭地吹去丁瞎子面上的灰尘，又拧了把热手巾擦洗。丁兴来并未介意，反倒在嘴角扯出一丝笑容。

占再娥惶恐不安地俯下身子，恳切地说："师

傅，我们‘和尚不亲帽儿亲’，您一定要帮我解救解救啊！”

“解救嘛，办法倒是有。”丁兴来神秘兮兮地回答道：“你们全家只有入我的‘门子’，才会一了百了，万事大吉。”

“入门子？我原来不是入了龙华会了吗？”

“噢，这就是你灾难不断的原因呵，你那只是龙门，起不了根本作用，观音娘毕竟只是女的嘛！保得了你保不了你全家，要入‘金门’，才会合家平安。入了金门道，天盘就挂了号了。”说着，丁兴来慢慢从怀里抠出一支烟来。

听得茫然的占再娥猛然惊醒过来，忙从火塘抽出一根燃了一半的木柴，给丁兴来点上火。“师傅，这‘金门’，是么样个门子？”

丁兴来惬意地猛吸一口烟，神情庄严地说：“金门乃是以‘道德’二字为纲，让地上有灾有难的受苦人超度升天，依照祖先所言，讲道守德，邻里相敬，不骂人打人，不偷东西，修好德性，来世便可转运。那龙华会只是进西天瑶池，这道德金门方可入灵霄宝殿，可以受皇上恩宠，享尽荣华富贵。……”

“哦……”占再娥犹如茫茫大海中捞到了一根救命稻草。她连忙把长子沈洪兰，次子沈孝兰从睡梦中唤醒。母子三人签名“打押”，焚纸发愿，一齐拜倒

在丁兴来脚下。

拜毕，占再娥一手举着煤油灯，一手搀扶着丁兴来把他送到房里。丁兴来在床上坐定，便一把扯过占再娥，把嘴贴近她的耳边说道："你入了我的门子，就是我的弟子。弟子能沾师傅身，才能修炼到家。看在你很有基础，并且诚心敬神，今晚我就给你'供血'。"

"供血——?"占再娥大惑大解。

"就是把我的精血输送给你，使你能感受仙气呀。"

占再娥似懂非懂："师傅大恩大德解救我们，我听从吩咐就是了。"

丁兴来就势把占再娥拥入怀里，两支瘦胳膊将其紧紧缠住。占再娥受宠若惊。"噗"一声，屋里一片漆黑。

房门外的沈氏兄弟，你望着我，我望着你，相对无言……

1982年仲秋，与湖北麻城、罗田毗邻的安徽金寨县漆家店。

几夜风霜，千山万壑的枫叶被点染得艳若朝霞，这座因"漆家店大捷"而闻名的重镇显得格外庄严肃穆，绚丽多彩。

晌午时分，一个五短三粗的中年人领着一对怪状

男女，鬼鬼祟祟地闪进了对面山峦下那栋青砖红瓦的宅院。

五短三粗的中年人叫刘正才，是这个村的动力机手。4年前，因一次意外事故砸坏了腰椎，虽然就诊痊愈，但每逢天变，仍然隐隐作痛。上次去麻城做工，听说那里有两个神医，功力无穷，人至灾消，于是千里迢迢把他们请到家中。这两个人就是丁兴来和占再娥。占再娥现已穿上崭新的道袍式青衣，乌黑的头发纹丝不乱，鬓发边的一朵小白花，把个人点缀得妖艳非凡。

进屋坐定，刘正才小心翼翼地端来茶水，送上烟卷。丁兴来点上烟，吐出一口浓雾，慢悠悠地敲着木鱼，似说似唱道："天下有劫难，尸体抛路边，好屋无人住，夫妻不团圆，田地无人种，十个中间留二三。"

突然，丁兴来猛敲了一下木鱼，高声叫道："哎呀，你家烟火歪了，还要出大祸啊！"

刘正才惊恐之中虔诚地问道："师傅，有诊没诊？"

"诊，倒有，就看你愿意不愿意？"丁兴来停下手中正敲的木鱼，关切地询问。

"愿意，愿意，只要师傅帮我们驱邪除病，就是上刀山，下火海，我也愿意。"刘正才紧张地

说。

丁兴来笑了笑，缓缓地从口袋里掏出一叠黄纸："刀山不用上，火海不必下，先在这愿条上画个押吧！"

占再娥马上命令刘正才和他的儿子、侄儿站在一起，然后闭上眼睛，嘴里念念有词："山要环，水要绕，龙要高，虎要缠，八国不要缺，罗城不要泻……快快来发愿，发愿上宝殿。"然后睁开眼睛，掏出一根铁针，分别将刘正才等人的食指刺破，在那"愿条"上画下血押。血押画好后，占再娥恭恭敬敬地把"愿条"放在屋子正中，尔后爬在地上围着"愿条"转圈。边转边吟道："天上、地下、人间，末日来临，劫难到时，便是'三期末劫'呀，要改天换地，人间要发大瘟，三灾八难，十里路上一盏灯，五里道上一棵树。只要入了'道德金门'，才能免遭劫难，死了不入地狱，还可上天成仙。"她划着一根火柴，把"血愿"烧着，往天上抛去。

看得目瞪口呆的刘正才说："这是做么事呀?"

"这是丁师傅给你们过门子呵！"占再娥解释道："过门子就是加入'道德金门'。古人说，入了金门道，天盘挂了号，地府不抽丁，灾难永不生。师傅会给你们赐福的哩。"

那一边，丁兴来举着一个黑乎乎的小圆丸，在煤

油灯前假模假式地晃来晃去，又用嘴吹来吹去，双唇不停地上下启动，听不见他在念叨什么。完毕，他把黑丸子递给刘正才说："你那腰痛处，有邪气袭身啊，快服下这'金门丸'，包治百病。"

刘正才将双手在衣襟前使劲擦了擦，然后小心翼翼地接过圆丸，就着茶水一口吞下，接着跪下双手合掌："谢谢师傅恩赐。"

丁兴来将木鱼一敲："请起吧!你们过了门子，就是道德金门的弟子，要诚心守皈，信守皈佛、皈法、皈僧……"占再娥严词插道："还要记住五戒：不杀生，不偷盗、不酒肉、不邪淫、不妄语。如有违反，五雷劈身!"

"师傅们说的，弟子一定照办!"刘正才毕恭毕敬地回道。

丁兴来俯下身子亲切地说："道德金门历史悠久，现在刚刚复兴，你要在你们这一带多联系些人，把这个组织壮大起来，暂时你就搞个'连长'吧，等以后人多了，我不会亏待你的。"

"哦?!"刘正才如梦初醒。

丁兴来，为实现他的梦想，就这样不断猎取目标，培植亲信骨干。这些亲信骨干也不遗余力地为他摇旗呐喊，使这棵毒苗得以蔓延滋长。

2.4 救子救兄，母女献身。盼做"皇亲国戚"，愚蒙父母呈送亲女当"娘娘"。被"宠幸"少女众生相。

隆冬腊月，绵绵大别山一片雪白。大雪覆盖下的麻城市李家塘埂一户人家，屋里烧着红红的炭火。丁兴来盘腿坐在桌前，细嚼慢咽，女主人秀荣桌前桌后地忙碌着。这秀荣，今年45岁，徐娘半老，还算有些姿色。丈夫几年前得伤寒病故，给她扔下一女一男。不料想年前儿子又得了伤寒，一家人惶惶不可终日，整日里烧香敬神，却无济于事。后来通过表妹李旨香请来了"神医"丁兴来，终于舒展眉头，将其敬若上宾。

饭饱酒足后的丁兴来点上一支烟，吞云吐雾一番，突然来了精神："哎呀，你儿子的病是魂魄被激神'阴兵'捉去了哩！"

秀荣吓得脸色灰白："这可怎么了得，我就这一个儿子呀！"她惶恐不安地扯住丁瞎子的衣袖，"师傅，求求你，一定想办法保住我这命根子啊！"

"办法是有，不晓得你心诚不诚。"

"唉哟，师傅啊，救我儿的命哪有么子心诚不诚？我们心诚！"

"可是真的？"

“不真天打五雷轰！”

李旨香见机行事，把丁兴来搀扶进里屋，随后把秀荣也唤进去。这李旨香也是丁兴来的一个好帮手。那年李旨香的丈夫生病，因无钱医治，疼痛难忍最后上吊身亡。此时丁兴来乘虚而入，拉其入道，并长期与占再娥和她一同姘居。

秀荣进屋后，丁兴来拉住她的手诡秘地说：“跟你实话说吧，我是柏子大仙下凡，在上天统管三界，这次下来是普渡有缘之人士上天成仙。只要你们母女俩接一点我的‘仙气’，‘阴兵’就晓得你家与我的关系，明天就会把你儿子的魂魄送回来……”

心里惴惴不安的任秀荣，经丁兴来七言八语故弄玄虚地一说，仿佛有幸遇到了真神，恨不能马上接到“仙气”。“师傅，要么样就么样，我听就是了。”

房门“吱”的一声关上了。丁兴来把任秀荣一把抱到床上，在一旁的李旨香麻利地将蚊帐合上。只听得床板一阵吱吱乱响，丁兴来便翻云覆雨开去。任秀荣兴高采烈地接完了“仙气”……汗涔涔地穿戴完毕，忙端来茶水，并给躺在床上的丁兴来点上一根香烟。她看见一旁坐着的表妹，喜滋滋地凑过去悄声问道：“这法子灵不灵？”李旨香莞尔一笑：“这‘仙气’可不是随便送人的，送多了师傅的身体要亏的，今天你算是有缘……”

入夜，一盏煤油灯磷火般地闪烁着，墙壁上映出几个扭曲的影子。任秀荣把女儿李某拉到僻静的耳房，兴冲冲地告诉女儿："这个师傅可是个真神哩，天上地下都管，你弟弟的命就捏在他的手中，只有接了他的仙气，才能救你弟弟。我已经接了他的'仙气'，都说男病女来医，你们姐弟伙的，你也要接他的'仙气'的……"

一席话说得女儿羞愤交加，痛哭流涕，19岁的女儿身，哪能交给一个瞎老头折腾。

丁兴来在床上听到动静，知道读过几天书的姑娘肯定不依，便欲擒故纵地喊道："算了，算了，你们本来就没有诚心，这个病我算是诊不了啦！你儿子的魂魄我也收不回啦！"

任秀荣听到喊声慌了神，生怕得罪了"神仙"，心想女人家的命总是要比男人家贱些，她一下跪在女儿面前，拉着女儿的手凄凄切切地哀求说："娃呀，只当娘求你一回了。娘一个人把你们姐弟俩拉扯到现在，实在不易啊。眼看着你弟弟就要没命了，你就听娘的话，去吧，去把你弟弟的魂魄救回来呀！"

听着母亲的哀求，李姑娘心里也在流泪。正当她不知怎么好的时候，走进屋的李旨香便又是劝又是拉地推李姑娘，任秀荣则把丁兴来慢慢扶进先前的床，等李旨香和女儿来后，她熟练地放下蚊帐……

悲切的哭泣伴着阵阵痛苦的呻吟从那黢黑的门里挤压出来，和着门外的寒风凄厉地飘去……

罗田县廖家坳乡高家垸。一个17岁的吴姑娘，初中毕业后在家务农。生得明眸皓齿，楚楚动人，人称“花仙子”下凡。父母面对络绎不绝上门说媒的人，举棋不定，不曾想却被丁瞎子捷足先登。

一个月前，丁兴来、占再娥、沈洪兰一行游荡到此，经过三番五次周游列说，吴姑娘的父母架不住“道德金门”的诱惑，代吴姑娘“许愿画押”入了金门道，老俩口想，总算为宝贝女儿投了人身保险，好不欢喜。

当晚，占再娥当着吴姑娘的家人说：“丁师傅是天上的大仙下凡，你姑娘也是天上的玉女，看她这般水灵清秀样，可不是一般的凡人呀！”

“你怎么知道？你这是么意思？”吴姑娘疑惑不解。

“从你的表情中可以看出，你刚才烧香拜佛的时候又是闹又是笑，这笑声凡人听不出以为你神经不正常，其实那是表示对师傅的钟情呵！一个是大师，一个是玉女，这才是珠联璧合哩。”

“那我怎么没有感觉到？”姑娘灿然一笑，“真荒唐！”

听到这，一旁念经打坐的丁兴来发话了："实话对你说吧，昨天晚上我接到上天的旨意，说我俩就是天生的一对，有三世姻缘，前两世被人挑拨没能结合。第一世是梁山伯与祝英台，第二世是牛郎和织女，这是第三期劫后重逢。"

吴姑娘虽觉荒唐可笑，但被丁兴来云里雾里一番，也开始有些混沌。在占再娥的哄骗下，吴姑娘被拉扯到睡房与丁兴来对"仙道"。在阵阵妖言威吓下，吴姑娘被占再娥按在床上。占再娥边扒吴姑娘的下身，边说："玉女赤身过仙道，大神搭桥保平安。师傅来给你赐福了呀！"丁兴来骑在姑娘身上。稀里糊涂地，吴姑娘被强行注了"仙气"。

大别山野中一朵娇美柔嫩的鲜花被无情地揉碎了……

一天，丁兴来又带着占再娥、沈洪兰来到吴家，人未进门，就听到一阵铜锣鼓似的声音："恭喜呀！恭喜！"

吴母一看这架式愣住了。占再娥上前抓住她的手拍了拍，然后把她拉到睡房里，神秘地说："昨日上天传言，说师傅马上就要登基坐朝，飞身脱壳，返老还童，变成18岁的白面书生，眼睛还可以打开。你姑娘和他有三世的姻缘，只有这一次才是真正成全。师傅说怕她进宫后一时难以适应，想先接她进去熟悉熟

悉，然后再封为西宫娘娘。”说着，她亲昵地拍了拍吴母的肩膀：“她当皇娘，你就是国母啦！”

这是真的吗?吴母飘然若梦。她把这个从天而降的“喜讯”告诉了吴父，吴父也是一个迷信极深的“道德金门”的信徒。听了妻子讲的话他惊中带喜，喜中藏忧：“这倒是件天大的好事，只怕师傅坐殿后，看不起我们这样的贫家之女。”他眨了眨眼睛：“依我看，姑娘跟他去可以，但要写个凭据。空口无凭，立字为据嘛。”

吴母觉得丈夫言之有理，看得远，拿得稳。午饭后，她婉转表达了丈夫的意思。丁兴来嘴角扯出些许狞笑，欣然应诺。在占再娥、沈洪兰的撮合下，一份荒诞的“纳妻合同”写就了：

还孩童(指丁兴来)娶妻吴某，如转时之后，有嫌妻反意之心，不承前任，忘尽旧恩，身遭五雷火劈，永无一说！

吴父接过“合同”，如释重负，一行热泪顺着脸颊流了下来……

1980年以来，丁兴来除长期与占再娥、李旨香非法姘居鬼混外，据其本人交待，还利用“诊病”、过“仙气”等方式哄骗和以妖言恐吓等手段，先后骗奸妇女达55人。在已查证落实的33人中，年龄最大的63岁，最小的16岁，被骗奸妇女中，有母女、妯娌、

姐妹、婆媳、亲家等。

2.5 "上天传言：'三期末劫到了，真命天子要登位！'"老瞎子款款登"龙庭"，封"相"拜"帅"，册封"东宫""西宫"。众道徒叩谢"龙恩"。

丁兴来这棵罪孽的毒苗，在大别山区恣肆妄为地生长着。他利用造谣、煽动、诱骗、恐吓等手段，发展了一大批道徒，过着糜烂堕落的生活。这一切，都是在圆他骨子里的"皇帝"梦。

1981年盛夏，层峦叠嶂的大别山麓撒满骄阳，蜿蜒幽静的山巅却阴凉如秋。罗田县包家山树木葱笼，绿荫掩日。山间独居一户江姓人家。多少年，多少代，他们在这里"日出而作，日落而息"，过着恬静清幽的生活。自从一个巫婆引来了丁兴来，这个世外桃园便打破了往日的安谧。

也许这儿"天高皇帝远"，丁兴来越发耀武扬威了。

这一天，道徒高伟宜跋山涉水，把丁兴来、占再娥送到了山上这一江姓人家歇伏避暑，养精蓄锐。午饭时，丁兴来突然跌倒在地，口吐白沫，狂呼乱叫："现在三期……三期末劫到了，真命天主……要登位

了，天下……天下姓丁了……"

占再娥放下碗筷，吩咐道："快，快记下来，上天传言。"

高伟宜不知所措，上前欲扶丁兴来。丁兴来"嚓"地一个"鹞子翻身"，从地上弹了起来："你们都站在这里干什么?"似乎刚才的一切他都不知道。

"我们在听上天传言。"占再娥说。

"上天是么样说的?"

"上天说三期末劫到了，真命天主要登位!"

"哦，好、好!"丁兴来喜形于色，嘱咐占再娥说："你下山去把弟子门徒都找来，明天是黄道吉日，我要升殿开坛，登基坐位!"说着，脸上堆满了奸笑。

第二天，一轮火红的太阳冉冉升到树梢，江家两扇朱红的大门缓缓打开。堂屋中间，一张木桌上铺垫着红布，丁兴来坐在桌上一张古色古香的圆椅上，脸色红润，踌躇满志。占再娥、吴姑娘在两边"护驾"，众道徒近百人两旁排立，低头作揖，跪列桌前。

一个年轻姑娘端来托盘，丁兴来摸索着举起一杯酒，"咕"地一饮而下，尔后悠悠发话："我本统管三界的上天统帅，普渡有缘之人，昨日上天传言下来，老生快哉!"这时，他仰面背天，口中喃喃有词：

"升……升……升！"

"万岁！万万岁！"站在桌上的占再娥领头呼喊。

"万岁！万万岁！"众道徒齐呼。

丁兴来得意地张嘴狞笑着。他突然厉声喝道："占再娥！"

占再娥迅速从桌上下来，跪在丁兴来前边："臣在！"

"封你为正宫娘娘，大夫人，昆仑台上59级万道仙法总管。"占再娥连磕三头："谢皇上龙恩！"起身复爬上桌站在原位。

"沈洪兰！"占再娥的儿子"呼"地跪到前面。"封你为宰相，第一位大臣，灵霄宝殿统兵元帅，靠山大王。"

"张汉波，封你为灵霄宝殿二路先锋元帅，西天瑶池宫殿红科道员。"张汉波，一个书生模样的中年汉子上前磕头谢恩。

丁兴来停了一会，呷了一口递来的茶水。换了语气，柔声喊道："吴秀云。"

吴姑娘脸色苍白地在占再娥的示意下走上前。

"封你为西宫娘娘。"她木木地站着，茫然不知所措。"还不快'谢主龙恩'！"李旨香在一旁训导。

……

丁兴来前前后后，一口气给30个人分封了官职，并赐封了“官印”。最后，他盛气凌人地宣布：“天开太运还童春，初兴有难之时，虔诚大庆三天，无限奉献庆贺。任何人，任何物，不论山鸡、鸟雀，不可乱飞，不论南、北二京，不论乾坤与足下，永决不移!”

“万岁!万岁!万万岁!”众道徒齐声高呼……

丁兴来终于登上了“皇帝”宝座。想着前面的这些男男女女，竟然拜倒在他一个瞎子的脚下，不由得一阵狂笑。

登基仪式完毕，众道徒一一散去，只留下“皇上”与几位女性。这一夜，在江家搭起大通铺，由“正宫娘娘”占再娥安排，吴姑娘，江××、占××、高××四位女子陪房同宿，一夜之间，丁瞎子分别先后一一骑上四女的身子……像这样的登基仪式，至少举行过4次，而每次仪式后，他都至少与三名以上女子同床。

第二天，他又带着一群“皇娘”、“宫女”上山玩花问蕊，寻欢作乐。

然而，丁瞎子的“皇帝”梦不可能永远做下去。强大的专政，彻底轰塌了他精心营造的营垒，击碎了他的帝王梦，也拨开了大别山中这层层迷雾。

2.6 工农兵学商，在教道徒大检视。红色土地，离奇要案大破获。瞎子"皇帝"狱中摆谱。一出荒诞的人间悲剧。

云开雾散，丁兴来的灵霄宝殿终成一梦。1990年，初冬的阳光投照在麻城市东郊的市公安局看守所。丁兴来、占再娥、沈洪兰、李旨香、张汉波等9名主犯便生活在这高墙铁网之中。其他多名道徒通过两期学习班后，已悔道回家。

据记载，从1980年开始到1990年3月，"道德金门"发展道徒多名，分布于湖北、安徽两省三市县八个乡镇。这些道徒中，年龄最大的62岁，最小的只有3岁，其中既有村镇干部、复员军人，也有国家干部职工；既有在校学生，也有共产党员；还有不少"夫妻道"、"全家道"……丁兴来作为道首，就是他们现实中的"皇帝"，他们崇拜的"大仙"，他们精神领域里的"天主"。10年来，这些善男信女像麦加朝圣者一样簇拥着他。即使在监室，也发现几名男犯簇拥着他，帮他脱鞋，那神情格外小心而且敬畏，或许仍把他当"皇帝"供奉。丁犯在那里泰然自若，仿佛是理所当然地该让人侍候。

这一切，确让人触目惊心。解放三十多年，在这块为中国革命做出过巨大贡献的老革命根据地，竟然

有人把一个瞎子当作神灵供奉。历史的车轮已碾出了一个文明科学的新纪元，这块红色的土地上，为什么还会出现这样荒诞离奇的案件？

鄂、皖山区，山高水恶，人烟稀少，交通十分不便。由于贫瘠的自然资源、封闭的生活环境、落后的生产方式等的制约，相当部分的农民文化水平低下，思想愚昧僵化，加之医疗条件落后，有病难以治疗，一些人就常常把希望寄托于“鬼神”。丁兴来抓住了人们的这些弱点，以治病为幌子，拉人入道。而每到一处，占再娥都以她那三寸不烂之舌鼓吹丁兴来的医道非同一般，可以拿魄捉鬼，普渡缘人。凡是找他们看病的人，都要选进条子(指加入“道德金门”)，并说：“不进条子，病就治不好，人就活不长。”另外，他们还以妖言威胁，逼人入道。就这样，他们发展了大批道徒，培养了若干骨干，在鄂、皖山区，亲串亲，邻连邻。道徒之间，既是现实中的亲戚朋友，也是道内的“皇亲国戚”，一幕幕人间悲剧就在其中上演着。

贫瘠封闭的大别山啊，贫困、愚昧、落后、无知扭曲了多少人格，葬送了多少人间美好事物！

是的，当沉重的生活担子压得人们喘不过气来的时候，当病魔缠身而又身无分文的时候，当生命的痛苦紧扼着脖子的时候，迷惑人的鬼神便幽灵般地附着

于人身。而崇山峻岭又阻隔了现代化春风的吹拂，于是这荒诞的人间悲剧便在这封闭的生存环境之下一幕幕地演绎出来。

愿一切贫困苦难的人们，走出愚昧与无知，摒弃神灵崇拜，用自己的双手，在创造现代生活的土壤中，寻求改变命运的良策，做自己命运的主人。愿文明、科学、法制之风吹遍这里的山山野野，让这一出出荒诞的人间悲剧永远成为历史！

三、大巴山系列之一："中原皇清国"

3.1 川北曾是红四方面军根据地，十几万儿郎当红军，血洒中华。川北仍是地穷山穷民穷。乡谣："穷山恶水出刁民"。巴中古渡，口出狂言的过渡人。

据史书记载，在"天府之国"川北地区，原也是密林蔽日，山青水秀，物产丰饶之地。但是，自全民大炼钢铁之后，这里已是山秃岭裸，山不见林，村不见树了。川北一些地区的老百姓，经年累月在石头缝里刨吃食，山坡岭上望天收，贫穷落后和他们结了缘一般。

这里的老百姓抬头望望山，低头瞅瞅川，无奈之间，每每喟然长叹："唉，穷山恶水出刁民！"

但是，大巴山也有过壮烈的历史。红四方面军千军万马入川北，打掉黑手高悬霸王鞭，打土豪，分田地；十几万川北儿郎当红军，血洒大江南北……

然而，至今这里仍是一片贫瘠的土地！

1982年9月的一天。

四川巴中县三江场渡口。这里虽不是通衢要道，但随着农村经济的开放，四乡八镇的农民经商活跃，小小的渡口也就繁忙起来。

时近正午，撑船的杨玉田老汉终于可以坐下喘口气了。他打开仓盖，取出干粮和茶水，外加一瓶白酒，准备吃午饭。

这时，身后却响起了吆喝声：

"喂，老头儿，送我去河北！"

杨老汉循声望去，岸上站着一个20岁左右的青年人，一身蓝色中山装，还背了一只黑色人造革挎包，一副干部模样。杨老汉午饭被搅，又听了如此不客气的吆喝，满心不高兴。但转念一想，看装束此人有些来头，莫不是乡里或县里的干部，不然说话能有如此大的口气?还是别得罪为好。

年青人大步跨进船仓。竹篙点水，船向北岸荡去。那人坐在阁板上，大咧咧地盘问起杨老汉的生活。杨老汉无心闲扯，只是有一答没一答地应对着。

"这船是公家的还是你私人的?"

"公家的。"杨老汉照实回答。

"噢。"年青人重重地点点头，马上又摆出一副恩赐的样子说："过些天，我们有大队人马从这里走，你要好好摆他们过河，不许收钱。等我们坐了江山，这条船就归你个人啦!"

好大的口气!杨老汉颇有点怀疑此人神经有问题了。

船靠北岸。年青人跳上码头拔腿便走。

"喂，你还没给船钱哪!"杨老汉气得胡子直抖。对方却只扔下一句话："等我们得了天下，少不了你的!"便头也不回地去了。

整整一下午，杨老汉心里都不痛快。逢人便说中午的倒霉遭遇。船客们虽无心细听，也只好忍受他的唠叨，说几句劝慰的话，叫他莫与"神经病"计较。

不过杨老汉终于遇到了一个认真的听客。他就是乡党委书记。

当时，县公安局接到通报，巴中、平昌两县有不法分子正在组织地下反动组织"迎新党"，要求各级政府密切注意有关动向。乡党委书记在船上听了杨老汉诉说之后，心里一震：那年青人说要"坐江山"、"得天下"，着实蹊跷。思索片刻之后，书记如此这般地向杨老汉交待一番，便匆匆赶往县里。

一张"围捕'迎新党'嫌疑分子"的网悄悄在三江场渡口张开了……

谁能想到，扑进网里的会是另一条"鱼"？

3.2 隋文帝筑大佛殿，为保江山万世。"拜佛人"作惊世说："天下大劫，吹钢风，打铁雷，下黑雨，七天七夜，人死一半。"《五公经》单保孝子。

1982年农历正月十九。两个互不相识的人先后走进了阴灵山大佛殿内。

阴灵山又名灵应山，坐落在四川巴中县枣村乡北部，海拔1434米。一峰突兀，万翠葱笼。险峻的四壁上藤葛缠绕，云生烟飞。有文人骚客形容它"北览塞外烽火，南观东吴船舶"，素被称为"川北神秀"。

然而使阴灵山真正名闻遐迩的，不仅在于它那幽景之奇，而在于围绕它绵延千载的古文化。相传隋文帝其母夜梦神仙，告之益州(四川古名)有灵应山，筑庙可保江山万世；文帝乃遵母命，在这山上修了一座观音殿，又名大佛殿。尽管隋朝三世而亡，万世之说纯属梦幻，但由此阴灵山的香火却日渐繁盛，加上她那秀丽深邃的自然景观，遂成为川北佛道文化的中心。千余年来，好佛道者陆续在山上山下修筑庙观11座，历朝达官显贵也来此消夏避暑，一享清福。明清

之后，荷、英、法、美等国亦在这里修建起教堂别墅，进行传教活动。

阴灵山的香火经久不衰，显然与川北的愚昧、落后、闭塞不无关系。这里几乎人人信神、家家拜佛。为旧时代的僧侣寄生生活及其宣传活动提供了丰厚的社会土壤。直到“十年动乱”，毁坏了阴灵山的大多数庙宇，从此阴灵山也就冷落了，僧人道士四散逃亡，只剩了一位姓罗的道士，守着破败的大佛殿堂，苦熬岁月。尽管如此，仍有一些虔诚的教徒，冒着被批斗的危险，偷偷上山许愿求佛。

70年代末，国家开始落实宗教政策，阴灵锦绣得以恢复。政府不仅在极端困难的情况下拨款维修了大佛殿，而且建成了全国第四大书法碑林，使阴灵山成为旅游胜地。山上住持罗道师，也被选为县政协委员。

然而时值寒冬，上山拜佛的信佛与旅游者也几乎绝迹。只有那两个陌生人走上山来。

走在前面的是位三十来岁的青年，他叫廖桂堂，巴中县顶山乡人，后迁入巴中城内安家，曾在巴中县建筑公司当工人，后因贪污被开除团籍和公职。今天上山来，是想求佛保佑，“时来运转”。

跟在廖桂堂后面的是位老头，大约六十来岁。此人姓张，名清安，巴中县兴隆乡人氏，祖上是中医，.

解放前曾在私塾读了几年孔孟之学，后在国民党军队当了7年兵。为避战乱，后到锦阳金沙寺参加圣教，任文书，因同时与两个尼姑通奸败露逃回巴中，参加了龙顶山会道门组织，任文书。又因骗奸尼姑被赶到巴中县枣林乡务农，后学医。解放初，由于他略有文化，且见过世面，能说会道，曾被委任为巴中县平梁区卫协会副主任、枣林乡卫协会主任，后又因搞迷信活动，下放农村劳动。70年代初被收回枣村乡卫生院当医生。但他旧习不改，被戴上坏分子帽子，开除公职。

从此，张清安在这块落后闭塞的土地上，过起了"神仙"一般的生活，一方面仗着会开点中草药为人治病，另一方面凭借熟读这一带乡民信奉的《五公经》，招神弄鬼，走村串户，倒也不愁吃穿，无人约束，还勾了几个风骚娘们做"相好"。

廖桂堂先踏进大佛殿，面朝观音塑像默视良久，不知说些什么好。这时，张清安走进殿来，廖桂堂便没话找话地开了腔：

"现在，有些人不知好歹，把庙子毁成这样子，难道菩萨会放过他?!"

张清安一听，觉出话中有音，便走上前去，端详了廖桂堂一会儿："喔——你可是一位相貌显贵的青年，必是孝子，不知姓氏尊名，家住何地，上山来是

许愿吗?”

“我叫廖桂堂，家住巴中城文星街45号。”廖桂堂上下打量了对方一番，“我虽然是孝子，但今天上山不是许愿还愿的，是因为我在建筑公司工作，得罪了人，把我开除了，上山来散散心。”

凭直觉，张清安已感到廖桂堂与自己是同类，有心要与他交朋友，便故弄玄虚地问道：“你知道今年的劫运吗?”

“不知道。”廖桂堂说，“请你给我说说吧!”

“《五公经》上说今年七月有大劫临头，要吹钢风，打铁雷，下黑雨，一共七天七夜，人要死去一大半……”

廖桂堂问：“是否可以免灾?”

张清安道：“只有‘五公佛’才能免劫。到那时，活下来的人必有后福，不是发财就是当官。我能制‘五公佛’，但‘五公佛’是只保孝子的，现在的党团员干部都是恶人，不能免劫。”

被开除公职的廖桂堂闻听此言，心中暗喜，又听说免劫之后能当官发财，更是跃跃欲试，赶忙抢步上前，连作三个揖：“老先生，我就拜你为师了!”

二人越谈越投机，于是相约二月十九日在张清安家里再次相会。

3.3 "免劫会"上歃血为盟。《五公经》历史劫运论。中国人九亿留一亿?四川八千万人剩十万?

山村一些老百姓，对《五公经》信奉得入了迷，这也是张清安长期研读《五公经》，以至达到倒背如流程度的原因所在。不然如何骗钱糊口?但他万万没想到，他的一套鬼话竟也能蒙住曾在城里当过工人的廖桂堂。这次成功，使张清安对自己的能力更加充满了信心。早已幻想当"皇帝"，以便独占一方，过上饭来张口，衣来伸手，役使众人，妻妾成群生活的张清安，终于下定了决心，要以《五公经》作为"改朝换代"的圣经，开创一番"伟业"。

一想起在历史小说演义和戏台上看到的封建帝王那种派头，那身金光灿灿的衣服，张清安便神思飞扬，仿佛已经置身于众大臣、众后妃的簇拥之下，登上了龙座……

他本能地觉得，廖桂堂是自己成就"大业"的好助手。心想，等下次相会，再好好开导一下这个年青人，让他成为自己"开国"的左膀右臂。

其实廖桂堂并没有什么文化，加上性格孤僻内向，很少能接触新潮流新思想，依然保留着一脑袋从老家带出来的封建迷信观念和忠义思想，所以才会与张清安合拍。比起辨别真假是非来，他更热衷于发

财，因此才干出贪污公款的勾当。现在听张清安说自己有富贵之相，躲过大难必有后福，竟信以为真。回到家里，常从梦里笑醒过来，自言自语地说："我可有出头之日了！"

由于心情急迫，廖桂堂于正月二十四日，便提前来到了张清安家。张给廖大讲《五公经》的神妙，并与廖结为"义兄弟"，相约"有福同享，有难同当"，提出要串联各地"忠臣孝子"，共度劫难。二人决定，二月二十二九日，各带几个孝子，到宁占元家开会——宁占元素信神佛，家住阴灵山脚下，单家独户，是极僻静的去处。

阴灵山山高岭深，春寒料峭。宁占元家的火炕旁，一场所谓"免劫会"终于开始了。

廖桂堂首先介绍他带来的一位山民："我引来的这个孝子叫刘多林，原来当村主任，上边整他(实因贪污被判刑)，免了职，开除了团籍，他也相信《五公经》，决心和咱们共同免劫。他是我老家鼎山乡的，好朋友，信得过。"

接着，张清安介绍了余文彩(地主，1962年因参加反动组织"中国正义党"被判刑)、余光武(因流氓行窃曾被强劳)和宁占元的情况，称他们都是当代的"孝子"。介绍完毕，几人称兄道弟，互递"向阳花"牌香烟。

廖桂堂说："今天，咱们算是'桃园结义'，从此有福同享有难同当，没说的。现在先请张老先生给咱们讲讲圣人对社会发展的推测吧。"

几个人齐声赞同，张清安也来了精神：

"各位孝子，《五公经》是五个神仙所作，书上说得准确得很，今年有大劫大难，上天要收生，中国9亿人只留1亿，四川8000万人只留10万，巴中93万人只留2352人。凡是能在大难中留下来的，都是孝子。要想多留下一些人，只有按上天的旨意办，就是把七月初七开始的七天钢风黑雨中死去的人，将其中不该死的救转来。救的办法是：把神砂、朱砂、伏苓、细辛磨成药面儿，吹入死后七天没臭没烂的人的鼻孔内，就可以活转来。至于我们这些孝子，能够避免劫难的办法，就是将上天给我们的免劫符'五公佛像'贴身戴上，黑雨透不进，钢风吹不烂，铁雷劈不碎。这项工作要很多人去做，我们现在只有六个人，所以要靠各位去访孝子，串联起来，发展更多的人。凡不属于党团员和干部的，信奉《五公经》的人，都可以发展为孝子……"

廖桂堂也随后卖弄："张先生讲得很好，这是一个万法归宗的问题。人类历史只有3600年，推到现在，也快没奔头了。要想活下去，只有凭天意指引。咱们是奉天而行，要让像咱们这样受欺压抬不起头来

的孝子时来运转，发财高升。这是救苦救难的工作，意义很大，大家要同心同德。”

另外四个人也一一表态，愿意忠心信奉《五公经》，以求免劫转运。

张清安又布置了以后的联系方法，然后将自已准备好的100幅“五公佛”发给每个人，要他们按照幅数发展成员，并将串联到的孝子尽快上报给他……

这场“免劫会”在歃血为盟的仪式之后方才散去。张清安一人留住在宁占元家，他早就与宁的老婆有旧，宁占元是个迷信到甘当“缩头乌龟”的人，当晚自然将自已的女人让给这位“活神仙”了。张清安虽已六十多岁，色欲仍不减当年。搂着宁占元的老婆，又开始细细咀嚼起未来帝王生活的美梦。尽管这次会议只是小小的开端，尽管他手下还只有五个信徒，但他仿佛已看见了伏地山呼万岁的万千臣民。黑暗中，在他身下呻吟作态的已近五十的乡村婆娘，似乎也变作他后宫中姣美的妃子……

然而他与几个信徒们何曾想到，他们已向黑暗的深渊迈出了第一步。

3.4 巴中县城号“皇宫”。岳飞“还我河山”真迹下，“皇帝”册封“副皇帝”，创帝制新闻。树起“中原皇清国”杏黄旗，招兵买马。

宁占元家的启蒙会后，张清安认为条件已成熟，于是进行了诸多设想。他离开阴灵山，进入巴中城，找廖桂堂"决策天下大计"。

5月20日下午，他与廖步游巴中城，看到巴中县川剧团的房子最新最高又最气派，颇像他平日想象中的皇宫(可怜的是张清安愚昧的生活经历从未让他有机会见识一下真正的皇宫)，而且又在巴中城中央，于是暗下决心："我将来就在这里登基做皇帝。"

5月21日，张清安、廖桂堂二人同游巴州古迹牵龛坡。这里有千佛岩之称，保留着隋唐以来雕刻的石窟五百余座，佛像二千余尊。李白在其《巴水歌》中写道："巴水急如箭，巴船去若飞。十日三千里，郎行几岁归。"此诗就在这里写成。当二人来到一处刻有岳飞"还我河山"四个大字的岩壁下，张清安终于以试探的口吻，道出了自己的心事：

"岳飞说'还我河山'，是要从金人手里夺权。将来的'河山'归谁？《五公经》上说，今年大难之后要由孝子起来掌权，桂堂弟觉得能实现吗?"

廖桂堂指着旁边一棵桐籽树说："你看，桐花本在二月开，现今五月花再开，这叫反花，意味着改朝换代。我看孝子掌权准能实现。"

张清安心中暗喜：真没看错人！于是直言相告：

"桂堂弟，上天要我们作好改朝换代坐江山的准备。上次会议只是个开始，今天咱俩就细细商量一下。"他将自己的打算一一说出，并许愿道："只要我当了皇帝，你就是副皇帝。"

廖桂堂喜出望外："我举双手赞成。不过……咱们没人没枪怎么打天下呢?"

"放心，老弟。"张清安自信地拍拍廖的肩头，"我会法术，到时候请天兵天将来帮忙嘛!"见对方半信半疑，又附在他耳旁说："再说啦，俗语讲得好，人多势众嘛，老百姓早就对党员干部不满了，只要咱们一起事，就有人跟着闹，不怕成不了势……"

随后，张清安又说："我看咱这国名嘛，就叫'中原皇清国'最好。中原就是指中国，皇是皇帝的意思，将来是咱们正、副皇帝掌权管事；清字在《五公经》上代表清帝君，表示咱们是神君正统。"

廖桂堂虽半懂不懂，却满口赞成："好!好!我无限忠于'皇清国'!"

从此，"中原皇清国"的杏黄旗，便在这闭塞愚昧的阴灵山周围，若明若暗地飘摇了近六个月……

张、廖二人均认为时不我待，最重要的是抓紧时间串联孝子，发展队伍，壮大力量。

牵龛坡分手后，廖桂堂日夜奔波，不到半个月，他就向张报告，已在老家鼎山发展了 14 人，还将计划

串联的四十多个孝子的名单报给了张清安。

当时的张清安虽已六十余岁，但在组织“中原皇清国”这个“大业”上，其精力绝不亚于廖桂堂。请看如下几幕：

1982年5月27日下午，张清安窜至枣林八村的梁××家中，对十几个做瓦桶的人煽动说，今年7月将有大劫，天降瘟疫，只有加入“中原皇清国”，身佩五公佛，在堂屋中搭一方桌，上立玉皇大帝神位，下点七盏明灯，方能免灾不死……云云。一直宣传到天黑，便使十多人受骗报名参加了“中原皇清国”。

6月2日，张清安到枣林乡清滩村张××家看病，叫张家聚拢周围村民，开始大肆鼓惑，说什么“我是孝子，玉皇大帝派我做‘中原皇清国’皇帝，下凡来普救众生。今年7月有大难，我叫谁活谁才能活……”

一名村民问：“大难究竟是个啥样子?”

张答：“吹钢风、下黑雨、打铁雷，把人震碎打死。”

又一村民问：“张先生，有啥子办法制服呢?”

“有。玉皇大帝叫我访孝子，是孝子的要参加‘中原皇清国’，参加了就是皇亲国戚，到时只要把堂屋打扫干净，供上玉皇大帝的神位，门坎下点上七盏灯，用箩筛罩着，瘟神下界一看，便知道这家是皇

亲国戚，便不降劫了。”

另一村民又问：“我们这一地方上天留多少人？留哪些人？”

张清安说：“枣林乡的干部和恶人要死定，全乡只留213人，你们村只留18人，你们队只留3人。不过是孝子的，我还可以请求上天多留几个。”

又一人问：“你有办法救我们吗？”

“凡是加入‘皇清国’的孝子，每人发一幅五公佛，钉在洗干净的衣服上，不仅可以免灾，到时还可以用我给的药粉将自己的亲人救活过来……”

愚昧的乡民，终于相信了张清安的鬼话。这一天，他又收了一批“臣民”，还骗走了160多元钱，声称去制“五公佛”。从此，这里的群众对生产松了劲，“人都要死了，还搞什么生产？”对树木滥砍滥伐。“人都要死了，还留树干什么？”这一段时间，周围城镇市场的箩筛特别走俏，家家买来用它去罩“七星灯”。

6月5日，张清安来到清渠沟村只有母女二人的雷某家，给雷的母亲治眼病。一番邪说之后，吓得母女二人魂飞魄散，不仅主动要求加入了“皇清国”，而且心甘情愿地让这个六十多岁的老家伙，与年仅18岁的处女雷某同床共枕。无知迷信的姑娘被张清安占有之后，竟信誓旦旦地说，只要能救她母女活命，情愿

服侍张清安一辈子，而她千恩万谢得到的，却只是张清安的免劫许诺外加20元人民币……

抚摸着少女那细腻丰腴的裸体，张清安乐了。后来，他终于在8月里将雷某封为"一品夫人"，掌管皇帝印信，还让她随自己回到家中同食共寝，俨然一位侍奉皇帝的娘娘！

到1982年6月底止，由于张清安和廖桂堂等人的"努力工作"，更由于这一带乡民封建愚昧落后的传统，"中原皇清国"已发展至一百多人，另有预备发展对象二百余人。人员涉及巴中、南江二县5个区、9个乡镇。这些人中，大多是受骗的农民；一些骨干分子则是受过各种处分，对社会不满的人，他们出于种种目的，对"皇清国"十分卖命，对张清安更是俯首听命。在这一过程中，张、廖等人还骗取了不少钱财物品，供自己挥霍享乐。

3.5 炮制《天律森吏》，定下"立国大纲"。"还清山河不完税"。"孝、悌、忠、信、礼、义、廉、耻"为"国法"。安位天下，人分十一等。洋洋四万余言的大杂烩。

张清安的帝王梦越做越大。最初，他也许只是为了摆脱现实的约束，企图自成一方草寇罢了。但在定

下“国名”，发展一批成员之后，他的胆子和野心更大了，甚至幻想“改朝换代”。

要当“万岁爷”，就要有统御天下，规范百姓的治国大纲。为此，他于6月22日至28日间，躲在信徒张某家的阁楼上，大门不出，二门不迈，整整用了一个星期的时间，炮制出了一部“中原皇清国”纪纲——《天律森吏》。

这部所谓“纪纲”，共四万余字，用毛笔写成，上面还盖有“皇清玉印”和“清相府印”等私刻的大印。整个材料共分国令、国法、国政、国史、信财、三乘九品和薪玉案等7个部分。尽管它文理不通，笑话百出，但大体能反映出张清安的“治国”设想。

国令为“天律森吏”之首，实为建国宗旨，其驴唇不对马嘴的文字如下：“清锋镢钺安天下，无忠不孝要斩杀；还清山河不完税，天下同胞世(应为“是”)一家。”在张清安这个没有一点治国常识乃至社会常识的愚昧者看来，有了所谓“忠孝”，即使没有税收，也能建立国家，他哪里会明白，他们要“还”的大清王朝，当年若真的“不完税”，恐怕在顺治入关的第二天就要灭亡了！

张清安的“国法”，实为我国长期的封建伦理道德之汇总，共设“孝、弟(应为悌)、忠、信、礼、义、廉、耻”等8条，并分别定有具体内容。

这些所谓"国法"，文理不通已属昭然，格式不对亦很明显，更值得回味的是：20世纪80年代的今天，绵延数千年的封建伦理道德，依然阴魂不散，看来与现代化进程相冲突的因素，还不仅仅在于经济发展水平的落后。

所谓的"国政"，实际讲的是一种统治秩序，或者说社会等级结构，在《天律森吏》中，也称"安位天下图"，把人分成11等，分类标准十分混乱，是个名符其实的大杂烩。

3.6 赐封文武百官，蒋介石被封"威国王"。"上天"传旨立"皇帝"。皇玺、国玺，帅、相、府、州、县印，委任状大全。

为配合《天律森吏》，张清安又陆续炮制了《三秉九品》、《五律归亲》、《四祖礼本》、《古玉观》等东西，其荒谬混乱的程度更不待言。然而在没有文化的乡民眼里，会写毛笔字已是"大学问家"了，何况竟有如此多的"作品"！于是对张清安更是佩服得五体投地。

"纪纲"有了之后，张清安便开始行使"皇帝"的威权，给"中原皇清国"的骨干分子封官晋爵了。不过张清安终究是搞迷信的行家，为了使自己的权力

披上“天意”的外衣，以抬高自己的地位，树立自己的威信，他安排了一场简直就像跳大神一样的闹剧。

7月2日，他与廖桂堂等10余名骨干分子来到廖××家，先讨论了《天律森吏》，获一致通过后，便由神汉何某“走阴”“上天请示”。只见何某一阵呵欠之后，一头倒在地上呼呼大睡，半个钟头之后，又开始浑身抽搐、哼哼叽叽，醒来后便自称到天上见过了玉皇大帝，并传言道：“玉皇大帝说了，叫咱们三年还清朝，工作要前进，要遍访忠、孝、仁、义的人当皇清国的官。”

张清安故意问：“到哪里去访?”

何答：“皇清国的皇帝出在枣林，姓张名清安，副皇帝出在巴中城，姓廖名桂堂。你们还不嗑头吗?”

几个早得张清安授意的心腹马上向张、廖跪下磕头，连呼“万岁”，其他人也便慌忙跪了下去。

随后，经正、副“皇帝”研究决定，首先赐封廖××等5人为元帅，刘××为武侯王，杨××为西蜀王，廖××为巡府，廖××为国翁，何××为通天师。之后又分批“赐封”雷某、易××为一品夫人，王××等6人为贤臣，余××为清相，廖××等人为先行……总计共封50人。

可笑的是，这50人中竟有当时已作古数载的蒋介石。蒋被张清安这无知的“皇帝”封为“威国王”。

据后来审讯时张交待，他们当时竟不知道蒋介石已死！

所有被封者都领到了一份委任状和一套《天律森吏》，其中还有18人得到了所谓“玉印”。至于蒋介石那一份，确实有点麻烦。那委任状是这样写的：

皇清　圣诣（旨）职字第五号

奉

天承命　准此　蒋中正为中原皇清国

威国王一职

右给　蒋中正　执存

赞曰　威国享民　八方服心

国泰民安　天下太平

中原皇清国岁次元年　秋望日(印)

准给

张清安竟异想天开，提出将这份委任状寄到台湾去。还是廖桂堂在城里呆过，赶忙阻止了他，说是若被邮局查出来可就麻烦了。于是只好悻悻作罢。

谁也不敢说所有得到“赐封”的人都相信自己成了紫蟒加身的王公大臣。但无论如何，这些“皇清国”的骨干分子们，是抱着有朝一日出人头地的一丝梦幻的，而这张印有“皇帝”大印的委任状，正是那梦幻的一线希望之光。或者是对现实社会的仇恨，或

者是对财富显贵的贪婪渴望，使这些本就愚昧的人愚蠢到了宁愿做一枕黄粱梦的程度！

后来张清安在受审时又提到："封官以后，他们的劲头很大，只要是布置的事情，昼夜都在干。不过我心里还不踏实，历朝以来，'官凭印信'，所以我们又雕了18颗大印，发给皇清国的官员。"张清安自己的印为"皇清玉帝"，2寸见方，是张本人亲手雕制而成，再由张××作了一些修刻。其余17枚，全是张××用犁子木雕成，属朝廷一级的1.5寸见方，府州一级的1寸见方，县、乡一级的0.8寸见方。"这些印章，在委任职务时，张清安派专人连同委任状，《天律森吏》一并送达。"官员"们把它放在箱子里，锁得紧紧的，默默地念着："槽门朝南开，玉印到家来，今年时运转，升官发大财。"

3.7 七月天烈日当空，何来"钢风针雨"？神汉上天，玉皇有旨："望王山上插国旗，派天兵天将一百五十万，四十万天兵取成都，巴中城里皇帝登基。"

唯有事实能使人从骗局中惊醒过来。当然，这不包括那些因种种目的而甘愿上贼船的人。

闹"中原皇清国"，一直大肆宣传七月初七将有

大难降至人间，然而事实又如何呢?

农历七月初七终于在信徒们的恐惧中来临了。这天早上，天边起了几朵云彩，张清安在枣林场大吼道:

“东方起乌云，大地降劫运；各自进屋去，紧紧闭房门!”

然而，一眨眼工夫，云散日出，晴空万里，火一般的烈日整整晒了一天，哪有什么“钢风针雨”?许多信徒开始怀疑地窃窃私语了。张清安赶忙斥责说:“初七到十七嘛!还有10天哩，躲得过吗?”

10天，又一天天过去了，天还是原来的天，地还是原来的地，山还是原来的山，人也一个没死。

“二十七都过完了，怎么还不现劫运?”不少信徒纷纷发问。农历八月初一这一天，张清安终于开口了:“未现劫运，是不是《五公经》和上天的话不灵了?绝对不是，灵得很。当初通天师转达神的旨意，叫我出来干事，我没出来，上天便降了我七天病灾。至于这次劫运未现，我还不清楚原因，想必是上天特意安排的，现在就请通天师再去走一遭，上天界问问，回来再告诉大家。”

于是那位神汉又演了一次打哈欠、摔倒、大睡、抽搐的老套子，然后说:“孝子们，我上天界会见了玉皇大帝和众位神仙，他们都在玉皇宫开会，要开120

天。玉皇大帝说了，因为咱们已建立了‘皇清国’，是替天行道，暂时就不降劫了。他对你们的工作很满意，要大家继续努力，继续前进，要早日让皇帝登基，改朝换代，那样就可以免去大劫。他给了咱们三项任务，一是在望王山上插上国旗，取回斩妖宝剑；二是接领天兵 150 万，用 40 万取成都；三是 10 月 20 日集中巴中城，拥戴皇帝登基。”

众位“大臣”听后，这才略有心安之色。然而，大批普通信徒已对张清安的话表示怀疑，不少人纷纷散去。张、廖二人似乎已预感到了大势已去，最初那种一呼百应的兴奋也渐渐冷却了。但他们仍然抱定了要过“皇帝”瘾的决心，哪怕“登基”之后只当一天“皇帝”也好，因此便加快了倒行逆施的步伐。

3.8 张清安“御驾”亲临鼎山，“副皇帝”巴中出阵，“撒豆可成兵，竹筒变天炮”皆成笑柄。“天兵”屡等不至，“玉帝爷给李天王挂电话”。

9 月 15 日，张清安派余 × × 等 3 人，按神汉何某所传“天意”，去望王山取宝剑。但 3 人却空手而回——哪有什么宝剑?何只好胡诌：“要取宝剑非得找两个同年同月同日同时出生的 9 岁童男童女，方能成功。”

然而众人找遍了四乡八镇，也没有找到这样的童男童女。不过后来张清安"登基"时手里又确实握了一把宝剑——那是从一个乡下戏班借来的唱戏用的木头剑。

9月20日，又派廖桂江、廖仁德等去插旗山拜旗。后因发现情况有异，似乎有人在监视他们，于是半路逃回，却向张清安谎称已拜过了等等。

随后，张、廖二位正副"皇帝"，又向众大臣及所属各部下达了"准备武器"的命令。

要起事当然需要武器，然而到哪去找武器呢?张清安说，没关系，我自有办法。每人准备一斤蛙豌豆，只要撒出去便可变成天兵天将。再准备马耳丝草两把，插在腰间，战斗时可变为飞行的翅膀，另备一个竹筒，即是'天炮'，只要瞄准敌人念动咒语，就能喷出神火……"

张清安自己相信这"武器"的效用吗?事实上，他是另有用意。据他后来交待，当时他已知大势难成，攻取巴中只是做个幌子罢了。叫一些人去巴中城捣乱，并不指望成功，乃是为了引开政府的注意力而已，而他自己却可以另创"大业"。这也为他后来改在阴灵山"登基"一事所证实。

10月11日，张清安"驾临"离枣村乡百里之遥的鼎山乡民主村，听取了各路准备情况的汇报，表示非

常满意，接着下令制作四面“皇清国”的“国旗”，约5尺见方，中黄4.5尺，四边青色5寸。……

10月16日，张清安对廖仁德讲道：“何××说，上天要给你发150万天兵，你打个收条，我再派他送到玉皇大帝手里去。”廖仁德马上写了一份收条：

今领到

玉皇殿下发出天兵150万。天兵还清朝，中原生光辉。玉皇大帝万万岁。

中原皇清国元帅　廖仁德(印)

皇清元年九月十六

10月17日，正副“皇帝”终于发出了攻占巴中城的“出阵令”，该命令全文如下：

奉天准承，十月二十日，中原皇清国各元帅，领各路孝子，在巴中城集中。各带原布置武器。午时，听牵龛坡天炮三响，孝子们将蛀豌豆在指定地点齐撒，口呼“还我清朝，王（皇）帝万岁。”撒完后整队到巴中川剧团集中，听候命令。

此令

中原皇清国岁次十月十七日

同一天，张清安迫不及待地在阴灵山脚下，用石块堆起一座"天台"，上置一把红雕木椅，接受"臣民"的三跪九叩，正式"登基"做了"皇帝"。

"登基"仪式虽没有他梦想的那样隆重，但令他欣慰的是，"臣民"中竟有三位女人甘愿被他选作"皇妃"。加上"一品夫人"雷某，如今他已拥有四个女人了！

随后，"皇帝"即命令"副皇帝"，统领"三军"向巴中城进发，一俟拿下巴中，即刻"迎驾"，前往"即帝位"……

廖桂堂尽管对自己的"使命"能否成功把握不大，但能以"副皇帝"的身份统率"三军"——虽然只有不到70人，已是喜不自胜，早将真假置之度外。

这些所谓忠诚的"孝子"哪里知道，就在他们冒险进取巴中之时，"皇帝"张清安与自己的四位"娘娘"整整鬼混了一天一宿，享尽了淫乐！

"三军"人马于10月20日上午8时进入巴中城。他们左手提着用毛巾包着的蚌豌豆，右手拿着能变"天炮"的竹筒，腰里插着马耳丝草，在巴中城里漫游着，等待着，只等牵龛坡上三声炮响……

可是，上午过去了，中午过去了，下午也过去了，依然没有任何响动。只有他们并不知晓的几百双

便衣公安人员的眼睛在悄悄盯视着他们!

终于有人动摇、怀疑了。他们问廖桂堂："怎么搞的，只怕没那事哟，我们想歪了?"

廖桂堂见天色渐暗，也沉不住气了。他敷衍着："难道天上的会还没开完吗?我到阴灵山去问问，你们先回去，等候命令……"

信徒们散了，廖桂堂一人无精打采地回转阴灵山，等待他的除了"皇帝"那张被贪色弄得衰垮的绿脸外，还有神汉何某绝望中梦噫一般的胡话：

"天兵是托塔李天王管着，他走去南海观音那儿谈工作了，所以没发成兵。玉帝爷现在已经给李天王挂了电话，李天王说明年二月初九降劫发兵，咱们千万别灰心……"

张清安也强打精神安慰廖桂堂："老弟，别丧气，《五公经》上说了，好日子在后边呢!"

其实，等在后面的，是铁窗下的"好日子"。

3.9 帝国覆没记。"皇上"及"一品夫人"的自白。

原来，早在三江场渡口那位年青人欠下杨老汉船钱那天，惩治之剑就已悬在了这群痴心妄想的跳梁小丑们的头上——

当那个年青人从北岸再次乘船南渡之际，立刻撞

进了巴中县公安人员布下的罗网。

当时从他身上搜出了“中原皇清国”的委任状和“玉印”。经审查，这个青年就是被张清安、廖桂堂封为“巡府”之职的廖××。他是廖桂堂的堂弟，小学民办教师，有一定的文化知识，对张清安的那一套鬼话并不全信，只是因为自觉志向难伸，才入了伙。所以经公安人员反复交待政策，终于有所觉悟，交待了全部情况。

巴中县公安局立即将案情紧急上报，并确定了放回廖××，以其做内线，弄清全部案情，严密控制事态，俟机而动的作战方针。

为了尽量避免发生犯罪分子裹挟群众闹事的恶性事件，政府有关部门除了严密监视张清安等骨干分子之外，将更多的精力和时间用在了教育受骗的一般乡民身上。到7月底以后，并无大劫降临的事实，终于使张清安骗人的伎俩被揭穿。一般群众警醒了，“皇清国”的骨干分子成了孤立无援的一小撮。

1982年12月21日，巴中县人民检查院依据已彻底查明的案情，报请四川省公安厅、达县地区公安处批准，以反革命罪将“中原皇清国”头目及骨干分子张清安、廖桂堂、廖仁德等人逮捕入狱。

此案经巴中县、达县地区人民法院审理，认定：

张清安等人以封建迷信手段，进行反革命宣传，组织反动的“中原皇清国”，图谋推翻人民政权，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凿，根据刑法有关条款判处张清安死刑、廖桂堂无期徒刑，其余骨干分子分别处以有期徒刑。

后经四川省人民法院核准，将张清安改判无期徒刑，廖桂堂、廖仁德等改判20年、17年有期徒刑，对受骗参加“皇清国”的群众进行法律教育和反迷信的教育。

至此，一场发生于80年代中国的帝王梦闹剧终于收场了。

尽管这场闹剧如今已成历史，然而它的发生却依然值得我们深思——为什么帝王梦在今天的中国还有市场?为什么如斯拙劣的谎言与骗术，竟蒙住了那么多人的眼睛?为什么……

愚昧、落后、贫穷虽不是问题的全部答案，却不能不说是所有迷信与复辟思潮的共有根基。

且看张清安这位“皇帝”的“一品夫人”雷某是怎样说的——如今，她已嫁给一位乡村木工手艺人，过着日益富裕安乐的日子：“……那真是一场梦。想起来我和娘当初多愚蠢啊。要放在今天，谁会相信那老头子的鬼话。生活富裕了，我才不会去侍候什么‘皇帝’哪……”

就连经过长期改造，现已被减刑释放的张清安本人也承认：“如今大伙过着好日子，再也不会有人想当皇帝了，更没有人拥护别人当皇帝了……”

但愿如此!

四、大巴山系列之二："圣朝国"及江湖术士的"皇帝梦"

4.1 仪陇山区，朱德故乡。一个传闻惊世骇俗："仪陇出了个开国元勋，现在要出开国皇帝。""神女"封皇，术士"开国"。

时间： 70年代末至80年代初。

地址： 大巴山区，四川仪陇、巴中两县交界之地，朱德元帅的故乡。

主角： 林文勇，一个游手好闲的游方术士，山乡俚人，扮演的却是"圣朝开国皇帝"。

仪陇是朱德元帅的故乡。虽然这位开国元勋在开国之后便没有再回故乡，但他始终是仪陇人自重于天下的资本。

朱德元帅逝世，仪陇万众哀伤。蓦然，一股阴风从仪陇刮起，惊世骇俗："百年前仪陇出了个开国元帅，百年后仪陇要出开国皇帝。"

哗哗啦啦，仪陇那几年一下子冒出了好几个"皇帝"。

仪陇县东边来仪乡太阳山下有个林家大院，院内住着一位老汉林忠贵，他的3个儿子已先后成了家。老大林文忠和老二林文高秉承了父亲的农民天性，平时参加集体劳动，农闲还为队办的造纸厂收原料、舀纸。可是老么林文勇却不那么"地道"，忠贵老汉也许是尊"皇帝爱长子，百姓爱么儿"的民训，对这个老么是格外疼爱，初中还没毕业，便让他结了婚。

从小娇生惯养的林文勇，婚后仍不务正业，仅凭从《五公经》上学来的只言片语，东乡游，西村窜，算命、看相、化水……装神弄鬼，聊以为生。

开初，相信他那一套的人并不多，骗不了多少钱财，于是他就跑河南，串新疆，尽管没捞到多大油水，但毕竟也算是走南闯北，便带着扩大了眼界、增进了见识的满足"衣锦还乡"了。

回家后，果然出现了转机，相信他的不再是少数人，有请他上门的，也有经人介绍前来造访的……时间一长，一传十，十传百，相信的人越来越多，林文

勇捞到的油水也越来越大。

然而，“人心不足蛇吞象”，靠三寸不烂之舌弄来的“油水”，填不满林文勇的欲壑。于是，他脱下“神”的外衣，在1978年3月的一个晚上，将一双贼手，伸向了队办纸厂行窃。结果，被当场抓获，并送进了学习班。在学习班，林文勇交待了问题，写了检讨，决心，“改邪归正”。

从学习班出来，林文勇并没把这看作是政府对他的教育挽救，而认为那是干部在整他，是现实社会在跟他过不去。他决定另起炉灶，立国当“皇帝”，以报仇雪恨。于是重操为人治病的幌子，以封建迷信为诱饵，在巴中、仪陇的一些乡村，紧锣密鼓地开始了活动。

1979年10月，巴中县茶坝公社十二大队农民陈某的妻子张俊华，因患上幻想型精神病，经人介绍请来了林文勇。林文勇来到陈家，以治病为名，把张俊华诱骗到仪陇县来仪公社园桥大队景家。

张俊华神神乎乎，发起病来手舞足蹈，一会儿说是“玉皇大帝的女儿”，一会儿说是“天上的女仙”。林文勇心中窃喜，便教她出神。

没多久，张俊华摇身一变成了“神女”，并同林文勇姘居起来。张俊华装神弄鬼，林文勇算命打卦，化水念符。二人勾搭成奸，行骗于四乡，日子过得倒

也有几分红火。

林文勇早就听说了"仪陇要出开国皇帝"的传闻，心中时常发痒。张俊华时常"神"体附身，弄得神神秘秘，也把林文勇唬得真假难分，诚信不已，有一次，两个人在林文勇家出神，林有意问张俊华："今后的皇帝是哪个?"她感到莫明其妙。林又一连追问三次，"神女"发了火："你这个娃儿么名堂?"林还是问："今后的皇帝是哪个?""神女"神经兮兮用手一指："是哪个?就是你。"林文勇朝思暮想的这句话，终于从"神女"口中说出。他高兴得跳了起来。

从此，林文勇以治病为名，把有夫之妇张俊华诱占为妻，成天走东窜西，出神化水，为其当"皇帝"大造舆论和发展信徒。

1980年农历正月初二晚上，林、张同堂出神，"神女"半裸上身，眯着眼睛说："我张俊华是玉女星，你林文勇是金童星，应配成双。如不配成双，就把林文勇弄到太白山学法，成了双我保他当皇帝……"边说边把林文勇往身上搂。

林妻耳闻目睹，心里涌起一阵酸苦，但想到丈夫日后要当"皇帝"，自己便能做"皇后娘娘"，盘算之后，觉得也还划算，便不再过问林、张之间鬼混之事了。

林文勇问张俊华："我当皇帝，取个啥朝代呢?"

"神女"一时回答不上来，哆嗦了半天说："是神人指挥，就取名叫'神朝'吧！"

林文勇色迷迷地盯着"神女"说："不，不，不，神朝这个名字不通。《五公经》上说，天台山圣人出，圣人之名叫'土木连丁口'。三丁及二丁，莫非是个'圣'字？"说着一把将疯女人抱过来："就取名叫'圣朝'吧！"

于是，这个有着"圣"名的国号，就在这荒唐的陈仓暗渡之时诞生了。

4.2 马不停蹄，山乡四野招兵买马；鬼使神差，响应者纷纷"中箭"。"峨嵋山访老道"的传说。怕变天，支书、队长下水；受蒙蔽，鞋匠、主任上船。

1979年10月至1981年5月间，林氏一家，为建立"圣朝"，拥戴林文勇当"皇帝"，日窜乡间小路，夜宿小山村，马不停蹄地开始了招兵买马的工作。

他们把发展成员的工作分为两个层次：第一个层次即低层次的，是发展"圣朝"庶氏，这比较简单，即是将他们所"医治"过的病人及其一家列入"圣朝国民"。第二个层次，是发展干部，把一些基层干部发展为"圣朝"干部，这一层次的工作艰难一些，可

林文勇等一帮人采用多种手段，把他们拉过去。这些农村基层干部是怎样被拉下水的呢？请看下面几个片断：

片断 A：又是神，又是鬼，神鬼逞魔力

私为上、上为私，书记落"圣朝"

1980 年 10 月的一天傍晚，林文勇同两个徒弟去到巴中县某公社一大队党支书张永跃家（林曾给张妻看过病），要求留宿一夜，张欣然应允。夜里，林文勇问张永跃：

"当干部好不好？"

张永跃："这很难说。"

林压低声音问："你晓不晓得最近有人去峨嵋山访过老道人？"

张永跃："不晓得。"

林又神秘地问："你知道老道说了些什么？"

张永跃问："说啥子？"

林趁热打铁说："峨嵋山老道说将来坐位的人在仪巴里。"

张永跃问："你说的这是什么意思？"

林文勇说："反正这个人在仪陇、巴中两县。"

张永跃不语，看了一下手表，林文勇便问："你的手表是什么时候买的？"张永跃说："是去年买的。"林文勇说："两天内手表不得走。"张永跃

说：“为啥子不走呢?”林文勇说：“不光手表不走，枪炮都打不响，两天就晓得了。”

张永跃很感兴趣，问林文勇：“你说的坐位的那几个人在哪里？”

林文勇说：“皇帝在仪陇。”

张永跃问：“你是怎么知道的?”

林文勇说：“你不晓得吗?上次我家房子后头落了一个东西，显了‘林文勇有帝王之位’几个字。”

张永跃用疑惑的口气说：“你说得好神哟!”

林文勇说：“你不相信，两天后看嘛!”张永跃半信半疑地说：“林彪手下有很多大头头，都垮了2/3，那么凶都不得行吗?”

林文勇说：“两天内枪炮都不响，是神仙打仗。你看过《封神榜》没有?”

张永跃说：“我看过上本。”

林文勇说：“你看那是不是神仙在打仗嘛!纣朝要灭亡，神仙都助威，姜子牙那时多苦，后来当了宰相。……”

说到这里，晚饭煮熟了。在吃饭桌上林、张二人互相敬酒，称兄道弟，亲热极了。

晚饭后，林文勇认为对张永跃还要进一步做工作，又问张永跃：“你修这四五间房子，很漂亮，两天还没有人住。”张永跃说：“为啥子?”林文勇说：

"天要遭劫，这几年有大瘟疫，人要死一半，恶人要死尽。"

林的徒弟也说："他林文勇就是神仙下凡，专门行医治病。"

林文勇说："我早就知道你家的猪死了，人也不安宁，我这次下来就是专门收拾那些恶人，你们现在当干部就是作恶，看嘛，形势很不稳，这个拱那个争。"

张永跃说："现在谁也说不清楚。"

林文勇厉声说道："他们是在你争我夺，时间也不长了，你不要做恶事，多做点好事。"

张永跃说："我以前不外乎是斗过地富分子，得罪了不少人，我不信还要翻天。"

林文勇听了张永跃说的这番话，认为需要趁热打铁，便把张永跃喊到另外一个房里说："你现在要不要安宁?"

张永跃又问："你们是不是想整我哟!"

林文勇说："只要你不整我们，我们就不整你。"

张永跃问："我家的猪死了，你是怎么晓得的?"

林文勇说："我不知道的事没有。这样，你跟我们走，我教你法术，他们就不敢整你了。"

张永跃又问："什么法术?"

林文勇说："九龙水，把九龙水学会了，可以闭着眼睛走路，但你要学，得有个条件。这个条件并不高。"他边说边从衣服口袋里拿出一张纸，"你给我写。"

张永跃问："写啥子？"

林文勇神气活现，说："前面说了，你想跟我学艺，自然就要跟我走啰！我到过峨嵋山，法术很高，你要相信，现在给我写个决心书，我说你写。"

于是，张永跃从林文勇手上拿过那张纸，写道："我承认你的胆识，为你服务，若有反悔，全家死绝。"

写好后，林文勇叫张永跃写个名字，他不肯写，林就恶狠狠地说："那不行，我要整得你全家不安宁。"张永跃考虑道：写吧，自己是个共产党员、基层干部，不写吧，林文勇又逼得紧……

张正在犹豫，林文勇改口说："你不愿写名字，就把你的生庚八字写上也可以。"张听后，立即照办了。

林文勇又叫他签字，张又觉不妥，不愿签，林文勇说："你不想签字，就把你的中指用针扎破，盖血指印也可以。"张永跃认为只要不盖私章，盖血指印就盖吧！张永跃取出一颗针，把中指扎破以后，在他写的决心书上盖了血印，然后给了林文勇。

林把张的决心书收好以后说："这下，你就保险了。"张永跃就这样参加了林文勇的"圣朝"。

张永跃后来交待："我给林文勇写了决心书，就是参加了反革命组织。当时之所以受骗，主要是认为我们国家政局不稳，前途渺茫，如果我们国家变了，就要人头落地。所以我就两面取光。我背叛了党和人民，教训惨重啊!"

片断B："忠义堂"，忠谁的义，林文勇布下陷阱

"兄弟情"，有什么情，大队长成"瓮"中鳖

1981年5月，巴中县群乐公社七大队大队长廖立宏从生产队回家，看到本队的文某在二队队长家玩耍，便也到此坐下。文对廖说："队长，你现在修什么房子，今后还少你的房子住?"接着又要和廖结拜把兄弟，廖说："结拜就结拜，那有啥子!"此时，女主人听到结拜的事，也在一旁发了言："人家文兴华、文兴阶说过，不结拜兄弟，就要全家死绝，还要把我们的房子踏平。"

文接着说："那是啊，人家林文勇手上长了一个'王'字，有帝王之相，1983年10月就要登基。""大队长，林文勇成功以后，起码给你一个县的副官当。"

廖立宏说："我老了，现在就不想当大队干部了，还说去当你那些名堂。"结拜兄弟之后，廖立宏

起身回了家，从此他便成了“圣朝”的一员。

1981年6月的一天晚上，文某又邀廖某和二队长到他家去一下，说是有客人来了，要他们去陪客。他们俩边走边议论林文勇当“皇帝”的事。廖说：“林文勇要当皇帝，他像个啥子?听人说，林文勇又矮、又丑，还是一个烂眼眶，一点不像皇帝。二队长说：“是不像啊!”到了文家，一经介绍，来客不是别人，原来正是林文勇。

这天晚上，几个人在文家吃饭。席上，林文勇连连斟酒说：“我的这杯酒，叫见面酒，请大家干杯。”接着又斟了一杯，说：“我的第二杯酒，叫团结酒，你们要团结。这一回，我们见了面，我就要离开你们这个地方了。我要到重庆去。”

廖立宏听后，当即站起来，一手拿过酒瓶，一手端着杯子，说：“林先生这次到重庆去，我斟一杯离别酒，祝林先生和夫人一路平安，祝同志们团结，请干杯!”林说：“我从重庆回来后，先从旱田沟(林文勇所在的大队)打，然后再打到仪陇城里去，在奎阁楼建都。”

“圣朝”被揭露以后，廖立宏对他当时参加“圣朝”的想法作了这样的自白：“我当时与他们结为兄弟，参加反革命组织，是因为他们要踏平我家的房子，要我全家死绝，因此我很害怕。当时我就采取中

立态度，我既不检举他们，也不出头露面活动。如果他们得了势，我也傍着他们得到好处；如果失败了，我也没多大责任，脚踩两只船，走着瞧，结果我走上了绝路，无脸见人，后悔莫及啊！"

片断 C：公大乎，私大乎，退休干部忙算计

上左船，上右船，算来算去算自己

巴中县群乐公社 11 大队的退休干部罗某，是 1952 年入党的老党员，1980 年 6 月，却积极参加反动会道门"高峰道"的复辟活动，并被封为"扶乾"。

1981 年 7 月的一天晚上，住仪陇县来仪公社工农大队的二女婿林××和林文勇到他家为他"治病"。晚饭后，罗全家老小找他们看相算命。第二天上午，林文勇便动员罗某参加"圣朝国"。林对罗说：

"我是天上的紫微星，我能推算国运，明年三、七、九月你再看。'圣朝国'皇城建在仪陇县，皇帝就在你眼前，现在皇帝正受难，明年三月刀兵动，七月打内战，九月皇帝就出现。"

罗听了以后，知道他们搞的什么名堂。为了提醒他们注意，不要暴露，罗特意从床头取出一张《参考消息》，说："你们看，报上已说了，上海、广州在抓反革命，国家现正打击现行反革命。你们已经有了行动，今后你们不要集中，要分散，目标太大容易暴露，要注意隐蔽，要小心谨慎。"

林文勇和林××感到罗说的很有道理，确实是在为他们着想。于是林文勇说："你老人家说的这些，我们听清楚了，今后一定注意，你(指罗文正)以后主要是给林××当好参谋。"

罗文正吸取参加"高峰道"的教训，这次变"聪明"了，不参加林文勇的组织，他心想："如果他们被揭穿，我没有参加，看你怎么查，你就拿我没法了；日后他们如果成了事，我当过参谋，出过点子，也算是'有功之臣'，到那时不给一官半职是不行的。"从此，这个有近30年党龄的老党员，成了"圣朝国"的编外军师。

"圣朝"破灭后，罗被开除了党籍。

片断D：封官许愿，鞋匠成"大臣"

连哄带骗，主任落"贼船"

文兴华，巴中乐丰公社7大队4队一个补鞋匠。1981年正月28日晚，听说本队文某家有人在出神，便跑去看热闹，走拢一看，一个叫林文高，一个叫林文忠。文的妻子是个老神婆，三个人一起出神，热闹极了，围观的人达好几十。

几个出神的人问明文兴华的家庭情况后，林文高提出要到文兴华家去住，文兴华欣然同意。

林文高、林文忠来到文家后，一顿晚饭功夫，就同文兴华结成了拜把子兄弟。分别时，林文高对文兴

华说："文老弟，我家老么要当皇帝。"文兴华听了，感到有些莫名其妙。

1981年农历二月廿五日下午，林文高和林文忠再次来到文兴华家，邀文到林家。路上，林文高说："最近访到一个朋友，他有一本'无字天书'，我把查到的话记下来了，你看不看？"

文兴华听说有"无字天书"，感到很新奇，忙问："你快把查到的给我看看嘛！"

林文高把一张纸条给文兴华，文接过一看，上面写道："四川省仪陇县太阳坎下林家大院林文勇是紫微星下界，将来有帝王之位，1983年7月7日登位，京城设于仪陇奎阁楼。"

文兴华看后半信半疑，二林从他的表情看出他的疑虑，便说："你不相信是不是，不信我们今晚又去查。"文兴华正想看一下"无字天书"是什么样儿，见林主动提出，心里很是高兴。

晚上7点多钟，他们来到林家，林文高对文说："你到我们家是上天安排的，"接着朝楼上喊："你把'无字天书'上查的结果拿下来给我们念一下。"于是事先躲在楼上的许双林下来了，打开一张纸念道："林文勇是紫微星，乃皇帝。林文高是丞相，林文忠是宰相，刘××是专杀恶人的，文兴华是外交部长，邓××管鬼神，许双林是千里眼和顺风耳，是林

文勇的警卫。"

文兴华没看到"无字天书"，但被封了一个"官"，因而心悦诚服地成了"圣朝"国民。第二天吃过饭，便和林文高等人到仪陇县城里奎阁楼查看了一番，准备把此处立为京城。回来之后，又跟着林文勇学"艺"，林告诫文："以后给人治病，起初不要提政治，以后才能提。另有几句话要牢记：'仙天旨意要传遍，艺全难离四个三，顺天之者医术鲜，逆天之者艺不全，顺天之者病如拈，逆天之者病加番，百做百顺四方显，普救善民天地欢，不顺师傅要瞎眼，顺师为民万事全。"

接着林文勇解释所谓"四个三"：就是每教会一个出神、化水、治病的徒弟，收费33.33元，交林文勇30元，剩下的归自己。

林文高接着说："我们团结人，要像文王八卦那样，一连十，十连百，百连千，千连万，使我们的人很快连起来。在连的时候，只准一个人知道三个人，不准下知上，只能上知下。以后不要乱说话，要说就说是做梦，或说'无字天书'上说的，不然人家不相信。"

从此，文兴华便追随林文勇的指示行事了。

无独有偶，巴中群乐供销分社主任巨某(中共党员)妻子患风湿性心脏病，久治不愈。1981年8月的一天，听人说园艺场工人陈某有个师傅到太白山去过，

能医百病。巨迫不急待地想与此人见面。

半个月之后，巨某夫妻见到了文兴华。文兴华在给巨妻治病时说："你这人邪气很重，治一次不行，你要过了冬月，才算是人。"

巨听后非常着急："我家里怎么离得了她，不管怎样，先生你一定要把我女人治好！"

文兴华："我开个方子，先吃几剂药。"

巨拿着处方，与妻子一同到群乐供销分社住下，吃了几天药，未见好转。正准备送妻回家的当晚，文兴华又来了，说："你们家里有凶险，你女人病很严重，你要学会自己治病，我远得很，难得走这方来。"巨觉得这个办法很好，便让文兴华口述药方。

文兴华说："光教你这些药方还不行，还要教你画符，如果遇到了妖精、邪魔，就可以治它。"文当即就画了几张符交巨，说："你如果有心学治病，就要写份决心书，你不写的话，我教你的那些都不灵。"巨问："怎么写?"文兴华说："就像你给领导表决心一样。"巨写道："决心书，我名巨××，男，现年34岁，茶坝群乐人，决心学好这门艺，决不变心。"

后来，巨某对写"决心书"有点怀疑，便问文兴华的岳父："为什么要写决心书?"他解释说："表示学艺有决心。"哪知，那份"决心书"，便成了他参

加“圣朝国”的表态书。

凡此种种，在林文勇及其死党的威逼利诱欺瞒哄骗下，“圣朝”的队伍不断壮大，除一般百姓外，有老党员、老干部，甚至“为人师表”的教员，都先先后后上了“圣朝”的贼船。林文勇等自以为时机已经成熟，便开始了“大动作”。

4.3 “圣朝国”势力伸向川豫六个县，受骗者俯首称臣。满口革命词句的“皇上”，令人啼笑皆非的“整风十条”。白马山“中央”选举大会，皇帝、宰相、总书记、总参谋长、外长、皇后、中央情报局长杂烩大出台。

“圣朝国”经过一年多的活动，在四川、河南两省六个县发展了多名骨干，受骗称臣群众越来越多。林文勇认为“形势很好”，于是对内公布了“圣朝国”的目标，进行了内部的所谓“整风”，搭起了“中央领导班子”，此举，是林文勇一伙通过三次规模不小的“密会”而后完成的。

第一次“密会”，是 1981 年农历六月廿四日，在巴中县乐丰公社召开的。参加的有林文勇、林文高、文兴华等 12 人。会上，林文勇讲了话，使了“法术”；众人拜了天地，喝了血酒。林文勇在讲话中重

弹"团结天下豪杰，结合四方义士，搞好仪(四川仪陇县)、巴(四川巴中县)根据地的老调子。

第二次"密会"，是1981年7月14日，在巴中县茶坝公社召开。参加者有林文勇、林文高、文兴华、许双林、文兴阶等17人。这次密会叫"整风会"。为了"坚固圣朝"，林文勇草拟了令人啼笑皆非的"整风十条"，并在会上神气活现地宣读。这个"十条"列举了该组织内部"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冒险主义"的诸种表现，提出"反对'左'右倾机会主义"并振振有词地批判了队伍内部的"十种人"。林文勇满口革命词句，大谈"批评与自我批评"，俨然几年前的公社干部在作报告。

这篇思路荒唐、文理不通的所谓"整风十条"，在特定的环境下，竟造出一种"庄严"气氛，令臣民好一阵才回过神来。于是掌声暴起，林文勇接着讲："以后对外不准说真话，对内也不准说真话，要秘密，不要公开，不要把残党余渣拉进组织。"并说："从现在起，不准叫我皇帝，只能叫陛下，内部之间也不能称师傅，只准兄弟相称。在街上或人多的场合，不准相互说话，只准给眼色。如果哪个犯了要重处，哪个出去说了要把他全家杀光!"

其后，"总参谋长"林文华说："我们是来自五湖四海，林文勇陛下给大家讲了，叫我与林文高二哥

好好贯彻一下。今后对林文勇只能叫陛下，不准叫皇帝，其余的人都以兄弟相称。你们在坐的有的是社员，有的是干部，不要听到这些就害怕、惊诧，今后你们都要享福，过幸福的日子。《五公经》你们有的看过，没有看过的也听说过。1983年要出现皇帝，这个皇帝就是杜可正(指林文勇)。你们所拉拢的人都要支持他、拥护他，只要躲过1983年的瘟疫就好了。要求大家都要保密，不准外传。你们发展的人员，给林文高报一下。”

林文高接着说：“我们现在就像很困难的家庭一样，要依靠结拜的所有兄弟巩固我们的前程，为了创造我们新的幸福，要克服种种困难，要保护我们内部的机密，要团结有才能、有本事的人。”

散会前，林文勇再次侈谈“写这个总纲的目的，就是希望……从大团结出发”，并荒唐地提出要给“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加上“忠孝”二字。末了，他对与会者发出软硬兼施的威吓：“以后要改朝换代，京城立在仪陇，天上神仙下来打仗，要重新封神和修庙子，塑菩萨。该遭劫的人就要死，不跟我走的，就勾你们全家的簿子。”他煞有介事地说：“五月间我到阴朝地府去了一趟，还不勾了100多人的簿子。”

第三次“密会”，是1981年8月3日，在巴中县群乐公社召开。参加这次密会的有林文勇、林文高、

文兴华等9人。林文勇一伙将这次会议称为"白马山中央第一次选举大会"，简称"八三"会议。会上，林文勇大放厥词："当今天下狼烟四起，民不聊生，农民税收繁重，计划生育残酷无情。……我是天上派下来的，有帝王之位，要做皇帝，手下有千军万马，可撒豆成兵，一夜成功。1983年7月7日我要登基，我下颚有颗痣，有领袖相，天下是我的天下。"接着，他把揣在口袋里的那张纸拿出来，看了一阵，交给文兴华宣布：

林文勇为皇帝
林文高为宰相
林文忠为丞相
田××为总司令
谢×为政治局秘书处总书记
谢××为秘书处副总书记
许××为全国军事总参谋长
文兴华为外交部长
林忠贵为国父
陈×为二皇后
文××为中央政治辅导员
李××为参谋长
肖××为外交部副部长、秘书
许××为皇帝警卫员

许×为中央情报局长。”

后来，还加封元帅、军师、全国妇女主任、国母、皇帝娘娘、一皇后、三皇后、巴中县茶坝区长、巴中县乐丰公社监察等。

荒唐的“圣朝”就这样诞生了。这群连话都说不清楚的人，却“胸怀大志”，把他们所听到过的官名都封了，期待着梦想能成现实，他们便都成了“人上人”，可以为所欲为！

4.4 “娘娘”原夫报案。“圣朝”大曝光。正义之剑高悬。押上囚车的“真命天子”。

正当林文勇一伙紧锣密鼓做着“皇帝”梦时，巴中县茶坝公社社员陈某，因林文勇骗奸其妻张俊华，于1980年5月23日向仪陇县公安局控告了林文勇，并揭露了林文勇一伙的一些反革命言行。

1980年8月15日，仪陇县公安局获悉东关公社社员向政府反映的“圣朝”活动情况。

1982年9月13日，巴中县公安局在观音井公社获悉林文勇闹“圣朝”的情况。

经四川省南充地区和达县地区公安处批准，仪陇、巴中两县公安局迅速组织了联合侦破小组，于1982年9月14日，在巴中县乐丰公社抓获主犯林文

勇。经过深入巴中、仪陇、潼南、安县和河南省唐和县的有关社队进行调查，终于使全案真相大白！

经林文勇等人招供和一些受骗群众证实，“圣朝”发展成员上百人，受骗群众数千人，目的是推翻党的领导，恢复帝制，建立新“王朝”。

在侦察中，缴获“无字天书”一本，刻有“印”字小章一枚，《五公末劫经》和《万法112终》各一本，“决心书”13份，查获“无字天书”的底稿一份，联络信两封……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9条、第98条规定，对“圣朝”的主犯林文勇、林文高执行逮捕。南充地区中级法院对他们二人判处了有期徒刑；对“圣朝”骨干许双林、文兴阶等人给予了行政拘留的处罚；对涉及的共产党员许某、罗某等13人，由党委纪检部门给予了党纪处分；对涉及的共青团员、公办教师、供销社干部由有关部门给予了团纪和行政处分；对主动检举揭发、坦白交待的反革命组织骨干文兴华免予处分；对有关受骗较深的群众进行了批评教育，并在有关社队召开群众大会，充分揭露犯罪分子的罪行，以教育群众。

这出令人啼笑皆非的荒诞闹剧，最终让法律这把正义之剑划上了句号。

五、大巴山系列之三："曹玉皇"登基

5.1 "曹玉皇"精心挑吉日，"文革"纪念日称帝登基。暮想朝思，盼望祖坟冒灵气。四十元钱问卦，算出个帝王富贵命。

1982年5月16日中午12时，阵阵紧锣密鼓混杂着噼里啪啦的鞭炮声，惊动了曹家沟这个坐落在大巴山南麓四川巴中县青山乡和南江县朱公乡交界处的荒凉山村。是婚丧还是嫁娶?5月16日是个什么日子?锣声何来?鼓声何来?——让我们循着声响，看一看这里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

曹家沟有个曹家院，噼里啪啦的声响便从这里传出。这个破破烂烂的曹家院子，多少年已没见一点喜气了，今天却破天荒地热闹异常。只见堂屋内设起了殿堂，大堂正中摆有一张铺着桌布的案桌，案桌上放

着红纸包裹的香烛和鞭炮。桌上方有一张木头圈椅，上面铺一张质地很差的团花被面。木椅两侧，各置一把便椅，上面铺着又脏又旧的沙发巾。堂正壁神龛上，贴一张墨画的胖女人像，像下写着"观音圣母"。堂两边路口，各有两名目光呆滞的男人作卫士。

12点30分，锣鼓、鞭炮再次响起，一场"玉皇登基"的闹剧，在这个荒凉山庄的破院子里正式上演了。

首先出台的是一位骨瘦如柴、两眼晶亮的40岁男人，他便是所谓"清官"，此刻他扮演的是司仪，只见他清了清嗓子，用尖而干的声音宣布：

"'真命天子'登基开始！"

"鸣炮！"

"各就各位！"

话音刚落，一群衣着古里古怪的人粉墨登场了。为首的即是这场闹剧的主角："真命天子"。他短小的身材上裹着一件大而长的"皇袍"——黄色风衣，精神饱满却带有几分从未当众亮过相的惶恐。待他故作镇静，坐定在铺有团花被面的椅子上之后，紧随其后的"观音圣母"、"女皇"、"犁山老母"便分坐在他的左右两旁，"龙王三太子"、"七仙姬"毕恭毕敬地分立在两侧，装模作样的"大将军"镇守着殿

堂的大门。紧接着众信徒跪倒前排，男男女女、老老少少共 81 人(其中 15 岁以下少年儿童 23 人)，在一种莫名其妙的“庄严”气氛中磕头如捣蒜，口呼：“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破旧的曹家院子，何曾有过如此辉煌!

“曹玉皇”登基，特意选定了 16 年前“天下大乱”的纪念日：发动“文化大革命”的 5 月 16 日，作为他称“皇”登基，这个日子显然是精心挑选的乱中开“国”的庆典日。

这场闹剧是怎样开始的?还得从头说起。

群山环抱的曹家沟，素有“世外桃园”之称。这不仅因为这里有苍松翠柏、小溪潺潺，更因为远离县城，交通不便，是个“天高皇帝远”的地方。祖宗的“田园文化”一代传一代。

在这个几乎与世隔绝的环境里生活的人们，到了 80 年代初，仍有不少的人信天命，讲迷信。面对农村逐步拉开的贫富距离，面对“有出息”和“没出息”，他们再一次习惯地把眼光盯在了祖宗的身上。富的、有出息的，自然是“祖坟葬得好，祖坟发了”。于是穷的，没出息的，便满怀希望等待着，希望有一天，自家的祖坟也发了——这就是曹家沟，这个 20 世纪 80 年代，还能诞生“皇帝”的地方。

曹家元——本事件的主角。曹家沟生他养他，他

一心想靠祖坟发家。他 23 岁，身材矮小，皮肤粗糙，一眼就能看出是个未见过世面的地道山民。然而这个地道的凡夫俗子，却以他的愚昧和狡黠，上演着一场欺世盗名的闹剧！

1982 年 1 月 5 日，曹家元吃过早饭，带上母亲卖了几个月鸡蛋凑起来的四十元零八角钱，背起篾条夹背，赶去南江县朱公场买化肥。来到朱公场头，见不少人拥挤着伸头张望什么，曹家元也想看个究竟，于是三步并作两步赶上前去，像鸭子似地伸长了脖子。无奈围观的人太多，自己又太矮，在外面转了好几圈也没看到什么。最后他急中生智，把背在背上的夹背翻扣在地上，然后往上一站，终于看到了人们围观的东西——一个须发斑白，衣衫破旧的算命人。只见他坐在稻草的"卜团"上，故弄玄虚地半眯着双眼，面前的地上铺有一张红纸，上面写着"贾半仙"三个大字。大字的下面是两行小字：看祸福、算未来、指迷径，料事如神。

曹家元心想："干脆让他算一算，看自己什么时候才能发起来。"于是他挤开人群，请贾半仙给他看相算命：

"能不能娶到女人？"

"能不能发财？"

"能不能吃上轻松饭？"……

一连串的问题，问得贾半仙睁开了原本半眯着的双眼，看着这个傻里傻气的年轻人。贾半仙心想："大鱼来了！"于是他故意仔细地盯着曹家元看，右手拿着叶子烟杆，左手慢条斯里地理着山羊胡。良久，让曹家元伸出左手，翻来覆去看了之后，又叫曹家元把生辰年月报出来。之后，贾半仙拿出一本《相学书》，和一本手抄本模样的东西，翻来翻去地看，然后面露喜气对曹家元说：

"你生年属虎，生时属龙，剑眉厚耳，天庭饱满，乃贵人之命，将有淑女伴终身，享有高寿。不过，要30岁之后，才能交上好运。30岁一过，大富大贵接踵而至。现在，你印堂尚有晦气未尽，正处于虎卧平原受熬煎之期，冬去春来后，百花争艳、事事如意……"

曹家元听后，心中好不欢喜，眉开眼笑地问：

"你说的是真的吗？我能有大富大贵吗？"

平日里，曹家元一家穷得叮当响，野菜、谷糠半年粮。

曹家元想发财都快想疯了，但听说真有发财之日，又不由得满腹狐疑。

贾半仙见他面上有疑，马上正色道：

"生庚年月是你自己报的，我是照书给你推算出来的，信不信由你！"

接着，贾半仙又把算命书中的"八卦图"翻出来，叫曹家元看。只读过初小二年级的曹家元，看到蜘蛛网似的八卦图，哪里还敢有什么言语！贾半仙见状乘胜追击：

"不是我吹你，我算过几十年的命，看过许多人的相，只有你的命最好啊！"

"算有些人的命，我分文不取，你这位客官，既然是好命，得让你多拿几个钱！"

曹家元问："要多少钱？"

贾半仙答："按说至少应拿个'十全大美'，唉，我也不敢收你那么多，你拿个'六(禄)位高升'——六十元吧！"

曹家元一听，吓了一跳。但一转念，自己将来命那么好，便不想吝惜这几个"小钱"：

"我今天没带那么多，请你让几个，行吗？"

贾半仙假惺惺地说："我不勉强你。日后你富贵了，我也好沾点光。再少你一些，四十元，四季发财，好不好？"

曹家元心想："人家已少了两次了，不好意思再说什么。"于是顺手从衣兜里掏出钱来，将八角零钱留下，其余四张"大团结"，拱手给了贾半仙，然后怀揣着"大富大贵"的梦想，钻出人群走了。

曹家元的母亲，她有所有母亲都有的爱子之心，

同时也有和儿子一样的愚昧。见儿子空手回来，忙问：

“二娃子，你买的肥料呢？”

曹家元搪塞道：“今天一出门眼皮就跳，才走到场头，钱就给小偷掏走了，肥料没买成，肚子还是饿的呢！”

曹母一边心疼钱，一边叫曹家元快吃饭去，确实钱和儿子她都疼。

40元钱没有了，一个癫狂的梦从此诞生！

5.2 曹家元梦见皇袍加身，花红柳绿新世界，白胡子老头说：“你要当皇帝！”意外得天书。“金龙附体，玉皇扑身”，四乡祛病除灾显“圣灵”。

自贾半仙“指明前程”后，曹家元一下子变得神经兮兮的，整日心花怒放，喜形于色，连走路都蹦蹦跳跳，吃着牛皮菜稀饭，也觉得甜到了心头，行走睡卧都把自己当成了一个即将显贵的人。

曹母见儿子一反常态，便问：

“二娃子，你对上象了吗，看你整天高兴得那个样儿？”

曹家元再也控制不住，便把二月五日赶场算命之事给母亲讲了。从此，曹母便和儿子一道做起了美

梦。

常言道："日有所思，夜有所梦"。一天曹家元做了一个"奇怪"的梦，梦见曹家院子一带花红柳绿，完全是一个新天地。又看见爷爷坟前坐着一位须发斑白的老人，老人头上有一条丈多长的金龙腾飞嬉戏。然后，老人走到他跟前说："元孙儿，你认识我吗?我是你爷爷啊。这些年你们家有困难，把这个坛子拿去吧。你妈在家等你，拿回去才能打开。"曹家元把坛子抱回家中，揭开一看，里面全是金灿灿的金子和白花花的银子。

曹家元醒来，激动不已，分不清哪是现实哪是梦境，对母亲说："妈，你猜，我刚才到哪去了?"

曹母说："你吃了饭就睡了，没见你到哪去呀!"

曹家元说："我到爷爷那儿去来的。"

曹母一听："你疯了吗?你爷爷死了20多年了，怎么见得着呢?

曹家元很不服气，便把梦境给妈说了一遍。说他愚昧，但在做白日梦方面，曹家元却有惊人的想像力。他一边给妈叙述梦境，一边展开想象，添油加醋地把他们母子如何商量改换门庭、修两楼一底的砖房子，买新家具、托媒说亲办喜酒等等，说得天花乱坠。最后强调梦里他如何进了川剧团演《黄袍加身》，宫娥彩女文武侍官如何尾随其后，一位老人如

何对他说“将来你要当皇帝”等等。

曹母听后，连说：“好梦、好梦，是好兆头！”母子二人发出希望的微笑，癫狂的梦从此升了级——第二天，曹便对人扬言：“我见天要吃轻松饭，发大财，享洪福，现在虽穷，以后会富，皇帝朱元璋还讨过饭、赶过斋呢！”

事也凑巧，1982年春节将至时，曹家元打扫卫生，在木仓底下拾得《五公经》、《鲁班书》各一本，他立即认为是天赐之物。于是从此不再劳动，苦心攻读《五公经》和《鲁班书》。随后，四处传播：

“卯午之间，厥象维离，
八牛牵动，雍雍熙熙。”
“水火既济人民吉，手持金戈不杀贼。
五十年终君将臣，青青草自田间云。”
“山谷少人口，欲剿失其巢。
帝王称兄弟，纷纷是英豪。”

同时还散布：

“日月丽天，群阴慑服。
百灵来潮，双羽四足。”
“中国而今有圣人，虽非豪杰也周成。
四夷重泽称天子，否极泰来九国春。”
……

曹家元深信自己是“圣人”，也深知自己信了不

算，还必须让别人也相信。于是逢人便胡诌："中国将有圣人出世，使国安泰。"又诡称：梦中"神人指点"、"金龙附体"、"玉皇大帝扑身"……等等，利用当地人的迷信心理，玩弄"驱邪、治病"等伎俩，从自欺到欺人，开始公开装神弄鬼了。

巴中山乡，缺医少药，农民信神敬鬼，有病还特别相信"化神水"之类的巫医神术。

1982年3月初，青山乡一位专门从事"走阴驱鬼"之术的农民陈从强，听说曹家元是"玉皇大帝"下凡扑身，能化"神水"治病，立即邀曹到家，给病父化"神水"。曹装模作样，叫陈从强打来一碗清水，往清水里面放进七粒大米，然后眯起眼睛，托起水碗，口中念念有词：

"玉皇师尊在天上，众生遇难病在床，弟子化水除瘟疫，水到病除保安康……"说完，用手指在水中一阵乱划，然后亲自走到病人床前，说：

"请你老人家相信，我是真正的'玉皇扑身'，专为人民解除劫难。化水治病不收钱，好了给我传个名就行了。你大胆地喝，保准灵验，出了问题我负责任。"

陈从强在一旁鼓动："喝吧，神水喝下去就好。"

陈老汉信神，喝下"神水"，本来感冒发烧心里很难

受，一碗凉水下肚，感觉一下子好多了，病情竟渐渐好转。于是，曹家元大肆吹嘘“玉皇大帝”的“神水”包治百病。陈从强也向曹介绍了自己的“走阴驱鬼”之术，并拜曹家元为师。两个人从此狼狈为奸，陈从强成了曹的得力助手。他便是“玉皇登基”那场戏中扮演司仪的那一位。

曹、陈二人装神弄鬼，散布妖言，欺骗、恐吓群众，影响越来越大。一次和曹家元同院住的农民曹丕元说了一句：“我不相信有神”，竟挨了曹家元一顿耳光。另一社员曹玉元因半信半疑，遭曹痛斥，扬言，“要致死曹玉元”。曹玉元的家属听后，竟吓得痛哭流涕，扭着曹玉元去向曹家元作揖磕头，道歉求饶。曹家元趁机装模作样：

“我是玉皇大帝，下凡超渡众生。念你初犯，尚能悔过自新，又是曹姓家族，同院居住，饶恕你一次。条件是今后必须听我的话，叫你们一家人干啥就得干啥，若再三心二意，治罪不赦。”一阵恫吓之后，曹玉元竟成了曹家元的徒弟，并变卖了家中的口粮，买香烛供果，跟随曹家元和师兄陈从强行走四乡。

四月下旬的一天，陈从强获悉邻社曾经议论过曹、陈迷信活动的曹元俊之妻，与公婆闹纠纷，便借题发挥，在群众中诡吹：“我要给奸人曹元俊施个法，叫他两口子闹架、抹喉、上吊。”随即，用尖刀在水碗

里划了几下，说："曹元俊的祖坟里有个'乌老二'(蛇精)。"次日，群众得知曹元俊家里确实有闹架之事后，对陈的话更是深信不疑。

闹剧在升级，骗术也在升级。越来越多的受骗者拜曹家元为师，仅同水井吃饭的六户人家，就有四户在各自堂壁中，贴上了用红纸画的"观音菩萨"神像，许多人放弃农业生产，跟着曹家元、陈从强学习所谓"出神"。其中一个名叫马明华的女信徒，学"出神"学到了不要家、不要小孩的地步。我们来看一看曹、陈二人是怎样向马明华等人传授弄鬼伎俩的：

曹家元："如有人请你'问神'、'化神水'，先要眯起眼睛静坐一会儿，脚和身子由慢到快地发抖，同时手舞足蹈，嘴里要说'我是观音娘娘'扑身，化的'静水瓶'中的甘露水，救的是遭灾受劫的老百姓……"曹家元一边教唱一边作示范，马明华等很快学会了这第一课。

紧接着是第二课。

曹家元："我是真'玉皇'，人间吉凶我知晓，化水救民免灾星。信，保平安；不信，遭劫难，到那时，事已迟，劝弟子，莫迟疑，快觉醒，祸离去。快!快!快!做好事，传圣经，心虔诚，免灾星……"

第二课完后，陈从强教授"送花盘"，意即驱鬼除邪，方法如下：

一把铺满钱纸的篾筛子、一杯青油、一杯大米、一杯白酒、一个泥台插一炷香、一对蜡烛点燃、一块刀头(肥猪肉)放于筛子内。筛子由香主(当事人)端上,朝大门方向走在前面,巫师拿着令牌走在后面,巫师边走边念咒语:

"东西南北四方神,诸位神尊请安位。香主今日酒肴财帛酬谢你,诚请神尊保安宁。"

"天神、地神都请到,助我弟子除鬼妖。吊颈鬼、落水鬼、栽岩鬼、饿死鬼,香主今日备酒肴,香烛财帛打发你,香主待你很客气,酒醉饭饱滚开些!尔等若再不知趣,法师令牌不容你,呵令泰山压下来,叫你不得把身翻……"

如此等等,以马明华为首的众信徒,跟在曹家元、陈从强后面一步一趋,乱唱乱跳道:

我是天上七仙女,奉命下凡来传艺。
教化世人做好事,出神化水把病医。
我是天上犁山母,走下凡尘来传道,
眼前劫运凶得狠,出神化水救万民。
我是龙王三太子,翻江倒海才出世。
虔诚信神赐甘露,诽谤作乱压海底。
……

曹家元的装神化水,传播到各地。短短两个多月,就有巴中县的青山、福兴,南江县的朱公、风

仪、正直等5个乡200多名乡民前去拜曹家元为师，其中有四个人将亲生儿女寄拜给曹家元，前往求神化水者更是络驿不绝。

曹家元此时认为羽翼初丰，登皇帝宝座的条件已具备了，于是择定“吉日”，正式筹备称“帝”。

为了笼络骨干，他又封了如下官职：

大徒弟陈从强，为“清官”、“包青天”，负责办案、审案

二徒弟马明华(女)，为“观音圣母”、“女皇”，分管“化神水”，兼理内务

三徒弟蹇明秀(女)，为“犁山老母”，负责收徒事宜，助理内务

四徒弟曹玉元，为“龙王三太子”，专司财务、后勤和群众工作

五徒弟曹湘元，为“大将军”，负责治安、镇卫殿堂，兼程保密诸事

曹永玉、曹碧华、曹菊华、曹银华、曹金华、王秀英、曹爱华等七名女徒弟，封为“七仙姬”，负责宣传、文艺工作……

经过三天紧张的筹备之后，于是有了我们开篇描述的那场颇为“壮观”的“玉皇登基”闹剧。

5.3 “玉皇”登基，群丑称臣。“龙王三太子”作

乱，“曹玉皇”哭请大师尊玉帝平叛。愚人“道法”，拙劣之至。

陈从强宣布曹玉皇登位后，众信徒跪的跪、拜的拜、鼓掌的鼓掌。曹家元得意非凡，频频向下面挥手点头，然后慎重宣布：“我的名字，正式改为曹正位，不要再叫我曹家元，大家要记住！我是国家皇帝，大家要记住！”

正当曹家元宣读所封的各个神职时，殿堂内突然发生了“宫廷政变”——原来，“龙王三太子”曹玉元，见23岁的曹家元洋洋得意，居于众人之上，心里泛起一阵嫉妒：“我已是40多岁的人了，却站在一旁，木头凳子都没给我安排一个，还要我跪下磕头。迟早都得反了，干脆现在就反吧！”只见他一下子冲到案桌前，大声吼道：

“你是假玉皇，我‘龙王三太子’，晓得你的底细！你有啥资格坐在上面？给我滚下来！这个‘宝座’该我来坐！”

得意忘形的曹家元，像当头挨了一棒，不知所措地望着曹玉元发傻。暂夺皇位的曹玉元将曹家元一掌推开，自己爬到正中大圈椅上端端正正地坐着。刚登基的“皇帝”，一下子就被推翻了帝位，竟像棒打的呆鸟，木瞪瞪地站在屋中发愣。

跪在殿堂内外的善男信女们，见曹玉元坐上"宝座"后，乱了起来。有人指责曹玉元"是个人主义，不该在这个时候来取闹"。也有人说："管你'龙王三太子'坐也好，还是'玉皇大帝'坐也好，只要能保佑我们百姓有吃、有穿，没病、没痛，无灾、无难，我们都拥护。"……

"清官"陈从强不知所措，不住地喊："大家静下来，大家静下来！不要乱，不要乱！"

曹家元被推翻帝位，跑出曹家院，朝着东方作揖磕头，呼叫："玉皇师尊在上，弟子今日有难，向师尊禀报，请众位师傅助弟子平叛。"然后转身回到院坝里，乱跳、乱闹，指责曹玉元是"叛贼"，声嘶力竭地叫嚷："我是'真玉皇'，你'龙王三太子'要服我管。殿堂的正位子，应该我来坐。你曹玉元不赶快下来，我就要'施法'，治死你全家，大家都得不到好处……"

"清官"陈从强这时才回过神来。他借曹家元拜请师尊平叛之机，亦发动众人平叛，说："你'龙王三太子'应是'玉皇大帝'的属下，你应该尽快退位。不然，师爷发怒，我们都会受连累……"

"宝座"两旁的"观音圣母"、"女皇"马明华、"犁山老母"蹇明秀，见陈"清官"开了腔，也跟着喊：'龙王三太子'快下来！快下来！"接着，推

的推，拉的拉，把曹玉元从“宝座”上掀了下来。

众信徒听曹家元说：“大家都得不到好处”，又听陈从强说“老百姓也会跟着受连累”，恐吓之下，纷纷要求曹玉元将“皇帝宝座”归还曹家元。

曹玉元见曹家元禀请“玉皇大帝”等师尊助他平叛，又要“施法”治死全家，心里虚了。乘“观音圣母”、“犁山老母”等人往下拉的时候，让出了“宝座”，说：“我‘龙王三太子’接受各位的劝说，顾全大局，让曹家元坐吧!”他下了皇位，回到了自已原来的位置。

曹家元在众信徒的支持下，平息了一场让人啼笑皆非的叛乱，重新坐上了“皇位”。

只听陈从强喊道：“大家热烈鼓掌，庆贺曹玉皇化险为夷!”下面一阵掌声。曹家元定了定神，说：“陈‘清官’，再清点一下人数，看来齐没有?凡是曹家院子的人，不分男女老幼都要来。”陈答：“二婶、三婶两位老人病了，没法来。”曹发令：“找人背都要背来。”结果，真去把陈从珍、户大永两个生病的老太婆背到殿堂下跪。

曹家元说：“按家族辈分，我应给你们这些叔伯婶娘作揖磕头。今天，我是‘真命天子’、‘玉皇大帝’神位，你们应给我作揖磕头，受之无愧。”又说：“刚才，‘龙王三太子’的举动，使各位受惊

了，这是不应该发生的事件。不过，在'玉皇'师尊的护助和各位信徒、民众的支持下，叛乱很快平息，值得庆祝！'龙王三太子'曹玉元虽罪孽深重，但他尚能悔悟，且属初犯，我以仁政为怀，不再追究，以观后效。仍封曹玉元为'龙王三太子'，分管财务、后勤和群众工作，立功赎罪。其余各位，仍各行其事，慎司其职。""大家知道，过去我们家，落了几辈人的难，经常受人家的气，你们也一样，他们说我们曹家院子，没出一个'咬球(有本事)'的人，你们想一想，我们大家就甘受凌辱吗?!我的回答：不能，绝对不能!……"

这是曹家元有生以来最投入，发挥最好的讲话。曹姓人众，听后，当场表示衷心拥护。

最后，曹家元宣布昭旨三道：

一、守卫曹家院祖坟，防止坏人破坏坟地风水。"

"龙王三太子"指派曹氏本房曹××等6人，放弃生产，手持锄把、扁担，日夜轮流守卫在曹家坟冢。

二、凡为吾教信徒者，必须无条件地遵守以下规章和条例：

1. 尊崇上帝。每逢初一、十五，必须虔诚敬奉玉皇大帝、齐天大圣、关公等105位大师尊。

2. 绝对服从曹玉皇的统一领导、指挥和制裁。

3. 要坚定立场、信念，不得有半点质疑、动摇、变节行为。

4. 积极发展信徒。

5. 要精诚团结，同心协力。

6. 要与人为善，施仁政于人，以救人渡灾免劫为本。给人化水治病，不准收钱收物。

7. 要严守机密，不准向政府和机关人员泄漏消息。

8. 不准在市镇出神和化水，以免招惹麻烦。

三、苦练道法，救人免灾。

这一天的登基仪式结束了。晚上，曹家院子举行了“七仙姬歌舞晚会”，众信徒云集，周围民众也到场看热闹。

“舞会开始前，陈从强宣布：“真命天子曹正位‘玉皇’讲话!”曹家元拿腔捏调地说：“这段时间，大家都很紧张繁忙。特别是今天，各位劳累了一整天，更是辛苦。今晚，我同大家欢聚一起，养息一下精神。现在，邀请‘观音圣母’、‘犁山老母’带领‘七仙姬’为我们跳舞，唱歌!大家欢迎!”

“观音圣母”、“犁山老母”同发号令：“一、二、三、起!”舞队的九名“仙女”排成雁队，身作骑马式，手比纺纱样，口唱：“拉，啦，啦!多，多，多!”“树上的鸟儿成双对，‘七仙姑娘’儿下凡，来

与我同唱歌，'玉皇大帝'乐其中……"

一阵群魔乱舞，信徒们无不尽兴快意！

曹家元当"皇帝"后，继续装神弄鬼，并实施了如下"道法"：

"化神水"。四处鼓吹"玉皇大帝"就是曹家元，率领天上众"神仙"下凡，消灾救民，保人平安，"专为人化'神水'治病，出神驱鬼。"

"练法术"。曹家元宣传《五公经》："这几年劫运大，十里路上二人行，九女共一夫，有房无人住，有粮无人吃。""在五年之内不要开亲，不要新修房子，把生产看淡些。往后要粮有粮，要钱有钱。""要集中精力和时间，刻苦演练'法术'。"

在曹家元的亲自指导下，谋士陈从强具体组织了以《鲁班书》为教材的学习班，夜以继日，教练所谓"遁法、剪刀法、籠山法、粑人法、千斤榨法、定根法、邪神法、剑指法、中指法、五指法。……""曹玉皇"对众信徒称："练好后，能飞檐走壁，腾云驾雾，可以像神仙一样，四处飘游。一瞬间，可以到上海、北京、美国。口里可以吐出'神火'，石山可以化灰烬，要风有风，要雨有雨。手一指，枪炮就不响了。到那时，只需要一个人就可以统一全世界"。曹家元称："我有'仙根'、'慧眼'，所以上天把《五公经》、《鲁班书》赐予了我。我有105位师

傅：玉皇大帝、观音圣母、犁山老母、太白星君、齐天大圣、包文政、龙王三太子、关公。……”

曹家元颁发了“御旨”，强调集中时间演练。致使曹家院子内，练道法的善男信女，终日忙个不停。

他们练的所谓道法有如下几种：

一、“腾云驾雾法”。

二、“定根法”。

三、“箍山法”。

四、“剪刀法”。

五、“千斤榨法”。

六、“剑指法”。

以上法术是否灵验？且看曹、陈二人是怎样通过种种“示范”来蛊惑乡民的：

1982年5月中旬的一天，摘帽地主分子曹南山与社员若干人，去曹松元家里。曹家元、陈从强、马明华、蹇明秀等正在“练道”。曹家元叫陈从强作“定根法”示范表演，让观众们看看。陈从强领悟曹家元的意图，故意眯着他那双鹞子眼，嘴里灌着鼻音念“定根法”咒语，围着桌子顺走三转后，说“施法”结束。“观音圣母”马明华，心有灵犀一点通，与曹家元交换眼神之后，故意东倒西歪地做起动的姿态却又站不起和走不开的样子。过了一会儿，曹家元说“不好受”，叫陈从强立即“施解脱术法”。陈从强

又如法炮制，嘴里念着"定根法解法"咒语，围着桌子逆走三转。曹家元随即离开桌子，大加赞扬："陈从强，你学法术，心诚认真。进步很快。这个定根法术，算你基本上学到手了。大家都要像陈从强那样勤学、苦练……"

乡民曹松元与马明华，因家事吵架打捶，马明华故用手指在曹松元背后比划了几下，趁其不防，顺手一掌，将曹松元推倒在地。在场劝架的人去拉曹松元，马明华说："你们不要拉，我使了法的，我不叫他起来，他就休想起来。他敢动，我就念咒病死他。"曹被跌痛了，难以立即起来。曹家元趁机走到曹松元跟前，对大家说："马明华给他施了'定根法'的，你们怎么能把他拉得起来呢?我是玉皇大帝，把'解脱法'念一遍后，曹松元再不起来，我就施'千斤榨法'，让他永远起不来!"曹松元听到恐吓，立即站了起来。

他们师徒表演的骗术，拙劣之至，却迷惑了在场的一批信徒，其原因正因为他们是信徒，信则灵。

5.4 守祖坟，化神水，练道法，万众停产，四乡跪拜。一朝覆亡，"玉皇大帝"戴上手铐，"观音圣母"行政拘留。文盲丛生，曹家沟会只出一个"皇帝"吗?

自5月16日，曹家元登上“真命天子”、“玉皇大帝”、“国家皇帝”的“宝座”以来，周围的男女老幼，成天忙于看守曹氏祖坟，“出神”化水和演练“道法”，很少有人下地劳动。这就露了馅，引起了有关方面的警觉。区、乡派出的大战“红五月”生产检查组，来到这个村，发现以曹家元为首装神弄鬼，使巴中县的青山、福星和南江县的朱公、凤仪、正直等五个乡的部分无知群众受到愚弄和欺骗，还有200多人先后跪拜在曹家元等人膝下，求神化水，严重影响了农业生产，造成了极不良的社会影响。于是，工作组及时上报巴中县公安局，公安局马上立案侦查。

……

正当曹家元等人，在曹家院子给南江县去的四个妇女化水和操练腾云驾雾“道法”之际，县公安局的侦察员、乡治安员、乡人民武装部部长和村党支部书记等人，出现在曹家元面前，分别给“玉皇大帝”曹家元、“包清官”陈从强带上手铐。并责令曹家元等人交出了闹皇帝的全部罪证。囚车呼啸而去，将首犯曹家元、主犯陈从强押送县公安局审查。

与此同时，对积极参与闹皇帝事件、装神弄鬼的“观音圣母”、“女皇”马明华、“犁山老母”蹇明秀、“龙王三太子”曹玉元、“大将军”曹湘元，以及借机兴风作浪、击鼓助威的摘帽地主分子曹南山等

五人，予以行政拘留审查。……

曹家元等人的皇帝梦终于破灭了。为了肃清影响，政府及时在巴中县青山乡与南江县朱公乡的结合部召开了群众大会，揭露事件真相，使当地的群众受到了一次深刻的教育。

然而，要彻底消除这个让人啼笑皆非的“皇帝”事件的恶劣影响，却需要作出长期、艰巨的努力。

曹家沟闹皇帝，从开始到结束，短短的几个月时间，受骗人数之众，让笔者瞠目。值得注意的是，装神弄鬼的这些人，很大程度上自己就真相信，曹家元是“真命天子下凡”,“玉皇扑身”。他们自己也真的是观音再世，龙王三太子转体。愚人先自愚，这确实不是简单的“愚昧”两字可以概括得了的。这种病态的希望后面，隐藏着一种笔者无法准确概括的东西。

值得注意的是，“玉皇登基”仪式上，跪倒在曹家元膝下81人中，未满15岁的少年儿童，竟占23人。联想到农村不断增高的辍学率，一些家长不愿让孩子上学，却很愿孩子学“巫术”的现象，笔者不禁要问，如果这种状况不改变，那个牵动亿万人心的“希望工程”如何实施?曹家沟会只出一个“皇帝”吗?

六、大巴山系列之四：祸乱“朱皇帝”

6.1 审判庭。罪犯：朱仕强。案由：以封建迷信手段，奸淫妇女，毒打群众，并宣称“皇帝登位”，公开杀死两条人命。

1980年12月2日，做了七天“皇帝梦”的朱仕强被逮捕了。

囚车在颠簸的山路上行驶，发出尖厉的鸣叫声。小河沿山而行，山连山、岭连岭，空气清新而透明。在那连绵起伏的大山之麓，星星点点散落着茅舍、竹林。绝对的寂静。如果置身在这丛山峻岭之中，得走上几里，甚至几十里地，才能见到一个村庄。这里的猪圈、草垛、晒坝、菜园、井眼，处处浸透着山里人的辛劳，散发出山区农家特有的清香。

这就是大巴山。

朱仕强透过囚车上小小的窗口，一次次回望这块燃烧过他欲望邪火的地方。这里的一切，是那么熟悉，又那么陌生……一切恍如昨日，他觉得自己的精神彻底崩溃了……

那是一个酷暑天，烈日像针尖一样拨弄着人们的皮肤，刺痛刺痛的，汗水在朱仕强紫铜色的背脊上流淌着。他丧气地扔下锄头，摘下已成毛边状的草帽扇着。他甩了甩手臂，雨点般的汗水哗哗而下。“背太阳过山，苦啊”。朱仕强手搭凉棚向远望去，看到的是不尽的山脉，感觉到的是悠悠的热风，寂静的山谷只有烈日晒在庄稼地里的毕剥之声。在这个落后、封闭的山区里，人们重复着千百年来的简单劳作，以换取最起码的生存条件，周而复始，年复一年。朱仕强泄气地一屁股坐在田埂上，心里幻想着有一天彻底摆脱这一切。

仍然是一个酷暑天，朱仕强赶场回家，路遇一位自称“半仙”的老者。怀着好奇和侥幸，朱仕强咬牙掏出两角钱，请他为自己算算何时转运。老者正襟危坐，捋着胡须，眯缝着双眼打量了他半天，又用双手摸了摸他的头，然后，问了生辰八字，口中念念有调，过了半晌，突然哈哈大笑起来：“掏钱，快掏钱，我看相20年，你是第一人，有幸，有幸。”朱仕

强一时摸不着头脑，不等他反应过来，老者道："你看上去天庭饱满、地角方圆，双手过膝、双耳垂肩，是大福大贵命。"一席话说得他喜上眉梢，他激动地抓住老者的双手，几乎泣不成声："我给您磕响头。"

"大福大贵、大福大贵"，路遇"半仙"之后，朱仕强既兴奋又纳闷，兴奋的是居然有人说自己是大福大贵命，没准儿自己真有好运在后头。前半辈子是自认倒楣了，高小毕业的他，时时不安于当一个老实巴交农民的现状。纳闷的是自己外公何泽明就是当地小有名气的"风水专家"，他为何从来没有这样说过我?整整半年过去了，"福、贵"却仍无踪影，成天也没心思干农活。他仗着略懂医术，时不时蒙点零花钱，常常在街上闲荡，似乎在期待着"奇迹"的出现。

一天中午，他饥肠辘辘，不由驻足在一家餐馆面前，望着厨窗里黄亮亮的烤鸭、卤鸡发愣。一股股刺激胃口的香味扑鼻而来，他努力闭住气，咽了咽口水，下意识地把手伸进口袋。遗憾的是，空空如也的口袋里，只有四五个硬币在叮当作响，他无限眷恋地回顾了一眼那只最最肥大的烤鸭，悻悻地想道："哼，老子有朝一日时来运转，两条裤子重起穿，稀罕你这个!"

他似乎觉得充实了些，但肚子却更无情地咕咕叫着。

“仕强！”背后有人喊他。

他回头看时，是小学时一位同学。这位小学班上有名的“老夫子”，如今肩宽体胖，脸上红亮红亮，一身上下，挺挺括括，大有春风得意之神情。这同学一把拽住他，不由分说，把他拉进了饭馆。

“老同学，多年不见，来，喝两杯！”老同学豪气十足地叫来了十几个菜，红红绿绿，热气腾腾，并为他斟上了一杯“剑南春”。

“老同学，几年不见，都干些什么啊？瞧你这副窝囊样，混得不行吧？”那同学一边大嚼着鸡鸭鱼肉，一边上上下下打量着他。

朱仕强有些无地自容，他望着桌上香气四溢的酒菜发愣。是呵，他干了些什么呢？挖地、挑粪、栽秧、打谷、背太阳过山，最多当当赤脚医生，走乡串户，用他贫乏得可怜的医术去蒙混几个零花钱……

那同学豪爽地硬塞了两张10元的票子在他口袋里，感叹道：“有句话不能不说给你听。这年头，‘马无夜草不肥，人无横财不富’，谁有钱谁就是大哥。你总不能老这样下去呵！”

三杯酒下肚，令朱仕强头晕目眩，感到人有些轻飘飘的。“总不能老这样下去！”老同学的感叹连同醉

人的酒使他浑身发起烧来。告别老同学后，他踉踉跄跄地出了饭馆，晃晃悠悠地走在回家的山路上。阵阵凉风吹来，他深深地打了个呃，这时，那个称他将要“大福大贵”的老者影子在他眼前晃动。对了，他像突然得到什么启示，一头撞进了他外公何泽明家里。“咚”的一声跪在何泽明面前。

“外公，把您老人家那些手艺都教给我吧！我朱仕强这辈子不能再晃荡下去了！”何泽明感到有些突然。因为，在他的眼中，这个外孙对他这一套是从来不感兴趣的。这是犯了哪根筋？何泽明一把扶起他，正色道：“你早就该有出息了。干我们这行也不容易，不过，有子不教，父之过也，有技不传，师之罪也，我身为老辈，眼见后人无能，也坐不住哇。”何泽明要朱仕强立誓，决不三心二意，学好这欺人蒙财之道。于是，耐心教诲，把那套搞封建迷信骗钱的工具，诸如卜卦、印板、神位、香蜡等，连同那套看阴阳、观风水、算命测字、化水烧纸、道场咒语等把戏儿一并传给了朱仕强。

朱仕强看得明白、学得认真，很快进入角色。一天赶场，他也在路旁为人算起命来。当一位看上去十五六岁的姑娘犹犹豫豫地从一大堆签中抽出一根时，他装模作样地看了又看，口中念念有词，叹息道：“唉——”

“怎么啦?”姑娘焦急地问。

“最近几天你不顺。”

“是呵，是呵，为什么?”

“签中说，你不宜出远门。”

姑娘眼圈一下红了，低下头不吱声。朱仕强见状，又补充道：“你只要再抽一签，也许就会转运。”姑娘立即又掏出伍角钱来，抽了一签。果然，签上写着：“时来运转”。姑娘脸上立刻露出了笑容，直给他作揖：“多谢，多谢!”

四五个旁观者一片喝彩：“真神，真神!”立即又有几位男男女女要朱仕强给算命测字，他轻而易举获得了成功。数着一叠叠钞票，朱仕强有些得意，有些陶醉。他一路春风一路梦，直奔家门口，不想，他二嫂陈天芬早在屋外恭候他了。

“仕强，恭喜。”陈天芬行了个道礼，说：“如今你也学了手艺了，咱们二人欺地不欺天，月亮坝头耍弯刀——明砍。论学手艺，我在你先。先者为王，你为小，我为大，要是弄了钱，你得好好孝敬大人我。”

朱仕强眼睛直直地愣盯着嫂子，陈天芬两眼微闭，一副死乞白赖的样子，满脸布着杀气。

朱仕强心中掠过几丝不快，但仍笑嘻嘻道：“自然，自然。”

陈天芬一把把他拉进里屋，让他下跪，一边点上香一边说："记住，往后行巫收钱，每块钱要抽三角三的头，孝敬大人我。"

朱仕强只好发誓照办。心里却忿忿道："你他妈的想得美……看来，凡人与神仙都兴'向钱看'；你陈天芬挺会装蒜，还以'三'字为掩护，你那点肠子谁个不知道!"

陈天芬，一个34岁的乡下女人，如今已是远近闻名的巫婆。从朱仕强发誓那天起，陈天芬和何泽明就时不时地享受着他的"进贡"。朱仕强虽也时不时有些收入，毕竟富不起来。况且，他的胃口已越来越大，他被膨胀的欲望困扰着。那天，他躺在床上，一口气抽了半盒劣质烟。

"他何泽明、陈天芬算哪把?不就是一个行将就木的老头子和令人恶心的臭女人么?为什么他们可以做'大人'，我就不能做'大人'呢?我应当是这个世界上最大最大的'大人'。我是大福大贵命，应当有人为我下跪，我应当每天吃鸡鸭鱼，我应当腰缠万贯。当然，有几张"大团结"也行，我应当有除老婆外的更多的女人，我应当衣来伸手，饭来张口。……"

"他终于看到自己坐在皇帝的宝座上，文武百官向他称臣；他稍一挥手，便有侍从端上山珍海味；左妻右妾，三千宠爱在一身；宫女们翩翩起舞，他如坠云

里雾中。

"下去！"

囚车嘎地一声停了。朱仕强从座位上腾地一声站了起来，头差点撞在车棚上，一位公安干警推了他一下，他戴着铁铐的双脚并拢着从车上跳了下去。

连绵起伏的大山不见了，矗立眼前的是一幢高楼。

门口挂着白底黑字的牌子，上面赫然写着：达县公安局。

朱仕强一下瘫倒在地。

"你知道你犯的罪行吗？"审判长声色俱厉。

"我知罪。""朱皇帝"失去了几天前的淫威，他终究是没见过官的"土包子"。他所见到的"大官"充其量是乡长罢了。

"上面宣读的案情审结是不是事实？"

"是事实。"朱仕强脑袋都快勾到裤裆里去了。

"你还有什么要说的吗？"

"我……"还说什么呢，只有怕死的恐惧。

在审判长犀利而威严的目光下，朱仕强睁开布满血丝的双眼，环顾了一下周围墙上贴着的黑白分明的大幅标语。突然，他咚地一下跪在地上，像一只受伤的狼一样嚎叫起来："我，我有罪！请政府宽大呀！宽大我呀！"

"起来!"审判长凛然地敲了一下桌子。

他惊了一跳，抬头望着审判长冰冷的脸。

"嘻，你不是皇帝么?原来是个十足的窝囊废!"讥笑声是从一位女公安干警的嘴里哼出来的。

立刻，四周响起压抑不住的轻蔑、憎恨与嘲笑的嗡嗡声。审判长冷静的嘴角稍稍动了一下，旋即用眼睛示意大家："静"。

法庭是严肃的。

审判长站了起来，宣读道：

被告：朱仕强，男，44岁，汉族，高小文化，四川省营山县大庙公社人，1960年迁居达县龙滩公社八大队二生产队务农，1980年12月2日被逮捕。案由：以封建迷信为手段，奸淫妇女，毒打群众。大肆进行反革命宣传，并宣称"皇帝登位"，公开杀死两条人命……

朱仕强睁大眼睛，环视着周围的一切，觉得头又沉又疼，双腿发麻，半醒半梦之间，他似乎又回到了那一幕幕丑剧中去……

6.2 山村奇闻：神汉加泼皮，靠二十个荷包蛋当上"皇帝"。

1980年11月21日。

朱仕强匆匆扒完早饭，就去赶场了。临走时给他老婆马井翠扔下一句话："鸡生蛋，给我留着，晚上大人我要喝两口哩。"马井翠嘴上应着"是哩，是哩"，心下却生着闷气："一年三百六十五天，鸡生了蛋都被你吃光了，从不顾我们婆娘儿女！"

22日早上，马井翠一觉醒来，摸摸旁边，冷冷的：死鬼一夜没回来。她翻身起床，心里犯了疑："他到哪里去了呢？说是去赶场，场离家不过20来里，半天打个来回还可以割一背箩草，莫非……

她匆匆穿好衣服，推开房门，正巧，朱仕强的妹子朱仕芳气急败坏地跑来了。

"嫂哩，快！哥在金石那边疯啦！又唱又跳的！还不快去看看！"

"这个死鬼，他咋疯啦？"

"谁知道。"妹子也弄不清究竟。

"打不打人？"

"谁知道。"

马井翠拉着还喘着粗气的妹子，就往陈天芬那里跑。

"嫂啊，你干的好事！"马井翠把陈天芬从屋里拉出来，说："前天晚上你和仕强凑在一起都嘀咕了些什么呀？瞧，他一出门就疯了！"

陈天芬不慌不忙地掏出一盒皱巴巴的烟，点燃一

支，吐了两个烟圈，说："井翠，你这人说话好没个准星儿。大路朝天，各走半边，他疯了跟我有什么相干？老实说，也是遇着我这个人，要是人家——哼，非逮你个诬告罪不可！"

她瞧着马井翠发了愣，这才放下脸来，换上笑脸，附在马井翠耳边如此这般了一阵。

马井翠得到指教，稍稍放了心。便和小姑一起，风风火火地赶到金石公社高峰大队六生产队。

此时，朱仕强正在他叔岳父马某家，装神弄鬼半天后，实在困了，便索性倒在床上，紧闭双眼，一方面装做离世入仙模样，一方面正好借此小憩一番。马井翠赶到这里，便按照陈天芬所嘱方法，在朱的额头上拍了三下，连喊三声"大人"。果然，朱仕强回过神来，缓缓睁开眼睛，问了一句："什么事？"

马井翠说："我的天爷，你醒了，哪里不舒服？要不要请医生？"

朱仕强翻了她一眼，骂了句："你钱多了！"

马井翠是个糊涂人，没懂朱仕强的意思，又急问道："都说你疯了，有这回事么？"

朱仕强火了："蹬"地坐起来，狠狠地啐了一口："呸！你才疯了！……"

马井翠傻愣愣地瞧着朱仕强。朱仕强倒在床上，不耐烦地挥挥手，大声吼道："去去去，给老子煮几

个荷包蛋来！”

马井翠满肚子不高兴，但夫命如山倒，只得到别人家下好话借鸡蛋。一边走，一边嚷嚷道：“皇帝似的，尽要人侍候！”

这句话倒是一下点醒了朱仕强。“皇帝，我干嘛不可以做皇帝呢？我是大福大贵命，我要做皇帝！”他清楚地知道，这里的村民们对鬼神的迷信程度。

马井翠把蛋端来了。朱仕强却躺在床上不起来，大声说：“快把队上的人都喊来，我马上要当皇帝了！刚才玉皇大帝托梦来，要我在这里住七天。七天之后，我就要登位了！”

马井翠又愣了：刚才都是好好的，怎么一下子就变成皇帝了？朱仕强见马井翠站着不动，瞪着一双眼睛吼起来：“臭婆娘，还不动！快把人喊来！再煮20个‘龙蛋’，来的人每人吃一个！”

朱仕强这一招十分厉害。来看热闹的20来人，每人都享受了一个热气腾腾的荷包蛋。朱仕强说：“这是我登基的‘龙蛋’，给你们每人吃一个，吃了百年有福。怎么样？吃了舒服些吗？”

人们都暗暗问自己：舒服些吗？当然，能白吃一个鸡蛋，总归是舒服的。平时，这里的村民们谁舍得吃上一个鸡蛋呢？鸡生了蛋，总是小心地攒集起来，一二十个鸡蛋，便可换油盐钱了。人们有些糊涂了，莫非

朱仕强真的要做皇帝了?不然，谁舍得这么多鸡蛋?

面对面面相觑的人们，朱仕强更感到如鱼得水。他沉吟了一下，突然跳下床，手舞足蹈，伊伊呀呀地哼着谁也听不懂的歌，哼哼唧唧了半天，人们从中只听懂了一句：他是皇帝!

6.3 人类进入信息时代、电子时代、太空时代，却还有人膜拜神权、皇权、强权。听说是皇帝，乡民大朝拜。“皇上有旨，要娶四十八个夫人!”

荒唐之事竟然发生在80年代的第一个冬天，人类已多次登上月球，高科技广泛运用，电子时代，信息大爆炸……但这却是一个真实的故事，它让人难以置信，但又实实在在地发生了——

人们怯生生地给朱仕强下跪了，先是几个、10个、20个，最后是几十个。下跪的人上至80来岁的老人，下至六七岁的儿童。下跪的人中有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妇女队长，有民办教师、赤脚医生；半身不遂的残废人也来了，是请人背来的。人们跪在地上，三呼“万岁”！口称“大人”，沐浴“皇恩”……

朱仕强既然是“皇帝”，“臣民”们必然要进贡。他的20个荷包蛋换来了若干只母鸡和若干个鸡蛋。他吃饭要人喂，睡觉要女人陪，甚至上厕所也要

人扶……

朱仕强既是"皇帝"，当然得有"三宫六院"，像他自己宣布的那样，要有"48个夫人"，于是他大施淫威，任意奸污妇女……

朱仕强既是"皇帝"，"臣民"也必然可以任意由他打骂。他手持木棒，残酷地毒打无辜的人们，而人们却无怨言，以为这是"浩荡皇恩"……

愚昧让人们发疯，无知成了朱仕强得逞的契机。

从22日到26日，人们给朱仕强连续下跪了五天。最初，人们还将信将疑。朱仕强看准了几个平日最迷信的老人，以威胁的口气相逼。这几个老人怎敢得罪上天和鬼神?于是便战战兢兢地跪下去了。

这里的村民们的风俗历来是老带小，强欺弱。人们见几个长辈跪下了，自己有什么理由不跪呢?连最了解自己男人的马井翠心下也惊异地思忖，自己的男人莫不是真的要做皇帝了？为什么这么多人百依百顺给他下跪?陈天芬真神，教我的"拍三下"还真灵。眼见着人们虔诚地下跪，没见过这阵势的马井翠真真相信自己男人是皇帝了。于是，做"正宫夫人"的欲望便也教她乖乖跪下了。

人们在走火入魔。

23日是朱仕强正式"登基"的日子，他叫人在门外阶沿上放了一把马架椅，上面铺了一床被盖，椅子

前面放了一张小桌子——这便是这位“皇帝”登基时的全部家当。朱仕强装模作样坐在马架椅上，翘起二郎腿，对跪在阶下的几十个人“传旨”了：“今冬明春有大灾难，山要崩，地要平。我现在是玉皇大帝，对我忠、给我下跪的人，可以免受灾难，享受皇恩，否则……”

在人们的脑海中，“玉皇大帝”可以呼风唤雨，法力无边，是谁也惹不起的。朱仕强环顾着他脚下的这帮“臣民”们，嘴角露出得意的微笑。他淫邪的目光落在了16岁少女马××、青年妇女唐×(大队赤脚医生，共青团员)、李××身上。他点名要四人跪到前面来，并封她们为一、二、三、四品“夫人”，说：“我现在是玉皇大帝，我要娶48个夫人，给我做夫人的可以享受皇恩，享福一辈子。”又说：“现在由我做皇帝，就从这里登基，一直登到京城。……”

这番胡话居然没让大家从中醒悟，相反对他敬畏三分，可怜的人们啊！

22日晚，朱仕强当着其妻马井翠的面，奸污了自己叔岳父马志16岁的女儿马××！

23日晚，朱仕强威逼这个马××，连同他封的“夫人”李××，马××、马井翠赤身裸体地跪在面前，然后五人同床，连续奸污了她们！

27日，马某见女儿被奸污，到公社报了案。朱仕

强恐罪行败露，连忙逃到岳父马家。在马家无理取闹，装神弄鬼，把马家的门窗、家具、碗灶砸得稀烂！

当天下午，朱仕强又窜到龙滩公社九大队四生产队舅舅何光发家。在这里，他大施淫威，装做已死去的外公鬼神附身，要做“皇帝”了。何光发深信不疑，为虎作伥，于是，又有一大批人为朱仕强下跪。当晚，他当着下跪的10多人的面和其妻马井翠发生性关系，并扬言说做“皇帝”就得这般“光明正大”。接着，又要三人扶着他去解便，并威逼这三人喝了他的“龙尿”。这三人中，竟有一人是知书识礼的学校教师！……

6.4 贫穷滋生罪恶，愚昧供奉暴虐。“皇帝”坐“龙廷”，杀死两个“反王”。

悲剧，发生在被科学和文明遗忘的角落。

此处是大山和森林显示顽强生命力的地方。山上，密林蔽日，各种不知名的小灌木封锁了人们曾经踏出的小路。脚下是厚厚的落叶和松软的土，鸟雀在树枝间飞来飞去，周围散发出一股股霉味和土腥味。山下，是人们开辟的土、田和堰塘，建筑了属于自己生存栖息的领地。在这块土地上，劳动、吃饭、睡觉是人们生活中的三件大事，他们对这三件大事的关心

远远超过了宇宙飞船上天和美国总统大选。他们中的许多人甚至没有见过火车，他们有着追求幸福生活的热情和毅力，也有听天由命的迷信和麻木。有了大病小灾，一定会千方百计请来巫婆、道士和神仙，花上十元二十元办上一桌酒席，请他们画符、化水、做道场，驱神逐鬼，求保平安。即便是打针吃药治好了病，他们也会暗暗感谢菩萨显灵……

就在这样一块土地上，朱仕强以身试法，在七天时间里，实现了他憧憬的拥有绝对统治权和掌管“生杀之权”的“皇帝”梦，杀死了两条无辜的小生命。

那天，即1980年11月27日，朱仕强从岳父家逃出后，又窜到舅舅何光发家里。他一进屋，便装着他死去的外公何泽明的阴魂附体，又唱又跳，又打又闹，把个何光发吓懵了。

“你谁呀?”何光发问。

“我是你爹何泽明。”朱仕强说。

“你回家来做啥呀，爹?”

“我要登位做玉皇大帝了，还不快去买火炮来爆!”

何光发唬的不行，忙着买了几串小火炮，噼噼啪啪地爆起来。

火炮一响，村里人都来了。何光发首先下跪，接着一大帮人也跟着下跪。朱仕强越发来精神，手执竹

尺，威风凛凛地站在土台上，说：“我是玉皇大帝，今天登位。你们都给我跪好，谁不听话，杀！”

何光发的女儿何碧芳背上背着七个月的女儿邓琼，怀里抱着两岁的女儿邓汉英，她们被这场面和杀气腾腾的朱仕强吓坏了，竟放肆地哭起来。

朱仕强发怒了，大吼一声：“何碧芳，把这两个反王甩出去！老子登基哭什么丧！”

何碧芳没动，朱仕强上去就是两耳括子。何碧芳流着泪，只得站起来，把两个孩子抱到灶屋里。

孩子仍然哭。朱仕强暴跳如雷，命令何光发把两个“反王”甩到院坝里去。在院坝里，孩子还是哭。

朱仕强铁青着脸问何光发：“我是谁？”

何光发胆怯地说：“你是我爹。”

朱仕强啐了一口，说：“呸！你只知你爹，我是皇帝！现在我命令你，立即把两个反王甩到冬水田里处死！”

人们面面相觑，惊呆了。

何光发讲的是“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说是“皇帝”之命，怎敢违抗。他把两个孩子从何碧芳手中抢出来，放到了冬水田里。对于“处死”，他留了一手，这毕竟是自己的亲外孙女呀。

此时正值秋末冬初，山区的气温已经接近零度了。两个孩子倒在冬水田里，撕心裂肺地哭着，两岁

的邓汉英还能喊几声“妈妈”，七个月的邓琼却连哭也哭不出来了。

何碧芳发疯般地冲出屋去，把两个孩子从冬水田里抱起来，抱进灶屋里，用母亲的体温去温暖她们快要冻僵的身体。

“妈妈，外公要打死我……”邓汉英突然能讲这样完整的话了。

何碧芳紧紧搂着她，哭着说：“你要听话，不哭外公就不……”

何光发又撞进来了，这回气势更盛。他接受了朱仕强最后一道“旨令”——“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父要子亡，子不得不亡。”他疯狂蛮横地从何碧芳手里夺过两个孩子，扔到院坝中间。何碧芳被推倒在地，绝望地呼喊：“爹，你不能——你不能呀!”

但是，一切都晚了!朱仕强顺手抄了一把锄头，几步跳到院坝中，只两锄头便结束了两条无辜的生命!

这个丧尽天良的刽子手杀了人还不解恨，又把孩子的尸体扔进灶坑；还不解恨，又掏起来，塞进草堆，点火焚烧。半小时后，两个孩子竟成了焦煤般黑糊糊的肉团!

何碧芳昏过去了。

何光发两手垂立，虔诚地跪在朱仕强面前，问：“爹，您老什么时候登位呢?”

……

惨无人道的悲剧就在这20世纪80年代发生了！更为震惊的是，事发之后竟是一个上学的学生路遇此情才赶到公社报的案。从11月21日到28日七天中，朱仕强随心所欲做他的“皇帝”，愚昧的“臣民”们居然没有人觉醒！甚至五天后，朱仕强被逮捕时，还有人问：“他不是皇帝么？皇帝也要被抓吗？”再后来，朱仕强被判了死刑。人们才恍然大悟，啊，原来如此……

事情已过去数年。当我们撰写这篇纪实文学的时候，我们正踏在大巴山的土地上。大巴山——这个有着光荣革命传统的老根据地，孕育过革命的风雷，产生过将军、诗人、作家。在它的首府达县城里，一幢幢现代化的高楼拔地而起，当我们披露这起发生在大巴山的“皇帝”闹剧时，稍有科学文化知识的人都会感到触目惊心！震惊之余，人们更为关切的是：决不能让这样的悲剧在祖国大地上、在科学与文明的今天再度发生！

七、胶东半岛："大圣王朝"与"女皇晁正坤"

翻遍古今中外的史书，自从盘古开天地，自从有了尧舜禹，从夏商周春秋战国秦汉晋到隋唐宋元明清，哪有个"大圣王朝"？

笔者敢断言，这不是杜撰。

任何篡改历史和把历史当面团随意捏的人决没有好下场。

"大圣王朝"是一群没有丧失意识的狂人演出的一出"疯人剧"，曾经惊动了公安部，调动了全国上万名干警缉拿骨干分子。

7.1 潍坊国际风筝招商节后，联防队抓获"大圣王朝""内阁大臣"。上万干警紧急出动，缉拿要犯。

公元1988年8月6日。

渤海之滨潍坊市的一个大型国际性活动刚刚结束，大街的喧闹、宾馆的拥挤倏然消失，连潍坊市内唯一的板桥山公园也没有了川流不息的人群，显得分外空旷。粘在白杨树洋槐树法国梧桐树枝干上的蝉肆无忌惮地聒噪，使本来热得叫人喘不过气来的天气，更添了几分烦扰。

他松了口气。因为内部通报潍坊市的这次国际性活动中，除了有二千名外宾四万名内宾外，另有三个盗窃团伙流窜此地，也想趁机大捞一把。因为他当过兵学过擒拿术，所以公安局点名，把他从铁厂保卫科抽调出来参加潍坊联防队。谢天谢地，这次潍坊除了一个外宾丢了装有二千五百美金的鳄鱼皮钱包又在出租汽车上找到外，仅有十几位"内宾"被小偷掏包。据说还不是那三个流窜来的盗窃团伙所为。三个盗窃团伙发现潍坊公安局有许多高手，怕在此"翻船"不得不乘车南下……

他想睡一觉。这些日子太他妈累了。搞大型活动、企业商业第三产业都赚了，公安部门只赚了一身的疲劳，连一枚纪念章都得不到。他把标志他是联防队员的红袖章取下掖在裤兜里，去哪儿睡?有了，板桥山公园。

赤日炎炎似火烧。在板桥山公园西北角的丁香丛

中有几把双人椅子，在花荫下躺着眯一小觉是最惬意不过的。尤其是三伏天。不过，越是偏僻处越容易成为热恋青年男女的领地。他们不希望世界的干扰。

还好，有8对椅子被人占了，贴花墙的椅子未发现相互偎依的男女，他加快了步子走过去，使他大为扫兴的是一个小个子男人早躺在那儿并发出了如雷的鼾声。假如不是小个子当枕头的黑色手提包落在椅子下面，还露出一个手电筒一卷花花绿绿的东西，他兴许另觅歇处也不会发生下面讲述的故事。可是，联防队员的责任心驱使他走上前，哈腰把手提兜从地上捡起来，他想喊一声小个子别他妈光顾睡，连随身携带的东西都不要了，丢了还得找派出所报案，给我们的联防工作抹黑。小个子睡得那么香甜，嘴不住的吧达吧达着，像是品尝什么美味佳肴。他把到嘴边的话又强咽了回去，想想自己的困乏，他不忍心干扰小个子的美梦。他再次哈腰捡那个手电筒，小个子警觉地坐起来，下意识地夺过手提兜紧紧搂在怀里，好像老太太抱着独生孙子，怕被日本鬼子抢去摔死将要断后的惶恐和紧张。

他对小个子的不礼貌很反感，啐了一口唾沫训了他一句，出门在外别光知道睡，小心连你自己也丢了。他在一转身的工夫发现小个子手提兜里有镶着黄边的红布，样子极像是什么旗帜。职业的敏感促使他

抓住了红布角儿，这是什么?没什么。我看行吗?不行!你随便检查别人的东西是对公民人身权利的侵犯，是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民法的践踏。小个子的脸很白，讲话很流利很像是个知识分子。

他从裤兜里掏出那个标志。他把联防队员的红袖章重新套在左臂上，又亮出潍坊市公安局签发的临时工作证，他命令小个子必须接受检查，否则就跟他去派出所走一趟。

小个子并不示弱，掏出身份证工作证工会会员证，声明他是中共党员酒泉镇中学的副教导主任。他联防队员有什么了不起，随意检查别人的东西，我要去控告你，说着他硬夺回去了红布角儿。

他发现小个子色厉内荏，便又强行夺回镶黄布的红布，迎风抖开一看，上有黄布做的几个大字——“大圣王朝万岁”。另一块布上是“神圣敬天大旗”。他又捡起一张红纸，纸上还散发着浓烈的油印机才有的那股汽油味儿。纸上的第一行字又大又规整：告真民书(一号)。下面的内容极其恶毒：

真民们：

当今人间灾害突起，水灾、火灾、风灾、震灾、雪灾病疫等相继发生，原因何在?由于民不习正，坏人横行，不敬天不信仙不孝敬父母，贪财恋色，尔虞我诈，当局者昏庸，贪赃枉法，鱼肉百姓所致，故使天

怒人怨降此大难……

这他妈不是反动传单吗?你他妈横个屁，跟我上派出所。小个子早抓起手提包撒鸭子跑了。他像伤枪的兔子早没了党员、副教导主任的威风。

站住，你小子是反革命!

这时候，他的同伴赶来了。同伴叫马有臣，是柴油机厂的老工人，也是抽来搞联防的。今天他俩一个班，负责城南片的联防。神差鬼使在关键的时刻，马有臣也来到板桥山公园。老马老远听到喊声，他问，王志强，咋唬个熊?老马，截住他，小个子是反革命分子，他有反动传单反革命旗帜。

满园的青年男女听到喊声都站起来，用目光搜寻追捕的目标当热闹瞧，却无一人参战，好像反革命只“反”了联防队员一家的“革命”。更有胆小的怕动了真家伙，猫着腰向园外逃去。

马有臣恢复了抗美援朝当侦察兵与李承晚士兵搏斗的虎气，一个箭步窜上前，一个扫膛腿就让小个子闹了个狗吃屎。老马抓着小个子的后衣领拎了个脚不沾地。杂种，哪儿跑，再跑敲断你的狗腿!

气喘吁吁的王志强夺下小个子的黑色手提兜，他把里面的纸全掏出来——红白黄绿各色齐全，一种颜色一样传单，《大圣王朝口号》、《告真民书(二号)》、《青华圣教教纲》……

小个子煞白的脸上沁着豆粒大的冷汗。他讷讷自语着谁也听不懂的话，三姑、老爷保佑正坤圣主，我没完成任务你的护身符不灵。

马有臣、王志强拧着小个子的胳膊，走，去派出所。

在潍坊城南派出所审讯室里。

小个子做了比较彻底的交待。小个子叫李愚，中共党员，酒泉镇中学副教导主任。他和一个叫玉兰的姑娘结伴去西安市插"大圣王朝"的红旗，张贴90份传单。车票已经买好，因为晚间乘车，他就在板桥山公园睡一觉，玉兰姑娘趁机进市里逛商店去了。

城南派出所长老黄亲自审讯李愚，他发现此案重大。

你们的"大圣王朝"的皇帝叫什么名字?住哪儿?她叫晁玉华，今年39岁，现居酒泉镇，使黄所长不敢相信的是，C机场的离休干部"老团长"，还有卫生队长等人，帮助晁玉华在C机场家属宿舍"老团长"的家内搞的女皇登基仪式。

"女皇"晁玉华昨天召天"内阁近臣会议"，组织九组人马，每组的组长领头分赴北京沈阳长春四平福州南昌西安青岛烟台上海潍坊济南等十四个城市，分别去插"大圣王朝"的红旗张贴传单，大圣王朝的

武臣、某部离休干部王有声率人赴北京，把红旗插上天安门……

如果“女皇”晁玉华的计划得以实现，必然会在各地引起混乱。

黄所长以最快的速度把审讯情况报告了潍坊市公安局，市局领导马上向省公安厅汇报，省厅立即报告了公安部。公安部调动了现代化的通讯工具，命令有关的公安干警百倍警惕，务必把“大圣王朝”的骨干分子在插旗之前全部抓获。

读者可以凭借自己的想象就能得出结论：“大圣王朝”一朝覆灭是历史的必然。“大圣王朝”同无产阶级专政相比，等于肥皂泡去撞巍巍的泰山。

当 1990 年 4 月 15 日潍坊市中级人民法院院长宣读了对晁玉华、王有声等“大圣王朝”反革命集团首犯主犯的正义判决之后，随着几声清脆的枪声响过，这个轰动全国的反革命集团大案就宣告结束了。

“大圣王朝”的建立本来是一场疯人导演的闹剧，参加这场闹剧演出的角色留给人们的思考是无穷的……

7.2 晁玉华，一个缺乏魅力的女性，居然做起了“女皇”梦。“三仙姑”治病，真的有灵。老道士卜卦，晁有“帝王命”。

笔者不想用过多的笔墨去描绘晁玉华如何无聊而又滑稽地扮演玉皇大帝，扮演金童玉女扮演玉皇大帝的三个女儿——大姑二姑三姑去为他人治病。据有关人士介绍，晁玉华的的确确把患有“偏枯”“癌症”，被各地大医院判为不治之症的患者从死神手里夺回了生命。据晁玉华讲，她没学过医没读过医书，只是遇到什么病人脑子里就有一个治什么病的药方，那是玉皇大帝赐给她的特异功能。而陪伴晁玉华睡觉的玉兰姑娘说，晁玉华常看医书看《民间验方大全》。我想，假如晁玉华至今仍然继续装神弄鬼为医疗事业并不发达的农村老百姓包括一部分国家干部、现役军人及其家属们治病而且不勒索财产，决不会发生这一出“大圣王朝的疯人剧”的。

我翻阅过这位当代“女皇”的全部案卷，也亲自聆听了负责这位“女皇”专案的潍坊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介绍过晁玉华行医的情况。一次高烧，烧得晁玉华颠三倒四胡说八道，事后邻居告诉她，她是玉皇大帝的三女儿下界，她能救灾救难。晁玉华还谦虚地笑笑，我哪有那么大的本领。不不不，邻居的女人说，你肯定会看病，你看，我肚子鼓胀吃过饭老是疼吐酸水，……晁玉华突然变成一个男人声音说了一个药方，那女人记在心上回去照方抓药，果然病好了。

晁玉华从此成了酒泉镇一带的名医，成了有名的

玉皇大帝的三女儿——“三姑”。

她无非是利用人们头脑中残存的封建迷信思想和急于治好病的心理，一半用药一半利用患者的心理，装神弄鬼使部分患者治好了病。长此下去，顶多是个批评教育和正确引导的问题。

世界是多元而又复杂的。

大概为了报答晁玉华的救儿之恩——酒泉镇建筑公司经理大庞夫妇亲自陪晁玉华去青岛崂山旅游。

就是在这次旅游期间种下了“祸根”。

大庞是初中毕业生，他学业不成功事业却很顺利。30岁就当了镇建筑公司有职有权的一把手。他活得很自在。唯一不顺心的是他有个多灾多病的独生儿子苗苗。苗苗生下来就屙绿屎，长到四五岁，几乎吃啥屙啥严重消化不良瘦得皮包骨头。为治苗苗的病，大庞和妻子英子没少花钱没少跑腿没少求大夫。花钱多少大庞并不在乎，他搞企业承包连奖金加工资一年收入万儿八千的绝无问题。格外得的好处还不计算在内。更何况现在某些有职有权的人挣钱越多花钱的地方越少。更何况子女、父母看病不享受公费医疗可以开享受公费医疗人的名字，照样拿到单位报销。遗憾的是若干个大医院有高级职称的大医生连一个小孩子消化不良的病都不能根除。

大庞的妻子英子向丈夫介绍晁玉华如何如何妙手

回春包治百病，还能把死人救活是远近闻名的活神仙，不如找晁玉华给苗苗看看病。

大庞过去在镇召开三级干部会上见过晁玉华。

晁玉华绝对缺乏女性的魅力，面色黑不溜秋，见过她的男性绝对不会产生任何的非分之想。在生活作风上她也绝对正派，她与任何人都无淫乱关系。她只有小学文化程度，当过三年妇女队长，管过两年计划生育，没上过医学院校连赤脚医生都没当过她怎么会看病?

英子见大庞摇头勃然大怒。狗日的鳖操的，老娘说话你权当耳旁风。晁玉华不会看病怎么连军队的"老团长""老功臣"都求她，人家治好癔症心脏病，连中学的小个子教导主任都找晁玉华治好了腰腿疼病。你不找她治苗苗的病，苗苗有个三长两短我与你拼命!

大庞在建筑公司内部是绝对的权威。但他也和许多丈夫一样患有严重的"惧内病""妻管严"，就是人们常讥讽的"在单位咱怕谁，在家里谁怕咱"的那号"男子汉大豆腐"。大庞怕老婆在酒泉镇小有名气，当然他更怕宝贝儿子一旦完蛋，直接关系到庞家后继无人的大问题。罢!急病乱投医，他还是和英子一起带着苗苗去找晁玉华。

晁玉华问每一个患者及其父母，不是先问病而是

先问身份。晁玉华问明了大庞的身份，冲大庞笑了笑，你信三姑?大庞说信。信给你儿子治不信就算了。信则灵不信则不灵。我信我信三姑你治吧。晁玉华净了手燃上三炷香请来了“三姑”，“三姑”说了一个偏方并赐给大庞一碗“仙水”。英子如获至宝，用“仙水”为瘦骨嶙峋的苗苗服了药。药到病除第二日苗苗消化转入正常。

一个月后苗苗又白又胖脸蛋儿红扑扑的像熟透了的富士苹果。

大庞和英子是有恩必报的小两口儿。他俩带上绝不低于一千元价值的厚礼去答谢晁玉华。在大庞看来拿这些东西也报答不了晁玉华大恩，为治苗苗的病大庞花费了几个一千元。

晁玉华只看了看大庞夫妻带的礼品，就把手挥了挥拿走拿走快拿走。英子以为三姑嫌少，忙说三姑咱们之间来日方长。晁玉华笑笑：你们这是误会了我的意思。你们是看轻了我，我治病纯粹是救死扶伤实行人道主义，是积德行善扶正压邪。你们把我当成图财行医的神婆子是狗眼看人低，我不是你们那些贪赃枉法索贿受贿的瘟官儿。你们给黎民百姓办丁点大的屁事儿不答谢三番二次都不给好脸儿看。大庞你拿来这些东西腌臜了我们门庭，你有事坐一会儿没事你快走，别误了我给人看病!别人时间就是金钱，对我来说

时间就是生命!

一番话羞辱得大庞无地自容。大庞最清楚自己的公司，每包一项大一点的工程不花个三万两万的给主事儿的头目就休想签合同拿利润。拿出工程费用的2%~5%做回扣，成了建筑部门的公开的秘密。当然主事儿的头们也不是没良心，收了回扣决不难为建筑公司，工程质量验收或是追加一部分投资怎么也少不了三万五万，吃亏的是国家受益的是个人与集体。可是，一个装神弄鬼的女人为人治好了病却不收分文，看她那神气决不是假装正经。大庞红着脸儿提着大包小裹同妻子离开了晁家。

滴水之恩当以涌泉相报。大庞总觉得晁玉华情深难报，他两番来找晁玉华诚恳地说，三姑(当地人都这么称呼她)，你若有要我大庞办的事儿我大庞就是上刀山下火海肝脑涂地也在所不辞，上回来那是我两口子的一点心意。

晁玉华淡淡地笑了笑，施恩图报的人是小人见识，我不会轻易求你，要说话你只有一件事儿——啥事三姑有事尽管吩咐。我想求玉皇大帝保佑你大庞的老婆孩子一年四时八节平安顺利吉祥如意。

这是三姑积德行善，是革命的人道主义，三姑的心地太好了。大庞感激涕零，假如真那样我代表英子苗苗衷心感谢您三姑，我大庞今生今世不能报答您的

大恩大德，来世我情愿变牛变马任您骑任您打。

假如说原来大庞对晁玉华装神弄鬼装腔作势有几分反感，现在他觉得晁玉华是高尚的纯粹的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

晁玉华却把脸冷下来，大庞我不喜欢卖糖的光耍甜嘴皮子。我让你办的事儿你能办吗?什么事三姑我保证办。你入党是不是得填个表办个手续提干也得填个表送上级部门批准备案哪?对对对。这就对了，我想求玉皇大帝保佑大庞一家平安吉祥你得写个文书。

大庞犹豫了。他明亮的大眼睛眯了眯。眉宇间的疙瘩散了又聚聚了又散。

晁玉华的面部露出了明显的不快。她扫了大庞一眼几分鄙视地"吭"了声，大庞你走吧走吧，我早就知道你们一家不敬奉玉皇大帝。土改那年，酒泉镇东门外的玉皇庙玉皇神像就是您爹那个老王八喂的领人砸的，你那苗苗肚子不好实际上是玉皇大帝对你的报应，我是乞求了玉皇大帝他老人家才开恩救了苗苗，你走吧，往后苗苗出事别再找我!

大庞脊背上像通过一股强冷空气。额头上沁出密密的冷汗，三姑您别生气，我写我写还不行吗?

大庞做玉皇大帝弟子的文书笔者看过，大庞的入党申请书我也见过，如果不是受篇幅限制我真想把这两篇奇文呈献给读者，二者之间有惊人的相似，只是

一边开头是"敬爱的党支部"，一边开头是"敬爱的玉皇大帝"，一边是向党表忠心，一边是向玉皇大帝表忠心。看了这两篇奇文真叫人难以置信，信奉马列主义与信奉玉皇大帝都是同等的虔诚，两个绝然不同的灵魂怎么会出自一个驱壳。

大庞为报答晁玉华，用他掌管的吉普车为晁玉华登基坐殿立下了汗马功劳。

大庞还是出于报答之心吧，他和他的吉普车载着晁玉华，为大庞的一个亲戚请来"三姑"看完病之后，又载着晁玉华赴青岛崂山旅游观光去了。

大庞陪晁玉华当然不会忘记英子，他们游览了崂山瀑布游览了上清宫下清宫游览了中国第一个皇帝秦始皇游览巡视过的山头之后，晁玉华眼界大开。"江山如此多娇，引无数英雄竞折腰"的名句重新涌现在她的心头。她在为自己叹惜。终日装神弄鬼在乡间奔波，除了混个酒足饭饱别的一无所得，白他娘的活了。

晁玉华带着万千的感慨和思绪来到一片竹林旁。有个青衣阁帽的老道在爻卦抽签。

据说《周易》《八卦》是中华民族的瑰宝是世界科学的皇冠。我从小不知受谁的影响一直把这当成封建迷信。大概跟我一个观点的人至今大有人在。今天我才知道外国早把《周易》《八卦》翻译了过去并一

直在认真地加以研究，用以军事科学用以天气和地震的预报用以制造现代的科技仪器。科学的东西本来是科学的，如果被人利用到迷信的程度就会害人。

晁玉华也相信《周易》《八卦》，当然她不是为研究科学，她想预测一下自己的命运。她看到老道士摆的卦摊对身旁的大庞说，现在我心里很乱，我想交一卦。

大庞忙掏钱。你去交吧，我这儿有零钱。

晁玉华把大庞掏钱的手按住。自己从怀里掏出一把零钞走近卦摊。大庞觉得自己是中共党员，看交卦抽签太掉价太对不起自己的身份，他没随晁玉华上前，离卦摊五步之遥站着，不过卦摊上的一切一切他都看得一清二楚。

老道士——不知是真道士假道士，反正他打扮得像个道士，看上去慈眉善眼童颜鹤发有几分的仙风道骨，他捋了捋花白的胡须展开晁玉华抽的第一卦签，他眯上眼看了几遍，突然眉头舒展重新打量着其貌不扬的晁玉华“啊”了一声。

晁玉华的心一阵慌乱，她不知卦上是吉是凶是福是祸。老道长，是福不是祸是祸躲不过。我是个明白人爽快人心胸博大的人，照卦上说的直讲无妨。

老道士显现出惊喜的神态且声音降低八度，我从25岁摆卦摊，50年来还是第一人抽着这一卦。晁玉华

迫不及待地催问。老道长你别卖关子是吉是凶你说吧！呵呵！大吉大利，是天下第一卦你听着，卦上说，君生今世大富贵，金銮坐殿第一人，文武百官具参拜，万寿无疆管万民，您有帝王之命呀！

晁玉华此时的耳膜像有千钧的霹雳在轰鸣，血液在血管里不安分得像驰骋在草原上的野马。她扬了扬手，老道长你再念一遍念一遍。

老道长似乎理解晁玉华的心情，清清嗓子一字一顿地又念了一遍卦辞。晁玉华字字句句铭记心头。她惶然一笑。人容易发现别人却难于发现自己。卦辞像一面明镜让晁玉华把自己看了个一清二楚。她把捏着零钱的手又放回怀中，掏出两张十元的人民币递给他。拿去老道长买茶喝！谢谢！把那两张卦再念一念？不必了不必了。

大庞听到晁玉华的卦辞与英子相视一笑。妈的。一个晁玉华神神道道的为人治个病还凑合。她还能坐金銮殿？扯他妈的谈。可见抽签算卦纯粹胡说八道。不过，晁玉华走到这夫妻身旁的时候，大庞还是恭维了一句，三姑，你本是玉身龙体呀。

晁玉华脸儿一阵红，别胡扯，这可不是闹着玩的，走吧走吧快走吧。

崂山之行已经种了祸根。后来晁玉华又结识了"狗头军师张"，才彻底改变了她的命运。当然这个

"张"不是"四人帮"里的那个张春桥，他叫张金健。

张金健是个初中毕业生。三分天灾七分人祸造的大饥馑那年他差点丧生。1962年他听从关东归来找老婆的人说，吉林省松江河森工局上马正在朝阳镇通化沈阳火车站挂着大牌子招工。只要是青壮年森工局都要。招了去就吃粳米白面猪肉炖粉条子，月工薪300元以上。吃粳米白面猪肉炖粉条子的诱惑对"低标准瓜菜代"的张金健来说无疑是地狱与天堂之别。他下决心远离家乡闯一闯松江河森工局。于是他飘洋过海，按着全国分省地图在茫茫的长白山区大森林中找到了松江河森工局。森工局的确招过工。不过中国人太多，也怨张金健来得太迟，松江河森工局招工指标早已满员，他只好在这座森林小镇上乞讨。幸好附近有个盛产人参的屯还接纳"盲流"，他便在那儿落了户。

栽培人参不仅技术性强劳动强度也大。伐木刨土扛苫参板是农村最累最苦最危险的工种。再加上连苞米高粱都不能满足供应，张金健心中虚幻的天堂破灭了。他幸好结识了一个"麻半仙"。此人因看了半部"麻衣神相""相术大全""孔明占星术"而且长了个紫黑的大麻脸而得名"麻半仙"，张金健拜"麻半仙"为师，整日跟他胡吹海唠悟出了几分"天机"，

为他人看手相面相观星象能判出一个人的吉凶祸福。当然给人家看相一定是说可上可下可前可后模棱两可的话，让人家自己去实践去理解。张金健三年师满想游乡串户混碗饭吃，一场红色大风暴席卷了神州大地，连长白山里的小山沟也不例外，麻半仙被扣“牛鬼蛇神”大帽子批斗，他只好按兵不动等待时机。一直到“四人帮”覆灭，实行改革开放之风刮遍齐鲁大地，先行一步的渤海之滨从城到乡人民生活直线上升，张金健随着从关东返回山东的人流，回到了那块人杰地灵的热土。

张金健是从乡亲们的闲聊中知道了晁玉华。他灵机一动想与晁玉华搞联营准能发大财。晁玉华以玉皇大帝金童玉女大姑二姑三姑的名义开出的药方所需要的药，他开一个专供药房。黄金有价药无价，当个万元户不费举手之劳。他托人捎信传话要见见晁玉华。

晁玉华在酒泉镇四周极有名气，还没有人这么大架子捎话见她。她问捎信人张金健是个什么东西，要见就来见，为什么兴师动众捎信传话。

捎信人故弄玄虚，说张金健可不同凡人，是半仙之体，在东北跟白山老道学业十载，上知天文下通地理，阴阳八卦阴宅阳宅相面相星象无所不通。

捎信人一讲，晁玉华的心一阵乱跳。前夜她做了一个梦，梦见从东北方飘来一片红云，似乎云端上有

一个声音在喊她，来吧晁玉华，这里有你的宝座有你的天下。她追了上去，发现红云下是一个荒岛，天昏地暗使她进退两难。红云和声音都消失了。这时有个白发之人挑个红灯指路才使她迷途知返。莫非这个梦就应在张金健的身上?她连忙告诉捎信人，千万千万请张大师于明晨八时在小河崖村晁玉秀我二姐家相见。

张金健按时赴约。

晁玉秀的丈夫姓赵是正儿八经的庄稼人。这一家对晁玉华装神弄鬼极其反感，两家断了往来三四年。又是晁玉华治病使晁玉秀一家不得不拜倒在她的脚下。

晁玉秀的大儿子赵大昌在场院里睡觉，落下了风湿性关节炎，疼痛难忍，入院治疗花了近千元，越治越下不了床瘫在床上。来院探望大昌病情的邻居朋友抱怨晁玉秀赵大昌母子守着好医生不找，晁玉华虽说神神道道真治好了几百号病人，你们舍近求远多花冤枉钱惹人笑话还活遭罪。晁玉秀问儿子咋办?大昌说，妈，我是共青团员，一向反对封建迷信，看不起牛鬼蛇神巫医神婆子，就是腿疼断了，我也不找三姨那个神婆子胡折腾。话虽这么说，赵大昌的腿又疼又麻痛苦不堪。亲友邻居不由分说把赵大昌抬出医院，抬到晁玉华家。

晁玉华对二姐晁玉秀和外甥赵大昌不求她看病极

为恼火。如今他们走投无路登门求神，叫晁玉华又喜又恼，她要拿一把教训教训晁玉秀、赵大昌。你们走错门了吧?有病去医院，有大夫有好药，你们又有的是钱，找我干什么?

赵大昌恨不能一步跨出他三姨家，只恨自己的双腿失去活动能力，闭着眼躺在担架上"吭哧吭哧"直喘。晁玉秀恼羞成怒，责骂晁玉华，好哇小三丫，你这忘恩负义的，咱娘死了，你连奶牙都没褪净，是谁拉扯你长大成人?你见死不救，你拿亲外甥不如旁名外姓人，我这就走，咱以后没你这个三妹，你没我这个二姐，咱永远不再来往。

晁玉华的丈夫是个厚道人，死活不让晁玉秀走，他责骂晁玉华不该如此绝情。晁玉华冷冷一笑，最后还是点燃香烛，大发慈悲请来了"金童"和"玉女"二位大仙"会诊"，为赵大昌开了药方并赐了一碗"仙水"。

这些情节不是笔者杜撰。有关人士介绍，晁玉华开的药方送药检部门检验过，的确符合药典，也的确治好许多人的病。赵大昌的病也是如此，他用了晁玉华的药，喝了"仙水"，他的风湿性关节炎真的就好了。笔者写这个情节决不是为晁玉华歌功颂德，不这样写，无法说明晁玉华为什么迷惑了五百多人加入了她的"青华圣教"，更何况生活中也的确有其事。

赵大昌治好了病，对晁玉华不能不信服。两家的关系恢复如初。不然晁玉华不会安排张金健到晁玉秀家相会。

晁玉华对张金健这个人很感兴趣，他40多岁的人，没半点皱纹，面皮白皙，眸子明亮有神，文质彬彬有几分仙气，见面就给晁玉华一个信任感。晁玉华却让张金健大失所望。他根据看过的相书，没有发现晁玉华有主贵的面相。他用相书对照当代领导人看过相，这些伟人各有千秋，或英俊或高大或威武或丑陋或机敏。晁玉华没有任何惊人之处。不过，张金健发财的欲望很快冲淡了心头的不悦。他猛然间记起“麻半仙”所言，你忘了“麻衣神相”，也不可忘记了“人不可貌相海水不可斗量”的古语，不主贵之相可能就是大富大贵之相。

不能以貌取人，有的人金玉其外败絮其中，有的则是败絮其外金玉其中。

张金健想试探试探晁玉华的“金玉”“败絮”成份各占多少。

晁玉华亲手把晁玉秀泡好的特级茉莉花茶端给张金健。她开门见山地说，金健大哥，听说你是上通天文下知地理的活神仙，你能给我相相面吗?

张金健被晁玉华几句话，说得心底升腾起一股甜丝丝的滋味儿。他走南闯北还没有任何一个人称他是

活神仙，吹捧的话无论如何比骂人的话中听。他干涩地笑笑，大妹子实不相瞒，这几天我在黑山观日峰上夜观星斗，天禽星座璀璨无比光照酒泉镇。天、天什么星?天禽星也就是那个那个紫微星，就是古今中外的帝王总统领袖人物顶的星象。秦始皇唐李世民大明朱元璋都顶天禽星。

晁玉华心又是一颤，金健大哥，你不愧是活神仙，你真是慧眼识英雄，实不相瞒，前几天我去青岛崂山抽了一卦，卦上说我是"金銮坐殿第一人"。你说的天禽星光照酒泉镇，跟这卦上说的是不是一回事儿?

张金健一怔。这个女人是帝王将相之命?他重新端详晁玉华，她果然不似乍见面那么难看。她眉宇之间有一股灵气。他顺嘴说，咱们这一带出过一品阁老、皇帝娘娘，可算是人杰地灵。这天禽星闪光发亮我看必是应在你的身上。

假如在一月之前有人这么说：晁玉华有帝王之相，她自己都会认为是百分之一百地对她讽刺嘲笑。现在却不然，她从崂山抽签以来就扪心自问：我能当皇帝吗?她没得出肯定的答案，在这一瞬间她认定自己定是帝王之命无疑。她轻声说金健大哥，等我登基坐殿那天，我定封你为护国军师，你有奇才是不可多得的栋梁之材。

精神病?张金健有几分惶恐，他瞥了晁玉华一眼，发现晁的神情是刚毅自信的。他脑袋倏地通过一股热流，假戏真做地扑通跪倒在地谢主龙恩谢主龙恩。

快起快起张神仙。晁玉华把张金健拉起来，现在不必行此大礼。到有一天可以说这一天已经为期不远了你再率文武百官朝拜。告诉你吧张神仙，我现在就有了五百弟子啦。弟子?什么弟子?张金健越发摸不透这个女人到底有多少奥秘。实话对你说，我是玉皇大帝的三女儿转世。他们叫我三姑就为这个。

晁玉华想当皇帝是最近的事儿，她想在一方说了算却是由来已久。

1982年由于早已实行承包，农村的生产队干部名存实亡，晁玉华的妇女队长自然也架空。一个偶然的机会，她生了病，成了能治病的“玉皇大帝”的三女儿三姑之后，找她看病的人络绎不绝，她想搞一个组织，自己在家憋了几天叫“青华圣教”。她看过宪法，宪法上允许公民有信仰自由，我创一个“教”叫人信还不行吗?当人民法院的审判员审问她“青华圣教”代表什么意思时，她说我的“教”老中青都要，这不有个“青”字吗?我这个“教”在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不是有个“华”字吗?我这“教”是神圣不可侵犯的，所以叫“青华圣教”，教诲天下弟子。1983年开始收弟子，到她召见张金健，她的弟子已经达到

500人。她想在第一天把五百弟子召集起来，其阵势大大超过一个生产队吧？

晁玉华把身边的黑色手提包打开，拿出一摞大红纸递给张金健。你看，这是我的弟子写的文书。

张金健慢慢展开红纸念叨着上面的名字。

每念一个晁玉华就介绍一下人物的身份。假如不是后来张金健亲眼见到过这些弟子，他绝对不敢相信凭这样的人物会入什么"青华圣教"。他们中间有党员，有县团级干部，有现役军官，有厂长、经理、科长、民警、所长、村长……

看罢"青华圣教"弟子名单，张金健的思想产生了一个大飞跃，跟着三姑干，说不定能弄出点名堂来！三姑，我服你了。你看得起我，叫我当军师，我感恩不尽。不过，眼下咱得吃饭穿衣，我听说你给人看病常开药方，我想开个药房专供你使用，利润咱"二五"分成。

呵呵！晁玉华笑得很无奈，你太不了解我晁玉华啦，告诉你我想发财早成10万元户。我给别人治好了病，人家拿一二千元的东西答谢我，我连眼皮都不抬一下。我不懂医，那不是我的本领，那是玉皇大帝金童玉女大姑二姑三姑的本领。我怎么敢贪天功据为己有，这不是亵渎神灵吗？

张金健越发不理解这个"三姑"，那你？他几乎

忘记了天禽星闪光的话茬，好半天才把“那你图什么”这话咽回肚去。

唉！我去青岛崂山归来之后，连着几天几夜没睡好觉，你想一想张神仙，如今世风不正，惹得天怒人怨连降大灾于世，眼看快到龙年了——

龙年怎么了？张金健不知晁玉华为什么在此时提到龙年。龙年有说道。什么说道？什么说道？咳！你张神仙没看破这一点？1976年丙辰属龙年，那一年唐山大地震天崩地裂，吉林有星坠落，那年连续死了一代伟人……按天干地支排，后年1988年又逢戊辰年又是个龙年。还得有大地震，还得有大灾大难，还得改朝换代，改朝换代是天意……

看不出这个只有小学文化的晁玉华知识面很宽，“忧国忧民”“胸有大志”，说不定真能成了气候。张金健原是虚情假意曲意逢迎，无非想利用晁玉华赚几个钱，现在他被晁玉华的胆识所折服。兴许真是天意，玉皇大帝派她来拯救天下黎民。晁玉华一旦功成名就，在北京登基坐殿，封我为护国军师是个什么地位？相当于今天的国防部长？还是参谋长？不对，起码是政治局常委那一级，人大委员长最少顶个国务院副总理吧？

晁玉华变戏法似地从兜儿内又掏出一个纸卷儿，张神仙你看这是什么？啥？张金健猜不透这个纸卷是什

么，像猜不透晁玉华何时能登龙霄宝殿一样迷惘。

这是一个0.5m×1.5m的长卷，木刻印刷在黄书纸上，张金健一个只有初中文化水平的人展开长卷左看右看横看竖看都无法领略长卷上的意思。三姑，这、这不好懂。呵呵，亏你是个活神仙，这是一部天书！天书？对！天机不可泄露，我把你当成人才让你一睹"天书"的奥秘。

这部"天书"的出现反映了酒泉镇一部分人的心态。

公元1986年8月，酒泉镇有个农民拆除一所旧房，这是前清时期的建筑，毫无文物价值，与20世纪80年代的建筑搅在一处极不协调，更主要的这是一处危房，再住下去会发生人命关天的大悲剧。房主人决定拆除翻新，在拆除旧房时一个工匠发现墙内藏了一个纸卷，房主人是个半文盲。在场的人文化水平高的没有，他们反复琢磨这长卷，没看出个子午卯酉，拆房的主人就没拿它当宝贝顺手扔在大街上，扔的时候骂了一句："娘的天书是吧？"正巧几个放学走来的小学生捡起扔掉的"天书"，把它展开在大街上拉着玩儿，小学生捡了房主人的话头，嚷，看天书喽看天书喽。有个下了班的女售货员听到孩子的嚷声，夺下"天书"，没弄明白是啥玩艺儿。她想起了晁玉华，她找晁看过病，晁玉华为她请的"三姑"下凡开的药

方。女售货员想，玉皇大帝的三女儿是上界来的神，肯定能读懂弄通这部“天书”的，晁玉华也准会喜欢也算是对晁玉华的一份报答。女售货员不但买卖商品动心计，为人处世也高人一筹，她善于变“废”为宝。

果然，晁玉华得了“天书”如获至宝。她找来《辞海》、《辞源》逐字逐句把“天书”通读了一遍，也没弄明白“天书”的含意。看不懂也不要紧，既然邻人都知道她得了一部“天书”，她得让“天书”发挥作用，她便在“天书”的背面写下了她自己创作的“青华圣教”教纲。其中有这么几句“皇图巩固/金童玉女/功晁符使/悉仗真香/普同供养/青教救人……”

晁玉华望着张金健，从他的神态中，她看出他对通卷“天书”一无所知。她笑了笑说，我费了几个月的工夫才破译这卷“天书”，你看背面，那是译文，你看，这句“功晁符使”一句是什么意思？

初中文化的张金健不愿在只有小学文化的晁玉华面前显露出自己的肤浅。他诡秘地一笑，还用说嘛，天书上讲得很清楚，神州大地非晁莫属呀。天意不可违。三姑，你就是不想登基坐殿，玉皇大帝也不会答应的。

晁玉华开心地笑了。她暗自庆幸遇到了知音，张

神仙，将来我登基护国军师非你莫属了。

张金健这次是真心实意地要磕头谢恩。没等他跪下来就被晁玉华制止了。晁玉华见腕子上的表时针指向 11 点，就高喊姐姐有好酒好菜快上来招待我的军师。

酒至半酣，张金健说，三姑要救国救民，我再送你三本书。啥书？一本《女皇武则天》一本《大风歌》，大风！大风会唱歌？不，是说吕雉，也是一个女人当皇帝的故事，还有一本《江青外传》。

晁玉华原来有几分聪明，听书名就猜透了张金健的意图。书在哪儿？赶明日我叫人送您家。好，张神仙你立了第一功。明天我去找老功臣王有声，合计合计择吉登基。

三姑，登基别忘了我。我为您牵马坠蹬万死不辞。

7.3 老团长、营长册封"武臣"，忠心"保国"。某机场家属大院举行的登基仪式。祭印。

1988 年 8 月 8 日 0 时左右，王有声和秀娥姑娘在北京清华大学附近的电线杆贴下两张"大圣王朝"的标语，然后迅速赶往天安门。王有声在晁玉华面前曾经拍着胸脯发誓，誓死要把"大圣王朝"的红旗插上

天安门城楼。他正在履行他的誓言。王有声和秀娥刚刚走过新华门口，就被早已张开的法网拢住了。

在北京市东城区公安分局审讯王有声时，一个公安干警百思不得其解地问王有声："共产党员是无神论者，信仰马列主义，你为什么相信封建迷信?"

王有声：我开始不信，可是，晁玉华看病时劝人行善，看病不收礼，也的确治好了瘫痪病人，我的弟弟、妹妹的病找医院没治好她给治好了，她教育人要廉洁，不要贪污受贿，教我要孝敬父母，我被感动了。

……

王有声是某部离休干部。建国前参加革命，入伍几十年混了个正营级，刚刚离休不久。据说他在部队服役期间是出名的牢骚大王，对一切人都看不起，大有怀才不遇之感。王有声参加反革命集团并成为主犯决非单纯被晁玉华能治病不收礼所感动。当晁玉华刚组织"青华圣教"吸收王有声为弟子的时候，王有声就看到了自己的"光明前程"，有他亲笔写的诗为证：

今有名仙胡九荣/喜收忠臣王有声/百般健康永保平安/光明前程走马上前/凤主铜台永保江山/为国栋梁官正民安/红云升起辈辈升官/凌云壮志天保安全……

王有声当个营级干部当然满足不了他的私欲，他

希冀的是"红云升起辈辈升官"，他本人想当一个朝廷命官。

晁玉华从酒泉镇赶到G县干休所，找到王有声，告诉他，近日来她在青岛崂山抽卦，在酒泉镇小河崖村与活神仙张金健相遇所言"天禽星光照酒泉镇"，以及"天书"所云，她要登基坐殿是属天意时，王有声丝毫没有感到这个神婆在故弄玄虚。他几乎忘情地抓起晁玉华的手跳了起来，三姑，我早就看出你是龙身凤体，我盼望的这一天终于快来到了。

"老功臣"，晁玉华总是这么称呼王有声，你说句实话，现在我登基坐殿时机成熟不成熟?王有声一拍大腿，怎么不成熟?早就成熟了，三姑快登基吧!

王有声急切盼望晁玉华登基的心情超过了晁玉华本人，这完全出乎晁玉华的意料之外。她感到一阵惬意。作为共产党员的王有声会完全明白，晁玉华登基坐殿会取代的是什么?晁玉华压住心头喜悦，故意说，登基坐殿可不是儿戏，弄不好会这样子的。她把五指并拢在脖子一横。王有声笑笑，没啥了不起的，我跟着三姑干，我相信三姑会成功的，办吧!晁玉华摇摇头，现在办为时过早，比如，登基总该有个国号吧，总该有个章程吧，总该有文武百官，总该举行个仪式，服饰、经费、号令、一切一切。……王有声挠挠头，对!还是三姑考虑得周到。三姑肯定有了考虑。

嗯，这国号我琢磨过，时下再立新朝重创新纪元，就要纠正乾坤，干脆叫“正坤”元年如何?好好好!绝对地好!说出这句话，连王有声自己都不知道自己什么时候学会了这么奴颜卑膝这么会讨人欢心。在他离休之前，他在领导、同事和下级面前，总是保持着一副神圣不可侵犯的老功臣老革命老资格的高傲与矜持。此时他的灵感大发，三姑，登基之前你还得去考察一番。去哪?中共一大在上海召开，上海可去，历代帝王登基的北京、西安、开封要去，至于经费更好说，我们连性命都可以豁出来，还怕没经费吗?我把离休安置费全拿出来，我再去C机场找“老团长”，让他动员弟兄们拿个三万两万的不费吹灰之力。

好!老功臣又立新功，将来我要论功行赏奖罚分明。老功臣，这次外出考察你陪我去，我第一站去泰山，拜泰山老母、玉皇大帝，没有神灵的保佑难成大事!

他们乘车上路了。目标是泰山——北京。

同行的除大庞、晁玉华之外还有王有声。

王有声此行又立了大功。他根据晁玉华的旨意，去C机场家属宿舍找到了离休的老团长。禀报了晁玉华要“老团长”筹备登基坐殿，成立“大圣王朝”一事。中!“老团长”没半点含糊。在我们宿舍区搞登

基仪式绝对把握、安全，没经费不怕，我离休工资一分不少，孩子都工作了，我奉献三五千元绝无问题。到北京考察更好说，我去机场开介绍信，就说你们是家属呗，北京的部队招待所保证热情接待。

王有声把部队介绍信亮给晁玉华和大庞看。晁玉华点点头。好，大庞心里像被人扎了一刀：没想到连这样的地方也有漏洞?也有人弄虚作假?他妈的到处都没真事了!

大庞笑了笑，笑得叫人瞧着想哭。

在J城天桥区公安分局家属宿舍，派出所长二庞接待了家乡的来客。

二庞是中国人民解放军转业到J城任派出所长的，由于工作繁忙他一直没回家乡探望老母和他的兄嫂侄儿。他时时怀念家乡的亲人和养育他的那片热土。对家乡来的客人，二庞和妻子总是盛情款待。

大庞这次还带来了家乡的一片深情厚意。

酒泉镇是举世瞩目的酒乡。不仅酿造历史悠久，那酒绵软甘美回味无穷。拔尖的产品在世界获过金奖。一方水土一方人。当地人尝酒泉镇的酒绝不次于贵州茅台。二庞自己从来不舍得喝家乡人带来的家乡酒，都是用以招待亲朋好友，以炫耀家乡的富饶可爱。

二庞亲自为晁玉华王有声和一奶同胞的兄长把

盏，来，干！

晁玉华不时地打量这个年轻英俊的派出所长：这个人很仁义，将来事成之后让他管全国的警察倒是极合适的人选，先吸收他当“青华圣教”的弟子吧。她灌下一杯酒，周身开始发抖，伸出双手瓮声瓮气地喊了声：“玉皇大帝来也！”

神经病？二庞几分担心几分恼怒地问大庞，她是不是个精神病患者？赶快送医院吧，J城精神病院我有战友当总务科长。

大庞连忙摆手示意二庞不要说话。他和王有声几乎同时整衣冠跪倒在晁玉华面前。他俩那么恭敬虔诚，老爷，臣民见驾，不知老爷有何吩咐？

二庞觉得三位家乡来客又可气又可笑。在酒过三巡时他了解过，王有声1955年参加革命是个“老功臣”，连大哥入党也快10年了，他们这是搞什么鬼名堂？

晁玉华俨然是一位从天外下界的主宰，声音极像个老翁，一字一顿地叙说着早编好的台词，玉皇大帝到J城，要收弟子到大廷。

大庞领悟了三姑的意思，拉着二庞的衣角，二弟快跪下，老爷要收你做弟子。

晁玉华展开了一卷“天书”。

二庞以他特有的职业敏感意识到眼前这个装神弄

鬼的女人狗胆不小，她一定在家乡愚弄了不知多少人，现在她又到J城派出所活动，简直太猖狂了！他一把夺过晁玉华的“天书”，这是什么玩艺儿?你起来快滚！

晁玉华旁若无人仍然进入角色之中，不过她的台词中有极大的谴责成份，不敬天不敬地不信神不信仙，天要降灾降难，举家不得安。快快赔礼认罪免留后患——

大庞知道“玉皇大帝”的厉害，哀求二庞，二弟，看在咱一家老小的份上快跪下吧！

二庞恨恨地一跺脚，揪住大庞的后衣领咆哮着，你不佩共产党员的光荣称号，是个无耻的软骨头，快，给我站起来，让她降灾降给我二庞吧，滚，你领她滚出我家！

大庞直怔怔地盯着二庞。平素，二庞对老少爷们是那样温良恭俭让，今儿对待自己的弟兄居然像对待社会上的不法之徒，也太绝情啦。他明白二庞在驱逐他和他带来的“三姑”、“老功臣”，现在黑灯瞎火哪儿去找旅馆?更主要的是二庞太让他丢面子。二弟，我们明天上泰山，明儿走。

不行！我家决不收留你们！

晁玉华这时才伸了个懒腰打个哈欠，像从沉睡中苏醒，她抓起筷子没事人似的说，来呀，吃呀，你们

怎么不吃啦?

二庞命令她，你走!你这个神婆子，装神弄鬼也不看看对象不分分场合，走!

晁玉华一甩长发冷冷地瞥了二庞一眼，你胆子太大了，你可知道神的力量是神圣不可战胜的。别看你有枪，你根本不是神的对手。玉皇大帝要报应你的!走，大庞咱走，大庞对玉皇大帝从不三心二意，你可好，哎，天书，我的天书呢!

二庞把“天书”卷成了桶状拍了拍，这是封建迷信宣传品我要没收毁掉。

二庞你敢毁了天书，我让你一家不得好死!走!晁玉华第一个冲出二庞家。

大庞好尴尬。他不敢得罪三姑也不敢得罪同胞兄弟，左右为难，当王有声随三姑走出家门之后他向二庞要“天书”。二庞坚决不给。

若干天之后，大庞打着母亲的旗号，专程返J城到底把“天书”要回去还给了晁玉华。

晁玉华狼狈地离开了J城，连夜奔往泰山。

出师不利。匆匆拜别了“泰山老母”，又匆匆赶到北京。

接待晁玉华一行的当然是部队招待所。招待所的服务质量、卫生条件、饮食条件在北京属上乘，晁玉

华很满意。

晁玉华和他的两个随行"大臣"浏览了故宫、人民大会堂、天坛、颐和园、十三陵、八达岭。高楼大厦四合院立交桥古城墙使晁玉华眼花缭乱。

王有声大庞不愧是晁玉华的忠实臣子。北京天气炎热，晁玉华不习惯吃冰淇淋雪糕之类冷饮，王有声马上下车买西瓜，当然要挑个儿最大价格最贵自然也最香甜的买。王有声切瓜很有学问，瓜片呈扇形，上薄下厚极好啃。晁玉华接过王有声双手递过来的瓜片儿，脑间闪过大清太监李莲英，你、你太好了，谢谢。我一块足够，剩下的你们吃吧。王有声说，三姑，您是圣主，咋也得分出个尊卑来。同吃一个瓜太失体统，这不还有一个嘛。王有声把另一个花皮西瓜递给大庞，你切开与小赵师傅吃吧。王有声则双手托着晁玉华剩下的半拉西瓜，一直托到西瓜变色变味才扔掉。

北京名胜多，晁玉华感慨也多。

三姑，故宫好吧?王有声小心翼翼地盯着晁玉华察颜观色。晁玉华摇头，不好!不好?是不好，太旧太破太古老。我们进了北京要把故宫拆除，建一座玉皇庙，玉皇大帝老爷的塑像要真金的。大庞你记住，这件事将来你抓。老爷保佑咱们的事业成功兴旺发达，咱大圣王朝代代不可忘记。

大庞听得很认真。三姑，建玉皇庙塑金身非常应该。拆故宫不好，留下来搞旅游卖门票不少赚钱的。

晁玉华一撇嘴：屁！就这么办。

大庞，你傻了。圣主咋说咱咋办。王有声又指指人民大会堂，三姑，这咋样？嗯——晁玉华若有所思地点点头，人民大会堂有点儿现代建筑的味道儿。只可惜太矮了一点。以后我到美国英国法国苏联大鼻子那儿看一看，他们的楼有多少层咱也要多少层，不！比他们起码儿高一层压他们一头，大庞你记住。

记住了，三姑。大庞频频点头。不知为什么他又想到了他的建筑公司，他娘的真有这么多活我们公司不愁没工程干了。

我说——晁玉华冷丁记起了一件事儿，我们正在干着一桩伟大的事业。我说的话得有个落实的部门，金口玉牙不能说了白说对不！大庞，我身旁得有个记事官，对了叫御史吧，你们看，在你们的弟兄们中间谁干这事儿最恰当？

大庞和王有声没来得及想晁玉华登基之后的人选问题，木然地怔在那儿。晁玉华理理头发，你们看潍坊白天鹅大厦的副总经理大赖怎么样？大庞和王有声记起了大赖。大赖姓氏不响亮，人却长得英俊潇洒，为人和善，字也写得不错，都连声说可以可以大赖完全胜任。

晁玉华对大赖写的入会文书特别赏识。大赖和他的妻子对晁玉华也特别虔诚。晁玉华用胳膊肘拐了拐身旁的王有声，让大赖把咱的辉煌历史全记下来出一本书，封皮要烫金字的。王有声说还得烫上三姑的金像。好！这些事儿大庞就具体抓一抓吧。哎，还有大庞，G县朱家沟我大姐家，我外甥乔有运在镇上当财政所副所长啦，举贤不避亲。大庞，这孩子心眼儿好，忠诚老实，今年镇上给全家办了"农转非"，他都千恩万谢玉皇大帝老爷的恩典。这个孩子可以重用，叫他当你的助手。你是右丞相，他当左丞相主管财政。

大庞心里一震，这娘们不是"降"我的职嘛。

他知道晁玉华对他不满意。其实，大庞对自己也极不满意，公家的事公家的钱办了些啥事儿?幸亏自己是公司一把手，不然，一趟泰山北京之行，少说三千元。这回不是出来揽工程呀，大庞觉得太对不起单位的职工，这花的是职工们的血汗钱，搅水泥砌砖扎架子容易吗?不过，他一想，就算这是关系单位用个车吧，现今谁不用?连职工都习以为常啦。这次也太难为了二弟。三姑也真是的，没想想我二弟是派出所长，专管治安，能入你的"青华圣教"?二弟也有点不近人情，太让人下不来台了。大庞看着晁玉华，也觉得对她有愧，当初是拍了胸脯讲的，上刀山下火海在所不

辞。咋也得好好表现表现。

在北京逛了五天。

吉普车出了北京城。大庞想试试晁玉华的心境。三姑，北京之行感觉如何?很好。大庞你和“老功臣”都尽职尽责了。这么大好的江山大好的名胜古迹，叫他们糟踏得太可惜了，我想咱们得快一点登基快一点进北京。

对!三姑，咱这回来就算来报到了。王有声好像比晁玉华还心急。他有三个儿子一个姑娘，包括他的三个儿媳妇，都由他介绍当了“玉皇大帝”的弟子。如果早一天进京，当然数他得实惠最大。这次他还特意留意了一下北海公园，在那儿建个王府蛮行。

哎!你们说我登基坐殿那天，穿什么样的衣衫，戴什么样的帽子，穿啥样的靴子呢?晁玉华想的与王有声和大庞当然不一样。不过，她提的这个问题很实际也难有准确答案，因为这辆吉普车上的文化程度都不高，只是从戏剧舞台上电影电视里一闪而过看到过帝王将相的服饰，从大清朝倒台到现在快一百年了，还没出现过皇帝，没有效法的榜样。

半晌，汽车上了一座大桥的时候，王有声装出一副见多识广的姿态摸了摸大胡子，当然圣主得穿龙袍戴凤冠喽。戴凤冠?晁玉华笑着摇头否定。戴凤冠的是什么人?那不成了公主、太后娘娘了吗?三姑，女皇跟

男皇不能一样。男皇戴大胡子女皇决不能戴，男女有别。英国的女王戴的是皇冠。皇冠车的车牌子就是照她的帽子取的名。中国的凤冠跟皇冠没啥差别，再说，这不就是兴讲嘛，咱把凤冠叫成皇冠也可以呀!

好!"老功臣"的话有道理。听你的，那这皇冠从哪儿去弄!王有声笑笑，皇冠我包了。晁玉华提起了她二姐晁玉秀是描龙绣凤的好手，龙袍让我二姐办。朝靴呢?

大庞主动请命，朝靴算我的。他记起潍坊市戏剧服装店里有现成的，厚底大帮还有绣花，尽管那是唱戏的假货，人生不也就是个大舞台吗，登基坐殿也就当演了一场戏，散了戏，你晁玉华不能光穿朝靴吧?

一路上，他们议论着每一个细节。当吉普车下了黄河大桥，王有声猛然想起一个重要问题：三姑，我们呢?晁玉华瞥他一眼，啥?等你登基坐殿那天我们文武百官穿什么?

晁玉华的目光飞出车外，黄河三角洲一片葱绿。她想，文武百官都穿官服当然是必要的。不过，至今还没拟出一个"大圣王朝"的内阁名单。什么官穿什么颜色的服装，戴什么样的帽子，得有个统一的规定，决不能乱了秩序，更重要是没登基，没正式立国号，就不能乱发号令封官许愿。老功臣，登完基我就颁旨封官，封完官再研究穿戴怎么样?

大庞随声附和，三姑说得有道理。

哎！老功臣，你回去还得找找老团长，登基不在金銮殿，总得有副銮驾吧?让他抓紧筹备一下。

“老功臣”觉得要做的事儿太多了。三姑考虑得很周到，还有吧，颁旨总得盖个公章吧，对，不能叫公章得叫御印；还有宫里的规章制度各种法律……太对了。晁玉华乐得手舞足蹈，姜还是老的辣，这叫我又想起一个人来。大庞！酒泉镇中学的副教导主任李愚，那小子有文才，到家你就传他来见我，这些动笔墨的事儿非他莫属……

读者已经很熟悉李愚了。他就是本篇开头被潍坊市联防队员王志强马有臣在板桥山公园捕获的那个小个子。李愚这人很有耐人寻味的东西。他面貌没有什么惊人的特征，也没有什么特异功能。他堕落为反革命集团的主犯太发人深思了。

李愚是个农村的高中毕业生。高考落榜之后只得返乡务农。村里并没有埋没他这个人材，选他到学校当民办教师。民办教师在农村是个很光彩的职业。民办教师比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民不知强多少倍，手执教鞭拿着村里、国家的各种补贴，还分口粮田、分承包果树，更主要的还有转为国家正式教师吃商品粮的灿烂前程。

李愚当上民办教师很满意，他也有转为国家正式教师的意念，工作想干好，政治上也要求进步，向党支部递交了一份入党申请书。就在他入党的前夕，因家中有人患病使他结识了晁玉华。晁玉华让写份文书，做玉皇大帝的弟子，他毫不犹豫地答应了。

入了党，能谋一个好职业，入了“青华圣教”，当了玉皇大帝老爷的弟子，能保阖家平安有好事就办，这大概是李愚同一些农民一样共有的那种心理。

入党入“青华圣教”之后，李愚一路春风好事成双。上级颁发了一个红头文件，民办教师有多少年教龄多少年学历多大贡献多少荣誉称号的，可以转为国家教师。李愚遇此良机转为正式教师，并很快提拔为中学副教导主任。

入党、入会、转正、提升，本来不该连为一起的事儿，到底还是连在一起了。

晁玉华又传见李愚。

李愚见三姑比见党支部书记要亲热恭敬得多。一个是神一个是人，神的威力无比人的能力有限。李愚看透了人没有看透神。尽管共产党给他那么多好处，他那颗贪婪的心并没为之感动。他仍然崇拜“神”，当然“神”最终使他锒铛入狱，这是后话。

三姑您找我，有什么吩咐尽管说。李愚一躬到地，三姑很欣赏他的彬彬有礼，为人师表的人对人恭

敬格外受人敬重。

坐坐坐李老师。今天见你有一重大决定告诉你，三姑奉玉皇大帝旨意，下界拯救水深火热中的亿万子民，三姑要改朝换代登基坐殿，你负责起草全部有关法规文件。你的职务我也想好了：吏部尚书，主管朝廷命官、司法、管发文件，相当于今天国务院的秘书长，你有没有意见?

李愚被天降的大任惊愕得手足无措，马上又起身给三姑三鞠躬，谢谢三姑栽培提拔重用。我一定好好干。

李愚没有食言，他很辛苦干得特别特别卖力。白日在镇中学授课批学生作业开校务会，晚上起草文件法规。一直到后来“大圣王朝”的传单、口号的刻印，都由他一个人承包，他毫无怨言。

潍坊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重点向我介绍了李愚。他对李愚的堕落极不理解，他说他问过李愚，你为什么参加反革命集团?李愚回答说，我看着党内腐败之风越刮越烈，对党失去了信心。住嘴!审判员气得周身发抖。你由一个普通农民转为国家教师，办了农转非，又提为干部你还不满足，你本身就是混进党里的腐败分子，你整天喊党风不正，真正腐败的不正是你这一类贼喊捉贼的人吗?你身为共产党员背叛了自己的誓言，背叛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整天躲在

阴暗的角落里，与社会渣滓沆瀣一气，干着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勾当，你有什么资格来污蔑我们的党？

李愚无言地低下了头。

1986年10月12日，就是农历丙寅年的九月初九。

九月九，久久长远。九月九是重阳节，是老人节也是登高节。大概晁玉华取步步登高之意，选取这一天登基坐殿。

"老功臣"王有声这一天周身的细胞特别活跃。他慷慨解囊掏出人民币200元，租了一辆红色的"拉达"轿车，去酒泉镇接晁玉华来到J县C机场家属住宅区。

离休干部、"老团长"王玉安，在离休之前，组织上特意为他盖了独门独院的五间大瓦房两间厢房，以供他颐养天年。这座宽敞的院落，今天却成了藏污纳垢的场所，"老团长"的家，此刻要比他儿女嫁娶时还要红火。大车小车自行车独轮车等等，把他的房子四周围了个严严实实。按说非年非节非喜非丧，突然出现这么多车辆并不正常。作为机场宿舍的管理人员，脑子里应该打一个问号，是出于对"老团长"的尊重还是麻木不仁，无任何人出头过问。

"老团长"亲自带着十几个人迎候在大门外。当红色的"拉达"轿车载着"女皇"缓缓驶来时，"老

团长”举起了双手欢迎。

晁玉华迫不及待地打开车门往外钻。“老团长”连忙走过来阻止晁玉华下车，他回首朝自己的大门内一招手，跑出四五个小伙子，扛着一卷红地毯，来到轿车前铺开。“老团长”从电视上看到欢迎国家元首脚是踏在红地毯上的。晁玉华在12个小时之后就要成为“女皇”，自然得按接待元首的礼仪行事。“老团长”煞费心机，他为让女皇高兴，个人耗费人民币四千多元。

晁玉华下了车，在“老功臣”王有声、“老团长”王玉安、“护国军师”张金健、“右丞相”大庞的簇拥下，踏上红地毯朝屋内走去。晁玉华见来了这么多人，天公作美，金风徐徐阳光灿烂，使她心花怒放。她的双脚刚刚迈过门槛就迫不及待地宣布，登基开始吧。

张金健看了看腕子上的表说，三姑，午时12点才是举行登基仪式的时刻，提前和拖后于国于民都不吉利，现在可以更衣了。

几个妇女打开一个红包袱，王有声捧出一个红色的纸箱子，大庞打开了一个红色的皮革箱子，分别取出龙袍、凤冠、朝靴，在场的妇女分别为晁玉华穿戴好。晁玉华自己随身提的黑色提兜内还装有“增白粉蜜”，她没忘掏出来在脸上搽来搽去。黑不溜秋的脸

上像落了一层淡淡的霜花。

"老团长"着人抬来銮驾。具体的銮驾什么形状他也说不准，他只是按北京故宫金銮殿上皇帝龙椅的架式，仿做了个椅子称之为"銮驾"。他找的木工工艺并不高超，照葫芦画瓢地在椅子上画了几条龙盘踞在龙椅上。圣主，委屈您了，这銮驾不尽人意。不不不！晁玉华前后打量了一番拍拍"老团长"的肩头，太好了！"老团长"也笑了。

张金健掏出为他人看阴宅阳宅风水宝地用的罗盘，定了定方向，今天九月九，午时冲东为大吉大利，紫气东来，今日好登基！圣主，时间到，圣主吾皇登基吧！

晁玉华周身的血在沸腾。她高昂着头，比第一次出嫁还激动，由众人推上"銮驾"。

张金健扯着嗓子喊：大圣王朝圣主吾皇登基仪式现在开始！

屋外一阵鞭炮响。另有锣鼓喧天齐鸣。

张金健朝屋里院外的人喊——文武百官善男信女叩拜万岁圣主！

一百多男女老少，把"老团长"的屋里院外都跪满了。后赶来的弟子只好跪在大门外。

下面听圣主吾皇作登基演说！

晁玉华为登基演说的内容没少动脑筋，她亲自起

草十稿均不满意。最后一稿是她把张金健、李愚传去逐字逐句研究才定了稿。因为稿子是晁玉华亲手所写，李愚明知其中有些话文理不通也不好多说，只是一味奉承，三姑有文采有文采。

晁玉华早把“演说”稿背得烂熟。不过此刻她有几分紧张。为不失女皇之态，她清了清嗓子，扫了脚下的臣民一眼开了腔：我立下凌云壮志，永不负天意，救国救民，永不负天意，除恶惩邪！我对天盟誓，做一个名副其实的圣主，善救万民，普渡众生，以德化天下，让真人善人得到幸福，万民乐业，五谷丰登十分善信——好，我完了！

晁玉华脚下的臣民听得津津有味儿，张金健听到最后一句心里骂着，臭娘们刚登基就“完了”准成不了大气候。他压住心头的不快，马上向跪在地上的臣民宣布，我们要向大圣王朝的圣主吾皇宣誓，我说一句大家说一句，听明白了没有？听明白了！永做忠臣——诚心保主——祝愿圣主吾皇健康长寿万岁万万岁！

誓词说得参差不齐，却使晁玉华的心颤动不已。她耳膜在轰鸣，泪水夺眶而下，她从“銮驾”上站了起来，众卿平身平身！

大家都没爬起来，张金健忙提醒晁玉华，圣主，还没宣布内阁名单呀。对呀，大家不远几百里，从四面八方聚拢来为了啥！晁玉华暗恨自己忽视了大事，她

掩饰地说，众卿平身听封！

晁玉华掀开龙袍，从怀里掏出一个64开的绿色塑料皮日记本，那里记载着她酝酿已久的组阁名单。她掀开一页，众卿听封——大圣天朝护国军师张金健，左丞相大庞，右丞相乔有运，吏部尚书李愚，武臣王有声、王玉安，龙眼赵金山，凤眼韩天起，御史大赖，刑部尚书……

谢圣主龙恩！

封官之后，张金健拍拍"老团长"王玉安的肩头说，还有项目没有了？"老团长"说今日圣主登基，理应满朝文武朝贺庆祝一番。只是人忒多，我地面狭小，有诸多不便。

唉！晁玉华叹息了一声，她记起了北京之行。咱们在人民大会堂宴会厅开宴会就好了。张金健灵机一动来了鬼点子。他有了一个不让众人扫兴还能鼓舞斗志的好主意，他马上宣布，以下十名近臣留下继续开会，其他文武百官，日后在人民大会堂宴会厅补上一顿庆典酒宴，一醉方休！

晁玉华宣布退朝。"大圣王朝"的臣民像散了大集一样各自驱车回府了。

"老团长"亲自动手，在客厅里安上了一张特备的"转桌"，刚要吩咐上茶，"老功臣"王有声说先别忙，还有一项重大日程没进行。"圣主"和"近

臣”们的目光一齐投向王有声，见他从怀里掏出两个方方正正的小红包放在桌上，小心翼翼地打开，露出两块灰色的石料质地的印鉴，一块刻有“圣朝大印”，一块刻有“晁正坤印”。王有声扬了扬说，圣主，这是咱大圣王朝权力的象征，是咱们的命根子。

晁玉华眼里顿时放出两道亮光，一股热流升腾在脸上，脸儿顿时绽开红光，她提起龙袍长袖擦擦眼角儿，吩咐：众卿，快随我拜圣印！

一句话提醒了张金健，不拜印祭印不能启用哪！

晁玉华率先跪了下来……

7.4 突遭驱逐，闹剧迅速推向高潮。“龙年大灾”之说惊天下。群丑紧急行动会议：要把“圣朝”大旗遍插……

喝完了庆典酒，近臣们各自散了。

晁玉华没有离开王玉安的家。

前几日，张金健向晁玉华提了一项建议，他说晁玉华必须“净身”。晁玉华不解净身之意，张金健说大凡女性皇帝登基前后，百日不准与男人同房，否则将难成大事。晁玉华想到丈夫老李不到40岁，且身强力壮，哪能少得了行房事?为了“大圣王朝”的安危，她不得不向丈夫提出分居。

老李有任劳任怨的"高尚品质"。他为了老婆，可以加入"青华圣教"当弟子，甘心情愿地叫晁玉华三姑，甘心情愿地担当起全部的家务。可是不与妻子同房怎么让他受得了。他与晁玉华打了一天一夜，一直把晁玉华打出了家门……

晁玉华在"老团长"家登基之后，发现"老团长"家的生活强她家十倍。一日三餐鱼肉不断，一家人对她恭而敬之。一日三时请安，然后请她用膳，真是难得的忠臣！

春节临近。"老团长"在京郊工作的儿子儿媳回来探亲度假，青年人不喜欢这位大圣王朝的女皇。

"老团长"的长子不客气地追问"老团长"，那个不三不四的女人是干什么吃的，为什么住在我们家！

"老团长"没敢讲明真相。"老团长"的老伴儿断断续续地讲了晁玉华和她的"大圣王朝"。儿子火了，质问"老团长"，你还是不是共产党员！你必须停止同她的一切关系，立即向机场保卫科报告，把她抓起来。

"老团长"几乎给长子跪下来，说他多少年的胃肠炎给他带来的痛苦，走遍全国十几家大医院未能治好，人家晁玉华分文不取给治好了病，是她给了我第二次生命。若是惹恼了她，你爸就没命了！

长子无可奈何地摇摇头，向"老团长"妥协了，

可以不向保卫科报告，但必须断绝一切关系，将她马上驱逐出大门。

“老团长”说撵不得撵不得。

好！你不敢撵我去撵。儿大不由爷。儿子冲进了“皇宫”。

“老团长”的儿子是一所重点大学的研究生，目前在一家院校搞科研，他怎么能容忍一个神婆子在他家作威作福当“太上皇”？

晁玉华正对着镜子描眉，她放下眉笔盯着面带怒容的青年点点头，坐吧坐吧你找谁？

“老团长”的长子“哼”了声，这是我自己的家，愿坐就坐愿站就站与你无关。噢，你是老团长的大公子，听你爸说过你，才回来？好了，废话别讲了，我来通知你，你必须今天从我家搬走！为什么？找你爸来！不必找他了，今天军首长下来看我爸，你在这儿极不方便，我们无法向首长介绍你的身份，你若知趣就乖乖地走开，不然我马上通知机场保卫科把你送县公安局去！

“老团长”的儿子去摸那台橙红色的电话。

先别打电话。晁玉华的脸儿黄了，说不出是因为恐惧还是愤怒，也可能兼而有之。我找你爸爸。

王玉安低着头哭丧着脸走进客室。圣主让您受委屈了。晁玉华说没啥，你的宝贝儿子要赶我走！我走！

说得那么不客气，你说话吧，你说走我马上走开!

"老团长"为难地滴下了两行泪，圣主为了安全起见，你走吧，我找车送你。

你撵我走?不是撵你，是为了圣主的安全。

"老团长"还是用红地毯铺地，叫来伏尔加轿车把晁玉华送走了。

晁玉华坐在自己的床上扪心自问，假如我在北京登基坐殿掌着生杀大权，"老团长"的儿子能那么无情?屁!那次登基纯粹是演戏，得办点真事儿!

过了春节，一场罕见的大雪下了三天三夜。

瑞雪兆丰年。晁玉华为了早日实现真当皇帝的迷梦，利用这场大雪大做了一番文章。

春节刚过，她召集"近臣"来她家开紧急"内阁会议"。除了"老团长"未出席，别人都来了。

晁玉华不肯把她在"老团长"家被驱逐的委屈曝光，她把近日来思谋的一个行动计划当众公布了。她要把全国的人心搅乱，有本写"女皇"外传的书上说，只有搞乱全国才能乱中夺权。

近臣坐定之后，她恢复了女皇的尊严。老爷说了，今年下界是大灾之年，这场大雪是发个通知，叫真民有个思想准备，接着要有大火大风大雨大震海水大潮天塌地陷，凡是入我"青华圣教"者，要做好以下几点方可免灾。一要准备免灾衣衫，大圣王朝的文

武百官穿大红袍，子民穿大黄袍；二是备好粮油，白面每人500斤，花生油50斤；第三条是三月初三玉皇大帝万岁生辰那一天，都聚来我家祭天庆寿可免覆灭之灾。

张金健对晁玉华的用意心领神会。他暗暗佩服这个女人的确不同凡响，可惜她没把具体的祭天时间安排好，容易坏了大事。他故意问圣主祭天很得民心，三月三祭天庆寿是白日还是晚间。据我所知上界和下界时间不一样，上界一日下界一年，上界白天下界是黑夜，咱祭天最好在晚间，正赶上玉皇大帝老爷巡视，还能看到万民敬天敬神之心！

对！军师说得对！晁玉华发现了自己的粗心，大家回去就传，一人传十人，十人传百人，传的人越多越免灾，如若知情不传，天将降灾于他一家……

三月三那天，热闹了酒泉镇。

晁玉华家的院子里竖起了两根通天高的灯笼杆儿，红灯笼上书写着这么几个大字，一边是“大圣”一边是“正坤”。天刚擦黑，黑压压的人群涌向了晁玉华家。

距晁家不足百米就是酒泉镇派出所，值班的警察扫了一眼那高高的红灯，打个哈欠关上了派出所的大门。

近千名“大圣王朝”的臣民在祭天庆寿，一直闹

腾到东方发白。

晁玉华是个并不高明的编剧。

按照传统的编剧方法，戏剧总得有个开端——发展——高潮——结局，而晁玉华违背了这个编剧规律，大概她也想学一学舶来的编剧方法，没等发展成高潮就煞了尾。

三月三祭天庆寿之后，她一夜之间发现中国的老百姓很容易调动。所以龙年春节她又开了个玩笑，龙年只要连续过两个年就可免灾。戊辰年春节逢小进，腊月二十八、二十九两天都要过除夕，结果渤海之滨的城市，在这两天两夜鞭炮声不绝于耳。

晁玉华望着被各种烟花爆竹描绘的五彩缤纷的夜空笑了。

进京登基坐殿的时机到了，机不可失时不再来。

晁玉华要把"大圣王朝"的影响扩大到全国去。她屈指计算了一下，中国内地有30个省，一个省城去两个人插"圣旗"张贴传单，有60个人就可完成使命。她和李愚煞费苦心地编了一个30个省的行动小组，每小组二人。

1988年8月2日晚，晁玉华要召开60个人参加的紧急行动会议。

第一个报到的是老功臣王有声。王有声的家在G

县干休所，到酒泉镇不少于200里地，他没误一分钟。

晁玉华攥着王有声的手激动不已，老功臣真有你的。咱大圣王朝的臣民都似你，事业上就成功了！

受宠若惊的王有声的脸激动得抽搐了，他说话都不流利了，圣主，我王、王有声一不为名二不为利三不图奖赏，一心尽忠报国扶持圣主的神圣大业。

晚上九点钟，陆续报到了16人，距要求报到的时间已经超过了两个小时。比应到人数少到44人，连半数都不够。

妈的又是出师不利。不过晁玉华不想承认自己的计划失败。她与李愚嘀咕了几句就开始讲话，我把大家召来，是要实现我们大圣王朝救国救民的伟大目标，让全国的真民得到老爷的庇护。我们大圣王朝要正式迁入北京城，你们要以“老功臣”为榜样争先恐后立新功，晋京之后本圣主决不亏待众臣民，下面——晁玉华看李愚一眼，李愚双手呈上一张纸，晁玉华接着讲，这次让你们赴全国各大中城市，插大圣王朝的红旗张贴传单，两个人为一行动小组，第一组组长王有声，组员秀娥，目标北京城，主要任务除张贴90张传单外，把16面红旗插上天安门城楼！

王有声几乎跳起来，圣主看我王有声的吧，我不把大圣王朝的红旗插上天安门，这么说吧不成功便成

仁!

好!我们预祝老功臣马到成功!晁玉华带头鼓掌!第二组组长李愚，组员玉兰，目标古都西安，除贴90张传单外，把16面红旗插遍西安主要高大建筑物，第三组……

名单公布完毕，一个毛头小伙子问圣主我们去福州南昌得花几百元钱的差旅费，谁给报销?

晁玉华脸上掠过一阵阴影儿。她本想发作训斥那后生一顿，没出息的东西，臣民们为了大圣王朝几百几千元都搭上了，你还疼你那几个臭钱。她转眼一想，小不忍则乱大谋。对下只能好言相慰。这次出差的花销一律由个人垫支，大圣王朝迁都北京，借一还百。这还不算，咱大圣王朝赏罚分明论功行赏，凡参加这次行动小组的，每人官升3级薪水也升3级。

要是出了事呢?出什么事?什么事都出不了，玉皇大帝老爷早给了我任务，让我为你们备下了护身符，每人一张，这就发。晁玉华转身从床下摸出一摞红纸，递给问话的小伙子一张。

小伙子如获至宝双手接过揣进怀中。

李愚把大圣王朝的旗帜、传单发放给各行动小组组长之后，晁玉华又站起来慷慨陈词，放心大胆地去吧!有玉皇大帝保佑我们!1988年8月8日夜12时，要把大圣王朝的旗帜插遍全国，我要胜利了!

1988年8月8日凌晨。晁玉华正梦见自己驾着一片红色的祥云前往北京的时候，一阵激烈的敲门声把她惊醒。与她伴睡的小娥姑娘下床开了门，惊得她张大了嘴巴。

几个警官持枪闯进屋里。

一个女警官指着床上的晁玉华问："你叫晁玉华？"晁玉华答应是，我叫晁玉华，你们干什么？你被捕了！这是逮捕证。

一双锃亮的手铐铐住了晁玉华乖乖伸出的双手。

几乎在同一个时辰，"大圣王朝"行动小组的成员纷纷在全国各地落网。

经过几个地区公安局的紧张侦查，大圣王朝反革命集团案已真相大白。

当潍坊市人民法院审判员代表人民政府与晁玉华作最后一次谈话时问晁玉华，你有什么治病的秘方献出来，根据有关规定，你可以得到减轻罪责的宽大处理。

晁玉华仍说她不懂医术，也没秘方可献，为他人治病是玉皇大帝金童玉女大姑二姑三姑的功劳。

审判员觉得晁玉华已是执迷不悟，他为此调查过与晁玉华伴睡的小娥姑娘。小娥说晁玉华经常看医书看民间验方集锦之类的书。可是晁玉华却仍然抱着玉皇大帝的大腿不放。审判员揶揄地问她，你落入人民

政府的法网，玉皇大帝能来解救你吧?

晁玉华说老爷不会来救我的，我完成了救国救民的圣命，老爷要召我回天宫了。

审判员反唇相讥，回天宫是件好事，你为什么再三请求不要杀你?

晁玉华再也说不出话来。

这是一个由“疯子”编导的丑剧。有多少个丧失了理智的国家干部、职工、农民甚至现役军人纷纷登台表演。笔者掩卷沉思，不知生活中还有没有这类丑剧的编剧、演员呢?

八、豫西："万顺天国"

古都洛阳西南的洛宁、嵩县、栾川等豫西诸县，崇山峻岭，地形复杂，交通闭塞。清末民初，中原板荡民不聊生。铤而走险者在这里啸聚山林，安营扎寨，四出劫掠。一时间绿林蜂起，兵匪勾结，残害百姓，动乱长达数十年。

其中的嵩县，更是土匪渊薮。"中州大侠"王天纵，1909年起盘踞嵩县境内最险峻的山区杨山(北宋名将杨延昭曾屯兵于此，故名)，声势浩大，威震千里，成为豫西"山大王"的开山祖。那个盗掘慈禧太后陵墓，而后又投靠日本当汉奸的军长孙殿英，就是在嵩县起家的大土匪。

解放以后，豫西"换了人间"。但时至90年代，偏僻贫瘠的嵩县山区里，居然又冒出一个占山为王、坐朝称帝的"万顺天国"，有纲领有计划地图谋推翻

共产党领导，恢复帝制——仿佛天方夜谭，实则罪证如山；虽是蚍蜉撼树，却也触目惊心。破案不久，记者闻讯赶赴嵩县采访。

8.1 是真是假?老曼场出"朝廷"；孤身"卧底"，"708"打入"天国"。

这是一条偶然的线索。1991年8月16日，嵩县车村乡派出所民警吕清舟报告：据反映，该乡山民暗传，老曼场(山名)出"朝廷"(真龙天子)了，为首的听说是南召县过来的风水先生李成福，还搞了一个什么"天国"之类的名堂。

高度警觉的嵩县公安局领导立即意识到，鉴于历史、地理、经济、文化等特殊原因，对山大王幽灵复活的传言，不能视作儿戏，掉以轻心。他们迅速着手核实传言的真伪。当然，不宜明查，只宜暗访。

于是，政保股老股长任景堂与侦察员郭灵宝，身穿便衣，携带有关材料，以宣传计划生育为掩护，两次深入山区。他俩利用挨家挨户了解情况和落实计划生育政策的机会，采用各种手段，终于证实："老曼场出朝廷"的传言事出有因。自称"朝廷"的风水先生李成福，就落脚在高峰村罗子坪居民组范××家，

已经住了两年，平时与村民谭振军等接触频繁，行动诡秘，其称帝国号为“万顺天国”。两位侦察员见过李成福：三十七八年纪，身高1米75，大脸大鼻大胡子。但遵照指示，没有与其正面接触。

嵩县公安局领导综合各方面情报线索，初步断定，李成福一伙人具有秘密串联、发展成员、预谋成立反革命集团的重大嫌疑。经批准，迅速立案侦查。

然而，“万顺天国”何时建立?有多少成员?具体计划是什么?……这一系列内情不搞清楚，拘捕李成福缺乏证据，而且拘捕一个，势必打草惊蛇，增加破案难度。

由洛阳市公安局吕副局长、王科长，县公安局宋奎和李德晨等局领导组成的专案组，反复研究，一致认为，侦破此案的最佳方案是：派遣侦查员秘密打进“万顺天国”，弄清全部真相，然后伺机一网打尽。

棘手的问题是：公安人员化装得再巧妙，世代祖居、土生土长的山村农民一眼就看得出是“外头人”。众目睽睽之下，谈何侦查?除非侦查员是道地的山区乡民，那才不至于引起“对象”的怀疑。

“如果会看看风水，说说唱唱，更好。这样便于走村串户，接近‘万顺天国’的成员。”说这样的话决非儿戏。山里常有人跑几十里地去请风水先生的。此外，山区闭塞荒僻，缺乏文娱消遣，来个艺人，唱

唱小调，说说新闻，向来也受山村农民的欢迎。

然而，具备这些特殊条件的侦察员，一时半刻往哪去找呢？

“动用‘708’。”李德晨副局长毅然提议。

“对，‘708’，非他莫属。”众人眼一亮，异口同声。

不久，嵩县车村乡一带山村里，出现了一个中年艺人。自称来自汝阳县，姓朱，黑黑的皮肤，一口豫西土话。村里场上，击鼓拉琴，自弹自唱，还兼看风水。——他就是代号“708”的侦察员。

按预定计划，“708”先在外围村庄说唱了一段时间。当他转悠到李成福落脚的罗子坪时，这儿的农民早就风闻这位能说会唱、善看风水的土艺人了。进村后，“708”并不急于“捕猎”，而是稳稳地“守株待兔”。

一天，有个三十出头的壮实农民，自称谭振军，前来与“708”搭讪，谈及坟地吉凶。谭振军？不是李成福的亲信吗？“708”不动声色，顺势打开话匣：上至天命星宿，下至地理风水，兼论面相手相，简直口若悬河。谭振军啧啧称奇，相见恨晚。不久，谭振军跑开把“708”拉到僻静处，压低嗓音，神秘兮兮地说：“朱先生，俺看你是个人才，将来可以做番大事业。俺介绍你认识一个能人，叫李成福，他约你下午

一起去山坡田里刨地。”说完，还意味深长地眨眨眼。

坡田里，“708”一边刨地，一边沉着地应付李成福的盘诘。从祖籍出身到汝阳建筑，从学艺经历到风水要诀，“708”全都对答如流，一无破绽。

“朱先生对时局有什么看法?”

“我看……”“708”装出思考的样子，然后来个投其所好：“世道恐怕要变……”总之，在李成福耳中，全都句句中听。

果然，李成福再也按捺不住，露出了“狰狞面目”：“英雄所见略同呀。朱先生，改朝换代的时候到了，不瞒你说，我就是朝廷，你若能与我共图大事，保你荣华富贵……”

就这样，经过谭振军的“推荐”，李成福的“审查”，“708”顺利地打进了“万顺天国”。此后，在长达半年的时间里，他巧妙地周旋于天国成员之间，“积极”参预李成福的称帝活动。尽管山上生活十分艰苦，常常只能喝些玉米粥，啃啃土豆充饥，但“708”依旧坚持潜伏，按时接头，将有关情报不断秘密传下山来，而“万顺天国”的真相，也终于一点一点揭开了。

8.2 风水先生看上风水宝地，自择“真龙天子”坟地。“万顺天国”、安民党、万李起义军，“农村包围城市”，恢复唐朝帝制。

想当年，大军阀袁世凯复辟称帝，不过83天就呜呼哀哉了。而90年代的一个山区农民，怎么也会昏头昏脑地做起皇帝梦来呢?

现年38岁的李成福，南召县白土岗乡人，农民出身。因父母离异，从小由一个叔伯爷抚养。高中毕业后回乡种田，可他对农村生产，靠辛辛苦苦的劳动发家致富没有兴趣。一头钻进了《易经》八卦，学起了看风水的玩意。不务正业的李成福直到34岁，才经人撮合，与一位带孩子的寡妇订婚。就在择日过门的前夕，那寡妇得知李成福的弟弟可能顶替父亲吃“皇粮”时(李父于1961年自动离职)，竟突然变卦，口口声声要改嫁其弟。李成福“大度”成全，卷起铺盖就走。1987年，他来到毗邻的嵩县车村乡一带，以开矿，挖山药、扒坡地为生。空余时，凭着一块罗盘和几本《奇门遁》、《推背图》、《钻地眼》等，兼充风水先生。对社会上一些不良倾向的错误认识，“怀才不遇”以及婚姻不遂意等，导致了他对现实的不满。李成福认定，要改变自己的苦力窘况，唯一的办法是掌握大权做“人上人”。

野心勃发是在1988年8月。那天，车村乡高峰村罗子坪村民组的范松林跑来寻李成福："李先生，最近俺家连出倒霉事，都说俺祖坟有毛病，俺想迁个坟。听说俺村前面的老曼场风水不错，求您给看块好地，子孙日后也有个出头日子。"

老曼场地处伏牛山脉中麓，海拔1916米，比泰山还高71米，险峰千霄，突兀独立，四周群山众星捧月，拱卫左右，确实气势不凡。

"宝地，宝地！"爬上山巅，李成福犹如发现了新大陆，兴奋得手舞足蹈。

范某介绍说："相传唐太宗李世民的叔叔和闯王李自成都曾带兵驻扎在这里。那边原先有个红椿寺，据说武则天来进过香呢。明代重修过，后来毁了，不过庙前的石碑还在。"

李成福来到废寺遗址的石碑前，果然"万历重修"几个碑文，依稀可辨。据他后来交代，就在这一刹那，脑子冒出了一个"万顺天国"。

那天，李成福当然不辞辛劳地替范某择了一块好坟地，还拍胸脯保证"将来能出和中央一号人物对上话的大官"。

范某感激涕零，当即热忱邀请李成福到他家定居三年。这是当地的习俗，意在保证风水吉利。就这样，李成福搬进了罗子坪范家。

李成福将老曼场看作是他的"发祥地"。赶紧跑回南召老家，在母亲坟上扒把土，又央求父亲剪些头发指甲，回到老曼场，精心选了一块"龙地"埋下，然后发出口风："这坟地我占了，能出朝廷。"

李成福的这块坟地，恰在村民王庆吉的责任田界内。为了取得王的同意，李成福先是假惺惺地与他结为拜把子兄弟——豫西山区至今还有这种江湖结义的遗风，然后正儿八经自吹自擂：

"庆吉，这个朝代快完了，下个朝代就要诞生。凭我多年的经验和地理天相来看，这老曼场可是藏兵聚将、藏龙卧虎的好地方。毛泽东当年在井冈山建立根据地，下个朝代就要在老曼场建立根据地。我经常推演《奇门遁》，看《推背图》，下个朝代是姓李的执掌江山，我就是朝代。"

"你说你坐朝廷，有啥依据?"

"有，"李成福伸出四个指头，"要坐下个朝代，得有四个条件：一是南方先生北方来；二是身带七星宝剑；三是无声母点穴；四是自立自占。我李成福生在南召，来到北面的老曼场，应了第一句。我父亲排行老七，是剑峰金命，自是身带七星宝剑。无声母就是老天爷的父母，我母亲姓吴，同老天爷的父母一个姓。我自己发现朝廷的诞生地，当属自立自占。

四个条件我全备了，这是天意……”

三分玄语，七分鬼话，王庆吉上钩了。随后，李成福替王庆吉看了一块能出“王侯”的宝地，拍拍王的肩膀：“你跟我干，保我坐朝廷，我将来封你为左肩王。”王庆吉傻笑着入伙了。

施展同样的伎俩，李成福又先后网罗了曾任生产队长的谭振军，及会计谭某、村医张某等人。还有一个女的，那是他的姘妇周某。这位比李大四岁的有夫之妇，为了要当“国母娘娘”，心甘情愿弃夫“攀龙”。

1990年正月初，月黑风高的晚上，李成福召集其集团的首批成员秘密集会。以“朝廷”(真龙天子)自居的李成福宣布：“‘万顺天国’正式成立，核心是安民党，将来起义部队番号叫‘万李起义军’。宗旨是以农村包围城市的方式恢复帝王将相的唐朝制度……”

会上，李成福布置了当前任务：发展成员，积聚力量，等待时机，暴动夺取。他规定发展对象必须是对社会不满、拥护“万顺天国”，愿保李成福坐朝廷的人。会看风水的，优先考虑，因为这种人便于做通讯联络工作(后来，谭振军就是据此极力推荐“708”的)。成员之间的联络暗号是“耕牛八百元”。最后，李成福沉下脸来，恶狠狠地说：“咱们的天国，只能

进，不能出，谁泄密，灭九族。"

会后有人提出，将来要"起义"，谁来领兵打仗呢?咱不懂军事呀。李成福苦思半晌，一拍大腿："有了。我南召县老家的干女儿正在一个叫万玉忠的家里织地毯。听说那姓万的是民兵营长、共产党员，在部队当过班长，我去发展他。"

8.3 民兵营长，官拜"兵马大元帅"；支书、大队长，赐封"右丞相"。权力贪婪，干部上贼船。

李成福与万玉忠并不相识，他是以探望干女儿为名，踏进万家门槛的。主客寒暄不到10分钟，李成福就双眼直盯万玉忠，故作惊讶之状道："天干地支八卦我样样精通。你五官有劲，以后能升到县团级。你眼下阳宅还可以，但你阴宅不用看，我知道不中。随后我给你找个合适的地方，保你升到三军大元帅，当代见效。你姓万，将来能带领千军万马，玉字离不开王……"

一番奉承鬼话，说得万玉忠笑嘻嘻，心痒痒。但当他听李成福自夸具备四个条件能当"朝廷"时，却明摆着显出几分怀疑。毕竟见过世面，眼前的"土包子"，也能做"天子"?

"我知道你不信，"李成福料到似地笑笑，摊

开巴掌，伸过去，“你瞧，我一只手的纹是命子旗，另一只手纹是武砂帽，这是天子相。再说，根据《推背图》上比唐的典故：‘江中鲤鱼三六子，子子孙孙二九人’，三六，二九都是李字。唐朝皇帝姓李，我也姓李，下个朝代就轮到我了。还有，现在是江泽民掌权，我鲤(李)鱼入江，没人能抓得住。据《推背图》演算，九五年天下大乱，九九年九九归一，我就能当皇帝。你生肖属牛，得有人牵着你的牛鼻子，你才会有出息。你保我坐朝廷，我封你做领兵大元帅……”

李成福唾沫横溅，一连串屁话愈说愈顺。万玉忠愣着眼，听懵了。

李成福唯恐万玉忠态度动摇，慷慨地认万玉忠的长子做干儿子，又将姘妇周某的二女儿过继给万玉忠，说是双份亲家，将来“有福共享”。这一招果然灵验，民兵营长、共产党员万玉忠非但自愿加入了反革命集团“万顺天国”，而且在李成福的笔记本上留言四句，以示忠心：“我与富贵处今春，相互情谊沧海深。四海为家干事业，万里征途永鹏程。”

至于那个曾任车村乡龙王村党支部书记、大队长、公安员的郭建功，笃信风水，李成福“软招”迭发，一为拆字看坟——郭(国)建功，就是为天国建功

立业；二为结拜兄弟：红椿寺石碑前，两人烧香、焚帖、磕头、发誓："神灵在上，若有三心两意，天塌雷击。"三为封官许愿：官拜"右丞相"之职。结果，郭建功这位56岁的老党员"三下五除二"地踏上了贼船。

短短两年时间里，李成福反革命集团"万顺天国"发展了15名成员，其中包括因贪污被开除党籍的原车村乡工商所长王某等多名农村基层干部。仅仅是"愚昧"所致吗?不，这里有更深层的原因。

8.4 建据点，封官爵，立纲领。山寨聚义，杀气腾腾，蠢蠢欲动。"国八动刀杀"，定都西安。

云雾飘渺的老曼场。荒僻的红椿寺遗址。来自嵩县和南召县的"万顺天国"骨干，在石碑前秘密集中。任务："会师"，"察看地形"。

中心人物自然是李成福。只见他满脸肃然拿出一瓶白酒，煞有介事地先在地上洒了几滴，算是孝敬佛爷与苍天，然后，其部下恭恭敬敬地接过酒瓶，轮流喝了一口，算是"歃血为盟"。随后一齐登上山巅，指手划脚，得意忘形地大夸"山"场面大，容纳几团人也不在乎。

当过兵的万玉忠更是活跃："这地形不错，能藏

兵聚将，成大气候。不出朝廷也出山大王。大家不要三心两意了，一定要保李成福坐朝廷。”于是察看地形又变成了效忠“朝廷”的“誓师会”。

下山后，李成福搜集了《兵家权谋》、《孙子兵法》、《全国交通地图册》等图书翻读，还去铁匠铺打了一尺多长的双背剑等凶器，准备带领几个山野小子，大干一场了。

出于反革命活动的需要，1992年2月19日(农历正月16日)，李成福下了一道“手令”，要集团成员携粮带钱上山，在老曼场红椿寺遗址修建庙院。李成福露骨地说：“盖了庙，一方面可以利用佛教烧香敬神的半合法形式，招来群众，扩大影响，物色人员，一方面又可以做开会活动的根据地和将来暴动的指挥部。庙建成后，咱们来个‘山寨聚义’，具体部署下一步行动。”

“万顺天国”的成员盖庙十分卖力，“708”自然也是其中的“积极分子”。李成福见“708”忠心耿耿，就在山头上与其结为拜把子兄弟。不到一个月，庙盖成了。

哪知正当李成福准备以庆贺完工为名“山寨聚义”时，一场大风雪，庙院倒塌了。李成福心里直发毛。莫非天降不祥之兆?是照干不误，还是暂且偃旗息鼓，潜伏待机?他灰溜溜的，迟疑不决。

"708"迅速密报指挥部。山下复示，稳住李成福，重修红椿寺，保证"山寨聚义"，摸清全部纲领计划。

这时候，李成福已在离红椿寺不远处搭建了三间土屋。与"国母娘娘"周某公开姘居。"708"夜叩"行宫"……李成福果然不甘罢休，再次下令重修寺庙。1992年4月6日，"大功告成"。当天晚上，就在庙里举行了"山寨聚义"。

会上，李成福大肆诬蔑共产党领导，提出了"夺取政权，统稳全球"，"收回唐代全部大地，为建立一个唐世天国而奋斗"等反动口号，宣读了早已拟就的反动纲领。

李成福杀气腾腾地指令万玉忠打入解放军部队，"当官后把部队拉到嵩县一带驻扎。到暴动的时候，车村一带的部队能收编就收编，不同意收编就吃掉他们。"

为了鼓动部下的反革命士气，李成福以"朝廷"的身份，当场分封官爵："万玉忠，定国王兼领兵元帅；谭振军，右肩王兼西台御史；郭建功，右丞相……"

这几顶空头乌纱帽，将十几个看上去有点呆头呆脑的山民，诱惑得一个劲地咧嘴傻笑。他们仿佛已经如电视剧里看到的王朝将相那样，金堂玉马，奴仆成

群……简陋的土庙里，这群堪称出土“唐俑”的“遗民”沆瀣一气，痴痴梦想封建复辟。

李成福趁机煽动道：“九五年是闰八月，洛阳自古就有‘闰七不闰八，闰八动刀杀’的说法，到那时，咱们就组织人马在老曼场暴动，一路杀下山……”利用封建迷信进行反革命活动的狼子野心昭然若揭。

狂妄嚣张的李成福正说得忘乎所以，忽报有人上山，好像是外头人。李成福慌忙“扑”地吹灭油灯，宣布散会。漆黑中，“王侯将相”一个个低头屏息，鬼影似地悄悄溜出寺庙。

隔了一天，李成福再次秘密召集成员，宣布下一步计划：“我本是应范××看风水来这儿住三年的，现在期满了，庙也修好了，作为一个根据地可以告一段落了。我准备过几天就离开老曼场，出去开辟新的根据地。我走之后，这里由谭振军负责。有事要找我，可通过周梅香联系。毛泽东打江山离不开周恩来，我行动也离不开姓周的(指姘妇周某)。今后周与我一起，同来同去。我们的事业一定要干下去。只能进，不能退……”

当然，李成福的这一最新动向，在场的“708”全都掌握无遗。

8.5 深夜出击，踏雪围捕，一网打尽。

4月8日，嵩县公安局办公室，一片紧张的战斗气氛。一块大黑板上，挂着车村乡老曼场地形示意图。经过长达8个月的缜密调查，尤其是“708”的秘密侦察，李成福“万顺天国”内幕已了如指掌。其反革命活动证据确凿，危害严重。专案组决定，在主犯李成福即将外窜之前，及时收网，彻底摧毁这一反革命集团。当夜行动，兵分两路：一路专抓李成福，一路分组抓其党徒。

夜8时许，洛阳市公安局吕立志副局长等专案组领导，率几十名公安干警和武警战士，分乘5辆警车向130公里外的车村乡高峰村疾驰而去。

车抵高峰村后，李德晨、周新生两副局长迅速率队上山。20多里山路，全是崎岖的羊肠小道。为避免惊动“目标”，他们不打手电，摸黑攀登。险峻陡峭处，不得不手脚并用。时时有人磕碰跌摔，但谁也不吭一声。按季节说，山下已是春天，可山顶上却积雪未化，依然寒气逼人。

凌晨一时多，老曼场近山顶的三间土屋响起了“笃笃”的敲门声。

“谁呀？”里面传出一个男人的声音。

“耕牛800元”。这是“万顺天国”的联络暗

号。

“来啦。”门刚打开一条缝，两位武警战士撞门而入。“不许动!”一声威严的命令，两支微型冲锋枪顶住了李成福的胸膛。霎时间灯光大亮，脸色苍白、浑身哆嗦的天国“皇帝”束手就擒，那位“国母娘娘”也一起落网。公安干警当场搜出了李亲笔书写的反革命纲领等罪证。“万顺天国”的其他成员，从“并肩王”到“提督”，同时一网打尽。

嵩县公安局密派“708”打进“万顺天国”，遥控指挥，成功地一举破获李成福反革命集团，受到了中央有关部门的通报表扬。全案审结之后，分管局长李德晨感慨地说：“李成福等一小撮人，妄图颠覆强大的人民民主专政，当然是捏鼻子做梦。那些不知天高地厚的封建复辟叫嚣，简直令人笑掉大牙。不过，从另一角度看，这一反革命集团涉及两县六乡，16名成员中还有四名共产党员，这不能不引起我们的深思和警觉。我们嵩县全境3000平方公里，大都是交通闭塞的山区，历史上曾是土匪活动猖獗的地方。经济上又一直比较落后，在洛阳市的九个郊县中名列倒数第一。近几年来，山村封建迷信思想有所抬头，宗教势力呈蔓延之势，一些别有用心的坏分子乘机挑拨党群关系，从事非法活动。文化程度较低而消息闭塞的山区农民很容易受骗上当，有的甚至走上了反革命道

路。看来，加强农村基层党组织的建设，加强农村政治思想工作，应当作为一项综合工程，受到各级领导的高度重视。”

九、大西南："天道教"的"玉皇大帝"

9.1 偷窃强奸，劳改释放动了发横财搞女人邪念。玉皇阁，"玉皇"显灵四方下"龙种"。

这里与经济发达、商品交易繁华的城市相比，显得落后而闭塞。它是西南边疆的一个荒僻的农村，位于贫穷的山区。

村里有个游手好闲的无赖，名叫赵镇国。长得十分丑陋，一脸胡子。这家伙因偷盗、强奸罪，被送劳改，放回来已是40多岁，谁也不想嫁给他当婆娘。

谁料他突然改邪归正，到凄凉破烂的"玉皇阁"出家当了道士。

这"玉皇阁"在村子的山坡上，峰峦叠障，地势险要，解放前是土匪藏身出没之地。密林间有一座"玉皇阁"，年代久远，破败不堪，荆棘遍地，供奉

的塑像也剥落得面目难辨。但这多年来门庭冷落，乏人问津之处，最近却热闹起来。

穿上道袍的赵镇国，见香客渐渐增多，暗自高兴。

原来，这好逸恶劳的无赖，劳改释放后并未思悔改，却一心想着发横财搞女人。他见城里经济发展起来，人们又喜欢烧香拜佛，城边的破庙被修复，估计这股迷信风必定会刮过来。落后的山乡更容易进行蒙骗，他便利用这机会出了家……

果然，人们自发地砍掉"玉皇阁"通道的荆棘野刺，纷纷进来烧香磕头，一时香火大旺。

这家伙便与原来阁中的老斋婆勾结起来，诈骗香客信徒的钱财。

他用香客捐来的黄纸，胡乱绘了些神图，上面写着"玉皇"的告示："有求必应"，叫这老斋婆到附近各个山村去贴撒……

不久，来了个年青的妇女彩凤，用箩筐背着大鱼大肉进贡"玉皇"，还捐了上百元"功德钱"。

老斋婆在大殿，故意询问。道士赵镇国，躲在挂幡后偷听。

原来，她丈夫是技艺精湛的大木匠，会打新式家具，又会盖房子，赚来大笔钱，成了村里的"首富"，人们都羡慕他们是"蜂蜜拌红糖，日子甜进

心”。

美中不足的是，她虽然年轻貌美，但肚子不争气，结婚四五年，还怀不上娃娃。

大木匠气得瞪眼睛，干脆不与她同房：“妈的，别人种瓜得瓜，老子下了几年种，连草都不长一根……”

公婆经常唱隔壁戏给她听：“唉，有财无喜，闯了什么鬼。断了香烟后代，将来成了没人烧化纸钱，到阴墓地府受折磨，当化子讨饭化缘……”

她好多次进城到医院求医，医生检查后，都说她处处正常，嘱咐她叫丈夫来看看，她回家把这话一说，大木匠跳着骂起来：

“叫我这壮汉去检查，真他妈的阎罗殿唱戏——鬼说鬼讲！生娃娃是女人的事，与男人有屁相干？医院如今也讲什么经济效益，怕生意不好想办法找钱，老子才不受这鬼骗！”

她终日唉声叹气，愁眉苦脸，吃不香睡不好，听说“玉皇”发来“告示”“有求必应”，便带着酒肉来烧香祷告……

“大殿”里的那个老斋婆，关心地问：“妹子多大岁数啦？”

“二十五。”

“哟，一点也不像，看上去才二十。就怕是没生

育过，所以还这么年青，嫩秧秧的。"

老斋婆眼珠一转，说："我与玉皇去联系，看这皇帝能不能开恩？"

"那多谢神婆关照。"彩凤跪下，虔诚地叩首。

老斋婆钻进布幔，与偷听的赵镇国低声嘀咕了一会，又装神弄鬼摸出来：

"玉皇不高兴，说本来你有个儿子，都因你们心不诚，以前不来敬香，所以……"

"求求神婆，再与玉皇拜奏，赏赐我个儿子。以后我定要向乡亲们宣扬，叫大家都来拜神捐功德！"

彩凤登时脚瘫手软，一屁股坐在蒲团上，哭着苦苦哀求起来。

这老斋婆，想了想悄声告诉："莫哭，玉皇是大帝，深夜才跟人间办公事的干部一样。这几天深夜他都下凡检查工作听汇报，你就莫回去了，睡在侧房里，到时当面求他。大帝准会大发慈悲，答应你的要求。"

这样的好事，彩凤岂有不顺从之理，一住五六天，回家两个月后，肚子就像不断运气的皮球，一天天凸起来。

乡亲们见她肚子挺起来，好奇地问："你汉子在哪里看的病？"

"我男人，嘻嘻，他才没去哪里寻医求药呢，是

我到玉皇阁烧香求来的喜。”

大木匠得知彩凤有了喜，高兴得一跳几丈高，拉着彩凤重上“玉皇阁”叩头烧香拜谢。

他见寺阁破烂，居然带头发动农民捐款修复，带头捐了8000元的功德……

于是，这破烂的“玉皇阁”，被修茸一新。“玉皇”塑像突然容光焕发，色彩斑斓。殿堂里收拾得一尘不染，悬挂着崭新的红色帷幔和缀着流苏的黄幡。供桌上香烟缭绕，烛光摇曳。烧香磕头的人异乎寻常地多起来，香火更旺了。

这道士赵镇国，白天接受信徒们的香火，晚上躲在阁后吃喝着香客们敬的酒肉，得意忘形。他想不到借用这封建迷信，会有那么多的人来送酒肉钱财，使他不劳而获，还品够了女人的滋味……

那天，他与老斋婆暗密谋，骗吓得那年轻漂亮的彩凤，居然睡在侧房。

天黑，老斋婆就关紧了阁门。

深夜，彩凤正脱了衣服睡下，侧门自动开了，飘进了那丑陋的赵镇国。他把玉皇塑像上信客做了套上的龙袍珠冠戴上，像演戏那样故意摇摆着，如同腾云驾雾般进来，喝道：

“床上何人，还不拜见我玉皇大帝！”

“啊，玉帝显灵啦！”

农村妇女彩凤，又欣又喜，用被子裹住赤裸的身子，顾不得害臊，老实虔诚地叩头。

"小女彩凤，特来烧香祷告。"

"妹子要求什么?"这无赖看过不少古装戏，故意用戏腔问。

"求喜。"

这泼皮淫笑起来，从头到脚打量了这少妇一番，满意地说："快丢掉被子，平躺到床上，分开大腿。……"

这农村妇女结过婚，明白这是什么意思。但毕竟只是与丈夫同过床，要她这样，不免羞涩起来：

"这，这……?"

"哼，玉皇大帝的圣旨，能不遵从吗?"这坏家伙的丑脸，变得凶狠起来："不听神灵的话，你一辈子不会有娃娃，还要被雷打霹雳烧，下地府后，阎王爷要命黑白无常，把你锯成两半……"

"啊!"

这老实无知的农妇，被吓得魂不附体，哆嗦颤抖着丢掉被子，一丝不挂躺在木板床上。

"玉皇大帝给你下种来啰!"

这家伙迫不及待剥掉珠冠龙袍，光着干瘦漆黑的脏身子扑上去，疯狂地发泄着兽欲……

最后一夜，这家伙又变化招式摧残着她，并阴沉

地说："你回去后，就会有喜。别人问起，就说玉皇显灵。要是说出是老子，你就会被神灵降罪……"

这被蹂躏了好几夜的年青妇女，竟然愚昧地点头……

初次得手，使这恶棍欣喜若狂，尝到了利用封建迷信带来的好处。

此后，他经常干起为前来玉皇阁求子的妇女下"龙种"的勾当。

他又鬼鬼祟祟与老斋婆密谋一番，成立了什么"天道教"。

一时，附近几个山村的农民，都被封建迷信欺骗，参加进来，成为虔诚的教徒……

装神弄鬼的老斋婆，对道徒们说："以前破四旧砸了玉皇阁，大帝气得腾云驾雾走了。如今我费了好多力，他才附体在赵镇国身上。这附近山村要风调雨顺、粮丰畜旺、人人发财，还要举行玉皇大帝登基大典，他老人家才长驻阁内，保佑道徒……"

这些被蒙蔽的道徒，居然又发动各个村的农民捐功德，拿这些诈来的钱上省城戏剧服装店专程买来皇冠龙袍。又把"玉皇阁"粉刷修饰一新，张灯结彩……

这要"登基"的无赖赵镇国，摇头晃脑。他色迷迷盯着一群年青的女教徒，又打起坏主意……

9.2 赵泼皮登基，龙袍加身。《玉皇告示》、《血河经》《新国世说》。选皇后妃子，文武百官吃御宴。公安武警冲进"玉皇阁"，"玉皇"与六名少女，赤身横尸大殿，惨不忍睹。

县城里的小花，是个上高中的土家族女青年。她本来成绩很好，很有考上大学的前途。但看了一些淫秽书刊和录像里外国人性交的镜头，走火入魔，想入非非。

这漂亮的姑娘，变得开放起来，不再用心读书，却与班中的男生朱某早恋起来。父亲发怒打了她，她便约着小朱，私奔投靠到这里入了"天道教"。

教主赵镇国，居然封有文化的小朱为"大学士"，成天抄写《玉皇告示》和反动迷信的《血河经》、《新国世说》等传单经文，忙个不停。

小花被委为"侍女"，每天给教主和阁内的骨干端饭送茶。她反而很高兴，能经常与情人在一起，朝朝相聚，如鱼得水，不像在城里时躲躲闪闪……

小朱也格外高兴，他曾与小花在神坛磕头，海誓山盟要成为美满夫妻……

"玉皇"登基的良辰吉日到了，"玉皇阁"挂起城里买来的宫灯，披红挂彩，热闹异常。

土炮声中，身穿龙袍皇冠的泼皮赵镇国，像演戏

那样摇头晃脑，被两个穿着宫女服的姑娘，扶上彩凤丈夫赶制出来的龙椅。

鞭炮炸响后，这丑陋的“赵皇帝”得意地说：“传旨圣母，宣谕朕的圣旨。”

那穿着宫袍的脏老斋婆，居然目不识丁地念出御封的什么丞相、大将军和其他“文武百官”。上百名官民磕头拜谢，山呼“万岁”！

戴着皇冠的无赖赵镇国，望着浓妆艳抹的姑娘们，暗自得意：“妈的，以前没女人愿嫁老子。如今登基当了玉皇大帝，要选一个皇后和众多妃嫔，各种姑娘都玩个够，把蹲监狱的损失补回来……”

果然，那脏老斋婆，又念着“圣旨”：“玉皇大帝要选个美貌的皇后，还要选14个妃子……”

“对，有皇帝就得有皇后和一大群妃子，电视和古书里都这样。”粗壮的大木匠，居然愚昧地附和。

“好，朕亲选皇后。”

皇冠摇动，赵镇国贪婪地盯着，喊道：

“小花！”

“啊，”小朱万万没有料到，浑身一震，冲出“百官”群吼道：“不行，她早就是我的情人！”

“来人呐，绑起这个背叛道教的恶鬼！”赵镇国一声怪叫，两个大汉，把这年青的学生，捆在铜香炉上。

这年青幼稚的小花，居然忘记了"海誓山盟"，麻木不仁。这几天，她整天听老斋婆说什么"参加道教的男女，把一切都捐给了神，只要献出身子，灵魂会升天"。以前又看过不少淫秽录像书刊，早已无所谓。

此时，她望了望丑陋的赵镇国，感到这个"玉皇大帝"年纪太大，长相又那么难看，不禁厌恶起来……但转念一想，电影、荧屏里的皇帝都是老的，胡子一大把。赵道长虽然老，胡子倒还刮得光光的，不会戳人。管他能当多久皇帝，就当回"皇后"过过电视上的瘾……

这年青的少女，公然接过脏老斋婆捧来的珠冠戴上，穿着牛仔裤跪拜："谢龙恩!"

泼皮无赖赵镇国，连点了5个妃子，再也选不出，只得做罢。

这家伙叫"文武百官"跟到侧殿，大吃农民们敬香送来的酒肉。自己迫不及待地带着1个皇后和5个妃子，急匆匆进了"玉皇大帝"塑像后用布缦拉起来的"行宫"。

"皇后妃子们，把宝裳裙子脱光后，把艳体奉给皇帝!"这家伙早已垂涎三尺，迫不及待地说。

6个姑娘，羞涩地面面相觑，谁也不愿脱，毕竟她们还是女孩。

"皇后，朕命你先脱，不然神灵会降罪！"赵镇国盯着她，恶狠狠地说。

这小花，公然恬不知耻脱得精光。又动员帮着把其他5个少女剥得一丝不挂，赤条条地裸站着。

这老色狼赵镇国，贪婪地欣赏着各种少女的娇艳胴体，得到了一生梦寐以求的满足。

这家伙又甩掉皇冠，迫不及待脱丢龙袍，野蛮地把小花拽翻，在塑像后奸淫起来……

"不，不好，道……道长！"老斋婆跌跌撞撞地奔进来。

压在小花身上发泄兽欲的无赖，恶声骂道："臭脏婆，慌哪样？"

"公安，武、武警包围了玉皇阁，快冲进来了……"

那老斋婆面如土色，浑身颤抖。

"唉，我早晓得有今日，全完啦！"

赵镇国魂飞魄散，懊丧地说："拿升天酒来！"

老斋婆从神坛取来一大瓶酒："妃嫔们，喝了这玩意，就能升进天堂享福。"

愚昧无知的少女们，有的自己喝，有的被强灌下肚。

然后，赵镇国和老斋婆，狂笑着喝了，也栽倒在地……

等公安武警们冲到大殿，赶来的农民们都望着玉皇大帝塑像后，呆愣住了：

赤裸裸躺着横七竖八的6个少女，毫无羞耻地翻着白眼死去。

赵镇国和那老斋婆，也丑陋难看地躺在她们雪白的胴体之间……

90年代的农村，居然出现这种被封建迷信愚弄得如此可怕的悲剧！

人们的震惊变为困惑，困惑又变成了深深的思索……

十、苏北："黄坛国"皇帝与十七妃嫔

历史的车轮沉重地辗过漫长岁月，把祖先耕过、敌人踏过、烈士血染的苏北盐阜老区，带进了20世纪90年代。

亲眼目睹过无数世事变迁而沉寂依旧的神羊河水，默默地流淌着，似乎对世事沧桑早已无动于衷。然而，就在她流经的土地上，一个神秘的"黄坛国"曾奇迹般地在这里兴风作浪。

90年代初的苏北，"皇上"、"黄坛国"、"娘娘"、"文武百官"们，却在演出古老中国几千年来改朝换代、称皇称帝的传统剧。

10.1 "黄坛国"神秘的皇宫，"皇帝"已锒铛入狱，土铺上挤着不肯离去的"娘娘"们："我们为真命天子工作，我们是皇娘！"

苏北阜宁县，一个四面环水的“孤岛”——戴舍村，名噪一时的“黄坛国”的“皇宫”就坐落在这里。深秋时节，我们在两名公安干警的陪同下，乘艇来到戴舍村，目睹了“黄坛国”的神秘“皇宫”。

走进阴暗的草屋，迎面看到土块剥落的墙壁上，贴着一张“五公菩萨图”和两张“黄坛佛”像。四个墙角的土“床”上，几条污秽不堪的被褥胡乱地摊放着，散发出阵阵难闻的腥臭味。“皇宫”虽是陋室，但“皇帝”的魔力仍在。在“宫”中的另一张土铺上，挤着四个表情木然的少女。公安人员告诉记者，她们都是“皇帝”的“三宫六院”，其中最大的19岁，最小的只有16岁。见到来人，她们都一声不吭。“皇帝”已经被捕多日了，她们为什么不回家?记者向她们发问。

“原来的家是皇亲国戚住的，皇宫才是我们真正的家。”短暂的沉默之后，“正宫娘娘”开了“金口”。

“你们知不知道自己是受害者，是受骗上当了?”

“不，那是你们说的。我们没有受骗。我们没有受骗。我们是在为真命天子工作!”四个少女异口同声地和记者争辩。

“那么，你们今后还打算结婚吗?”

“结婚?我们早就是皇娘了!”“西宫娘娘”脱口

而出。

我们为之愕然。

“黄坛国”是怎么“建立”起来的，它为什么有如此“魔力”，使那么多人，尤其是那些少女们甘愿为其牺牲一切，至今仍执迷不悟呢?事情还得从头说起。

10.2 90年代初，黄坛国“皇帝”接受“三宫六院”和“文武百官”大朝拜。“皇帝”原是老光棍。“猪郎中”、“朱神仙”驱狐得手。黄坛教大倡，百余少女入教，两千元妃嫔“培训费”。

这是一个盛夏之夜，浓雾笼罩着地图册上难以找到的“小不点”——水乡“孤岛”戴舍村。

一幢古老的农舍里，幽然飘出一阵阵令人心悸的女人嘶哑的欢呼声：“万岁!万岁!万万岁!”忽暗忽明的烛光，映照着坐在梨木龙椅上那位汉子丑陋的面孔。此刻，他正以“黄坛教教主”、“黄坛国皇帝”身份，在接受“三宫六院”和“文武百官”的朝拜。

这位一本正经得滑稽可笑的“皇帝”何许人也?据没有任何文字存档的口头记载，他原是个被爱情遗忘了的“穷光棍”。

三年前，朱良美已届不惑之年，可仍未娶妻。好事者谐谑地称他为“老红花”。他也颇有些自惭形秽。自己相貌着实丑陋，胖墩墩的葫芦脑袋上长着稀疏的头发，眉细眼小，配上一双厚厚的嘴，恰似电影中的日军猪头小队长。姑娘们背地里恶作剧地把他叫做“猪郎公”。情场上他从未交过“桃花运”，从初中毕业发出的第一封求爱信至今，投进邮箱的情书已数百封，他望眼欲穿地盼了20余载，居然没有半个字的收获。

日月如梭，白发渐增。看到了周围那些小伙子接二连三婚娶，坐卧不安的朱良美倍感凄凉。深夜，他躺在单床独枕上翻来覆去地想：“像我这四十高龄，家中一无所有，又好吃赖做，料难成家业。可人家有的自创家业，有的子承父业……”

提起朱良美的父业，这里还需交待一下。他的父亲名叫朱兴隆，别名朱拐子，道名朱宫绪，残疾人，迷信职业者，1943年至1945年先后加入龙门道、古佛门等会道门组织，1953年政府取缔反动会道门时登记退道。1963年因组织会道门复辟被县人民法院判刑。他曾经是当地一个“声名”显赫的人物，其“事业”鼎盛时期，曾有“远近数十里，弟子数百人，一呼百应”的威势。朱良美想起父亲，又深深地陶醉在其父

的“业绩”和“荣耀”梦之中。“噢，有了。”突然，他两眼发亮，猛地从床上坐起来。一个“宏伟”的计划在他的葫芦脑袋里萌生了。

初春的一天中午，道貌岸然的朱良美，身背挎包和宝剑，东张西望地走进了孙家村。这时，一个少女的哭声从一户院子中传出。像狗嗅到了食物，他站住打量这家农户小院。院子脏且乱，三间土墙草屋一字排开，门窗紧闭，门前坐着个愁眉苦脸的老太太。哭声是从屋子里传出来的，那哭声不时夹杂着瘆人的笑声。

朱良美略一沉思，随之快步走进院里，向那老太太问道：“老人家，家里发生什么事了？”

老太太打量了一下陌生的来客，叹了口气说：“大女儿也不知中了什么邪，一阵哭一阵笑的，闹了三天了。”

朱良美向前凑了凑，神秘地对老太太说：“我懂些医道，替你女儿治治怎样？”

老太太赶紧推开门，把这位“好心人”往屋里让。一进门，朱良美就闻到了一股黄鼠狼的气味，这气味能引起神经不健康的人的反常表现，他立刻明白了几分。床上躺着的少女对说话声和脚步声毫无反应，看来还在昏睡之中。

朱良美脑袋一晃，示意老太太到外面去。

"老人家，这不是病呵，是你家招来男狐啦！"朱良美阴森恐怖地说。

"啊！"老太太吓了一跳，目瞪口呆地望着朱良美。

朱良美安慰老太太几句，然后吞吞吐吐地说："男狐我倒能除，只是我必须给她净身。"

似懂非懂的老太太扑通跪下，连连给朱良美叩头作揖："求求你了，救救她吧！要是女儿有个三长两短，我怎么对得起她死去的父亲?!你就行行好吧！"

"那好，既然您老这么心诚，我也不能见死不救。"

朱良美让老太太找来了四个十二三岁的小孩，让他们各拎一面铜盆站在门外。朱良美先在室内动作，室内传出朱良美喘气声和少女阵阵痛苦的呻吟声。约半小时后，房门猛开，一股烟雾翻滚而出，又"嗖"地窜出一条亦灰亦黄、毛毛糊糊的动物，在敲盆声和呐喊声中直奔院外，跑得无影无踪。

这时，朱良美气喘嘘嘘、满头大汗地出来，宣布"男狐"已驱走。他扶少女到院外，少女已经停止哭声，只是低头躲避人们的目光。

驱"狐"的奇闻传遍了整个小村，老太太的院子里聚满了村民。看到昏睡了三天的少女变得清醒，众人无不交口称赞朱良美的"神力"。

当晚，酒足饭饱之后，王老太收拾被褥，安排朱“神仙”休息。朱良美借此机会，从挎包里掏出自己按照迷信书籍上绘制的“黄坛佛”和“五公菩萨图”说：

“‘黄’就是‘皇帝’，‘坛’就是镇坛。皇帝镇坛，可以以神驱邪。把‘黄坛佛’和‘五公菩萨图’供在家里就能消灾灭难，保佑全家人畜平安，后代可以成仙，当官发财。”

老太太听得点头称是，立即修起神龛，供“黄坛”敬菩萨，一日四拜。两个女儿，一个15岁，一个17岁，在母亲的带动下也入了黄坛教，上了朱“神仙”的圈套。从此，朱良美摇身一变成“神仙”，像个幽灵似地在缺医少药的水乡“孤岛”上各家各户进进出出，为张三治病，给李四驱邪。没病没灾的人家，也竞相为巴结这位不是肉胎的凡人“神仙”而请客送礼。

此后，朱良美采取同样的手法，利用王老太太这家人亲连亲，友接友，很快就发展了60户，250人入教。其中18岁以下的少女就有100余人。这些少女中，有17个朱“神仙”认为人才出众，有发展“前途”。为了使她们早日成“仙”，父母们把她们交给朱“神仙”分期分批严加“管教”，认真“培养”。同时，每名少女交纳两千元培训费，跟随朱“神仙”

闯江湖，炼“仙丹”治病。

这些豆蔻年华的“孤岛”少女，为何在人生最瑰丽的时刻，一个一个地落入虎口?!

金花、水仙、冬梅、桂香四个少女，都张姓，五服之内，沾亲带故，年纪也相仿。最大的刚吃过18年的农家饭，最小的也才过15岁生日。就连读的书也差不多，都只有小学四五年级。她们天资并不愚钝。金花和许多同龄少女一样，度过无忧无虑的童年，红领巾曾映衬她俊俏的面容，“三好学生”的奖状曾使她笑靥如花。她聪明、活泼，对未来有过美好的憧憬。可是，就在她为将来编织七色彩梦的时候，却不得不放弃了学业。

小学五年级放暑假，金花兴冲冲地把那张“三好学生”的奖状给她爸看，她爸眼角也懒得瞟一下，随手往桌上一丢：“下学期莫读了，女人会写个名字，记个小帐就行了，早点回家干活好多挣钱。”

“爸，我还要读书呢!”金花跟爸爸说，慈母般的女老师也三番五次登门做“说客”：

“老叔，金花聪明过人。我教了10多年书还未遇过这样的学生。您让她继续上学吧。”

她爸坐在门槛上“嗞嗞”吸烟。女儿站在旁边泪水涟涟。

老半天，她爸开了腔：“老师，你一片好意我领

了。请你还是对我那蠢崽多费些心思。”

蠢崽就是金花的哥哥金宝。哥哥比妹妹早入学三年，却比她低一级。因成绩不好连年留级。

“爸爸，还是让金花读吧，我在家干活。妹想读又会读，我不会读也不想读。”金宝为妹妹说情。

“不要你多嘴，滚开！”父亲怒吼着。

金宝撅着嘴走开了，金花一头扎进被窝里，蒙头大哭起来。

开学了，金宝极不情愿地依旧上学。金花却加入了“少女小帮手”的行列。

金花与冬梅等四人天天在一起割草放鸭捱时光。她们成了割头换颈的“四姐妹”。在家里，她们低三下四靠边站，寡言少语口难开。在野外，在大自然的怀抱中，她们像换了个人似的，又蹦又跳，又笑又叫，吵得天翻地摇。

春天，日短夜长，“四姐妹”最怕夜幕降临。偏僻的“孤岛”，没什么社交活动和文化生活。单身的后生们闷得慌，便摆设牌场，赌得吵翻了天。哥哥嫂嫂们闲来无聊，也早早关门熄灯，双双上床。只苦了“四姐妹”，闷在屋里，睁大眼看屋顶压床板，难以入睡；出去串门，次数多了又要挨骂：女人家疯疯颠颠成何“体统”?!

这天晚上，朱良美来孤岛“传教”，“四姐妹”

们便名正言顺地和教徒们前往入教。起初，少女们有些害怕，她们的父母却安慰说："怕什么?人家是观音菩萨的儿子，是神仙，对人客客气气，会把你们怎么样吗?"

小时候，从襁褓中开始，祖辈们留给了她们善良、勤劳、智慧的传统，也有意无意给她们灌输了愚昧、落后、迷信的观念。这回，她们又被黄坛教这个孤岛幽灵活活吞噬了。

10.3 "神仙"施法。"血流成河，世界末日"妖言惑人。如花少女献身祭"神"牺生，溺入"黄坛教"。"朱神仙"日夜"培训"女色。

屋外，天色阴霾。呼啸的寒风卷着地上的杂物，一阵紧似一阵地刮着，阴冷阴冷。屋内阴暗的墙角边，朱良美正为自己那个邪恶的计划得以实施而自鸣得意。

少女们在那些炼"仙丹"的日子里，从朱"神仙"手中得到了《劝世谕文》、《地母经》、《九重天》等不健康的手抄本。她们阅读了以后，被书中"魔劫到来，洪水齐天、血流成河、百人中只留两三个"的恐怖之言吓得浑身发抖，坐卧不安，思想消沉，精神空虚。她们脑子里充斥的全是洪水要齐天，

世界末日即将来临，自己活不多久了，从而对生活失去信心，对前途感到迷茫。

此时，朱良美乘虚而入，对少女们说：“你们现在只有抓紧时间跟我拜菩萨，诚心修二世，炼‘仙丹’，将身体当作活祭献给神，才能躲过劫难，免遭一死，以求留在人间。”

听完朱“神仙”一番说教，少女们个个神情愕然：把自己纯洁的身体献给神，这种羞辱的事情怎么能做?!

朱良美似乎早已看透她们的心，向她们灌输：“为神献身，是观音菩萨的旨意。我是观音菩萨的儿子，是神仙……因此，你们要去掉羞辱感，愉快地向神献身!你们要是违背了神的旨意，神将惩罚你们及你们全家。”

少女们惶恐不安了，仿佛上帝那阴森可怖的面孔闪现在眼前，灾祸即将降临到自己的头上!她们神圣不可侵犯的最后一道防线，此刻被虚幻的上帝威严彻底冲破了!

夜晚，朱良美卑鄙地爬到少女A、B的床上……

随后几天，金花、水仙、冬梅、桂香四个忠实的女信徒，也向朱“神仙”献身。“四姐妹”把生存的唯一希望全部寄托在朱“神仙”身上，把他当成现世菩萨精心侍候，满足他的一切欲望。

A、B两名女教徒同为18岁，不仅貌美，而且精灵，绝不是那种脸上溜溜光，肚里一包糠的“绣花枕头”。

少女A喜爱读书。父母说这是天生的。在她过周岁生日，按乡俗摸阄时，笔砚、针线、钱币、算盘等物摆了一桌，她藕样的小手不偏不斜，一把就抓住了自来水笔，乐得目不识丁的父母喜笑颜开。A果真是块读书的料，脑筋活，记忆好，篇篇课文背得滚瓜烂熟。语文老师对她尤其欣赏，每每鼓励她：“志当存高远，努力成作家。”她把老师的话铭刻在心。

少女B爱唱爱跳，天生一副金嗓子，喉咙一开，如珠落玉盘。又喜模仿，装啥像啥，惟妙惟肖。倘若A、B能在城市少年宫得到良师指点，抑或在家乡继继读书，两人一定会有出息。可惜，刚读完小学她俩便无可奈何地放下书包，拿起了锄头。分田到了户，多个劳力就多叠票子，种田的不读书是种田，读了书还是种田。这种急功近利的糊涂认识，不独“孤岛”有，各地农村都不同程度地存在着。

其实，人们并不全糊涂，看看戴舍村，辍学回家摸锄头把的，清一色的几乎全是“赔钱货”。“嫁出去的姑娘，泼出去的水”，“水”终归要泼出去，读不读书，多读少读，又有何妨?在一些偏远山村，女性依然束缚在生活的底层，各式各样的传统偏见，继续

禁锢着妇女的心。

用自己的身子换来一大捆“礼金”，帮家里盖房子，为兄弟娶老婆，尔后成为丈夫生儿育女的工具，做所谓的贤妻良母。命运给少女A、B安排了这样一条路。但她们不甘心、不情愿，A始终谨记老师的教诲想成为一名作家，B始终憧憬着当歌星。

村里的“快嘴婆”看不惯她们这种“离经叛道”的样子，骂她们“现眼”、“出风头”，然而B不理睬这些，照旧读书看电影，照旧放声高歌，照旧穿红着绿，招摇过村，像只趾高气扬的“洋鸡婆”。

然而，有一天，这只高傲的“洋鸡婆”蔫了。那次，乡里公开招聘一名广播员，B满怀着热望前去应试。站在台上，她亭亭玉立，落落大方，背一首诗，念一段词，她那种气质，对诗词的理解以及蛮不错的普通话和圆润的音质，都博得满堂喝彩。主考人向她祝贺，要她静候佳音。她激动地盼来的却是名落孙山。榜上题名的是一个副乡长的“千金”。乡广播员都当不上，还想当歌星?B被刺伤了，刺伤了又岂止是自尊心?

B找到A。A也是一脸愁云。

这些年，A废寝忘食，潜心写作，为当一名作家奋力拼搏。然而，汗水洒下，不见收获，小说、散文、剧本、诗歌写了又写，却无一字变铅字。县文化

局创作组的一位负责同志不得已，便直言相告：

"你的精神可嘉，但底子太薄，文学小道上挤的人又太多，你还是另钻一门实用的技术吧。有你写作这样的劲头，定能成功。"

难道就这样放弃自己多年的追求和理想?A陷入深深的苦恼中。

两个苦恼的人在一起谈论苦恼，从理想的太空跌落到现实的土地上，顿然悟到自己过去的追求只是海市蜃楼、镜花水月。在一片迷惘中，她俩加入了黄坛教的行列……

A曾在笔记本上写道："谁说女人的名字是弱者?我就要做一位强者!"她和B想做现代女性，当生活的强者，在理想王国里塑造自己。然而，当理想和现实发生矛盾，出现距离时，她俩不是勇敢地正视现实，而是怯懦地企望在神灵的国度里寻求新的寄托。

其实，她俩入教后并没有摆脱尘世间的烦恼，却落入了虎口。

又是一个没有月色，没有星光的阴霾夜晚。在一间简陋的农舍里，煤油灯下，农妇因丈夫患关节炎小腿发痛久医不愈，特地请来朱"神仙"医治。

此时，正襟危坐的朱"神仙"，低着头眯着眼念了几句驱鬼的咒语，接着抬起头睁开眼，在屋中四处一望，说："你们对观音菩萨不忠，要反道，是观音

菩萨降病在你们家里，要想把病治好，得吃我这个观音菩萨儿子炼的‘仙丹’，你女儿还得再接点我的‘仙气’，游神明天就会把你丈夫的魂魄送回来。”于是，他把染成了红颜色，能镇痛除风湿的西药(安乃近粉末)递了两包给病人吃。

当母亲把朱“神仙”的话告诉女儿，要女儿舍身救父，去接“仙气”时，16岁的女儿执意不从。但愚昧透顶的母亲，却跪在女儿面前哀求：“为了你父亲，妈求你了。”

看着泪流满面的母亲和疼痛难忍的父亲，少女欲哭无泪，欲喊无声。她软软地，瘫倒在自己房间的床上，任凭兽性发作的朱“神仙”在身上作践。

第二天，户主的腿果然好了许多，两天后竟全好了。全家人感激不尽，认为驱了鬼，“仙丹”的确灵验，马上炒菜斟酒，热情款待朱“神仙”，并把千辛万苦积攒的500元钱给他作为酬谢，恳求他收下女儿加入黄坛教。望着他们虔诚的样子，朱“神仙”那肥厚多肉的脸上露出了一丝奸笑。

日后的那些夜晚，少女们一个个被唤到朱良美那张肮脏的床上进行“培养”。黑暗中，朱良美那副色魔嘴脸暴露得淋漓尽致。

10.4 “朱神仙”要当“朱皇上”，美人丽妇争相入

宫，三宫六院抢占“仙气”。“万岁登基，娘娘进宫”。十七少女大册封，“正宫”、“东宫”、“西宫”一应俱全。

夜夜发泄，并没有满足朱良美那无尽的兽欲。为了进一步将她们牢牢地控制在手里，达到长期奸污这群少女的目的，朱又施展了最后一招。

朱良美引用少女们传阅的手抄本《劝世谕文》中的词语，说自己是“金玉”下凡，不久就是当皇帝，要设“三宫六院”，挑选皇后娘娘。并谎称在“皇宫”里的女人们，可以坐吃俸禄，享受荣华富贵，其家人也沾光享福。而被“择优录取”入宫的少女，只要尽心侍候他，就可以早沾仙气，修成正果。

然而，“皇宫”却像撕食羔羊的饿狼，张着血盆大口，贪婪地吞噬着豆蔻年华的“孤岛”少女……

爱情，对情窦初开的少女来说，是一个神圣而又神秘的殿堂。“人生是花，而爱情便是花的蜜”。少女那青春四溢的身体也和常人一样，切盼“人生之蜜”的滋润。然而，她们这种人的基本权利，都被种种偏见和顽固的买卖式的包办婚姻剥夺了、扭曲了。她们终于跌落在爱之舟的迷津中。

让我们来剖析一下“孤岛”三名少女的“皇宫梦”吧！

在若干年前，这里的少女们还一手挽着破篮子，一手拿着月牙形的镰刀，在河坡上、田埂旁摘野果，割野草。那时候，她们穿的是老大、老二、老三接着穿的补丁摞补丁的破衣衫，吃的是很少见到油花的青菜萝卜。

近几年，虽然现代社会的物质文明也多多少少进入了闭塞的偏僻小村。但是，这里的农家生活哲理还是：“知足常乐”。贫穷和愚昧使村民们无力同命运抗争。他们最大的愿望是苦挣苦累，有口饭吃。几千年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造就了村民知足常乐的品性。

深秋的一天下午，张春生、王兰英这两位小村的“土耳其”，竟也一个小卷发齐耳，一个大波浪披肩，双双在村里出现时，看惯黄土和馒头的村民都像看猴戏一样，眼睛瞪得溜圆。卷发和披肩一时成了家家户户戳背脊的热门话柄。

两人分手，各自回家，等待他俩的是同样的暴风骤雨。

“你还有脸面回家，看你那个头发，蓬蓬散散，成了妖精！”兰英的老母气咻咻地骂。

春生的爸爸骂儿子：“就是打一辈子光棍，也不准你娶那个狐狸精，莫想进我家门！”

热恋，就像暴涨的洪水，难以关住闸门，尽管两

家反对，两人依旧一如既往。兰英被软禁了，一日不见如隔三秋，便把火辣辣的情凝聚在笔端，倾注于信笺，请好友秋凤做“地下交通员”，捎给近在咫尺的春生。

不料，“东窗事发”使王家气急败坏。当晚，兰英的哥哥王学富教训了妹妹之后，又跑到张家：“春生，你过来，有话对你讲。”

春生不知是好是歹，随即来到王家。一进屋内，“呼！”的一声，大门紧关。

王父威逼到春生面前说：“今晚你老老实实给我写一份不与兰英来往的保证书。否则，有你的好果子吃！”

“我和兰英自由恋爱，受法律保护，你们想干什么？”

“国有国法，家有家规。闺女是我生的，我不同意就不同意！”

王学富见春生不肯就范，拿出早准备好的绳子，几个人一拥而上，把春生捆了个结实。

“你们这是犯法！我要告……”春生话未说完，拳头、巴掌劈头盖脸地飞来。

关在内屋的兰英已先尝了顿拳脚，听到堂前春生挨打，不由地扯起喉咙大叫：“要打死人了！春生你就写一份保证书吧！”

见王家父子红了眼，又听兰英惊呼，春生答应明天早上写好送来，这才脱了身。

翌日，早上过去，未见春生人影。王学富来到张家，一问，春生昨夜出走，去向不明。

中午，满面愁容的兰英，端了一大盆衣服来到塘边，春生不知所往，叫她好不牵肠挂肚。

水清见底。兰英蹲下，水中倒影的兰英已非往日的少女，光洁的脸上添了几道紫痕，水汪汪的大眼有一只肿成一条缝，瀑布般的秀发也被剪去一截。凝睇细看，悲从中来，眼眶中就有泪珠在滚动。

这时，秋凤和玉花也来洗衣服。

她们三人是左邻右舍，自幼情同姊妹。兰英的遭遇，她们都清楚，都劝她莫悲伤，想开点。

谁知这一劝，兰英的眼睛更红，泪水越发滚滚落下。

兰英这一哭，却把秋凤、玉花的眼泪惹了出来。三个少女一齐坐在塘边呜咽。

秋凤家穷，没有“梧桐树”，怎能招“凤凰”?秋凤哥年届三十孓然一身，空有高大的仪表。秋凤排行老二，手下还有一溜四个“赔钱货”。乡下不比城里，男子25岁是个界，过了界的光棍无形中便“贬值”，越发难办。

为此，秋凤的父母整日愁眉苦脸，焦灼不安，思

来想去，只好打秋风的主意，托媒人找户人家换亲。

这天，秋凤哥走了。他来了。两只老鼠眼，一付黄板牙，虾公腰，罗圈腿，长秋凤20岁。秋凤一见，老大不快。他却嬉皮笑脸不正经，臭哄哄的嘴在秋凤眼前晃来晃去，还乘机暗里捏捏秋凤的手。秋凤本来就恼，又见这副骚牯相，不由柳眉倒竖，杏眼环睁，大喝一声："你走开！"把他赶出家门。

午饭时分，秋凤哥蔫头搭脑回来了。一问原委，才知见面时她一家人亲亲热热好客气，待她哥哥一回，便"晴转多云"，同样也赶他出门。

"秋凤，我家的命运都在你手上，你哥要是娶不到老婆，就要断门绝户，求求你，帮家里一个大忙吧！"秋凤的母亲说罢，泪如泉涌，"扑"一声跪在地上……

玉花10岁那年，哥哥结婚，家里拮据，家父向李家借了3000块钱筹办婚事。吉日良辰，请来李父喝喜酒。三巡过后，酒酣耳热，李父见玉花活泼天真，聪明伶俐，便开玩笑说："我们做个亲家，3000块钱就算定金，怎样？"

儿子娶亲，负债累累，现在让女儿订亲，3000块钱不必归还，正求之不得。玉花的父亲当即应承。戏言变真，两人碰一杯酒便作了"亲家"。

玉花的"未婚夫"在父亲的棍棒下度过了少年时

期。在长得五大三粗之后，便确立了他在家庭中的“霸王”地位。他那套“拳大有理，力大为王”的处世哲学，在方圆十里也畅通无阻。玉花屡屡向父母表示不愿意和这种人结婚。

父母大怒，竟将女儿手脚缚住，唆使“霸王”施以强行手段，终于逼其就范，玉花痛不欲生。

不管怎样，在娘家总还有快乐的时光，而进了婆家，说不准就进了“鬼门关”呢！瞻念前途，不寒而栗。于是，她们又谈到了入皇宫。说不定还能被封个“正宫娘娘”，做个“贵妃”呢！

从此，她们都沉浸在虚无缥缈的“皇宫梦”之中。她们的共同点，那就是深信朱良美“早沾‘仙气’，早成正果”的鬼话。

一个淫雨霏霏的日子，朱良美来到一户姓吴的人家。人未进门就大喊“恭喜”。

朱良美神秘地对发愣的吴母说：“我马上就要登基坐朝了。你家女儿和我有前世姻缘呢，我怕她将来进宫后难得适应，想先接她去熟悉。”

愚昧无知的吴母如听天书，不知真假。

原来芳龄十六的吴姑娘，在一个月前被父母带进了黄坛教。很快朱良美就让她沾了“仙气”。她的青春、容貌使他欲火燃烧。他想把吴姑娘长期据为己有，耍起了“万岁登基，娘娘入宫”的阴谋。

当夜，红烛磷火般地在屋里幽幽地闪着，墙壁上映出几个扭曲的人影。朱良美正在这里举行"升殿登基"的仪式，他煞有介事地册封了"正宫娘娘"、"东宫娘娘"、"西宫娘娘"及"贵妃"等17人。并对"三宫六院"的妃子们说：

"你们已是本皇的皇娘和贵妃了，一次献身就要永远献身。你们要把一切都溶化在本皇的龙体之中……"

17名愚不可及的少女满面肃穆，诚惶诚恐，跪在他脚下高呼"万岁"。正当朱良美陶醉在皇帝梦中时，法律之剑已刺向他的脊梁。

猴年八月，一副冰冷的手铐锁住了朱良美那罪恶的双手，由色魔纠集的黄坛教组织，顷刻土崩瓦解，长达三年有余的闹剧终于收场，他精心编织的皇帝梦几天之内便被彻底粉碎了。

10.5 春风不度戴舍村。"皇上"入狱，"娘娘妃嫔"大探监。十八岁的"杨贵妃"竟说："我要生皇太子！"看破红尘的"皇娘"发誓不变心。

朱良美锒铛入狱，本该唤醒那些饱受蹂躏的少女们，起来揭发、控诉色魔的罪行。然而，令人惊奇的是，自朱良美被关押之后，"三宫六院"们却先后跑

来探监，有的还对公安干警大嚷大叫："你们不该抓他，他是仙家!你们还我的皇帝啊!"

望着她们那一双双迷茫的眼睛，公安干警失望了。

近些年来，水乡"孤岛"戴舍村的物质生活，比起改革开放以前有了较大的改观。然而，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并没有同步发展，在那里治了穷，却远没有治愚!

现在，再让我们来分析一下这17名少女受害的原因。

闭塞的交通，贫乏的文化生活，使得"孤岛"上的人们不知将过剩的精力如何发泄。另一方面，封建迷信的意识长期以来顽固地统治着这座科学阳光未照到的"孤岛"。愚昧、落后、迷信，使一幕幕荒诞闹剧得以上演。你看，一个骗子自称是"观音菩萨的儿子"，就有上百的信徒虔诚地追随他，认定他可以把自己带到"极乐世界"去!自1989年6月以来，"孤岛"接二连三发生少女入教事件后，"以神驱邪"便如瘟疫般迅速传染开来，少女们也把生死轮回的希望全部寄托在"修二世"这种迷信的幻想之中。

不是吗，被朱良美奸污长达三年之久的17名少女，并非目不识丁。她们中，有八人念过小学，四人

是初中生，还有一人是高中生，可是，她们为什么能默默地忍受朱良美的肆意践踏呢?贫困、愚昧和精神上的空虚，使她们企图摆脱尘世间的烦恼，希望在神灵的国度里寻求新的寄托的幻想，正好被朱良美这个衣冠禽兽所利用。朱良美的"黄坛教"，不仅摧残了她们的肉体，还毒化了她们的心灵。她们长时间地接受朱良美"管教"和"培养"，像一群迷途羔羊，跌进了黑暗的深渊，任人宰割。

18岁的杨姑娘，是"三宫六院"中唯一有高中文凭的"贵妃"。入宫前，她是位漂亮少女，雪白的百褶套裙合身地裹着匀称丰腴的腰肢，飘逸洒脱，配上像黑色瀑布从头顶上倾泻而下的秀发，洁白细嫩的肌肤，瓜子脸、水灵灵的丹凤眼，能说会道的樱桃嘴……她靓，小伙子私下里给她打90分。

可眼下，她宛如一朵被暴风雨蹂躏了的玫瑰，蔫蔫地耷拉着，昔日丰腴、娉婷的体态不复存在了。此刻，办案人员向我们诉说了她入宫后的遭遇——

她从小聪慧好学，尤其爱读《红楼梦》，她深深地同情和喜欢书中那些多愁善感的千金小姐。上初中时，她竟自作主张地将自己的芳名改成"惜春"。父母看她成天手不释卷，家境贫寒仍咬紧牙关让她上高中。

1987年高考，她以两分之差名落孙山。第二年，

父母四处借债，凑足了一笔学费，再次把她送到学校去复习，但她再次落榜了。

债主向她家逼债了。手头拮据的父母瞒着她为她找了个婆家，索要一笔彩礼钱偿还了她读书时的债务。第三年秋天，当父母给她领来一个陌生男人的时候，她死活也不依这桩没有浪漫情调、没有细腻感情的婚姻。

她想到贾宝玉的出走，她觉得这是她唯一的出路。鸡叫了，她背上一只小挎包，装上仅剩的 15 元钱，泪流满面地走出了家园，走进了黄坛教。

当晚，朱良美的眼睛在她凸如山峰的胸脯和充满吸引力的臀部贪婪地反复阅读……终于，他野性发作了，扑向少女，将她甩在“黄坛佛”像面前，疯也似地狂吻、乱摸。开始，少女挣扎；后来，当她看到贴在墙上的“五公菩萨图”，她屈从了。

不久，她的命运又急剧地发生了变化，成了朱良美的“贵妃”。就在朱良美被捕入监之时，她的肚子里已孕育了一颗色魔的种子。办案人员劝她去作人流，她竟神经质地叫了起来：“不，我要生！我的孩子将是皇太子！”

戴舍村同样是一个法律的阳光照不到的“孤岛”。少女们也许知道婚姻法规定一夫一妻，却又坚信“皇帝”是除外的。她们根本不知道朱良美的行为

本身早已构成犯罪，还要为其鸣冤叫屈。如此愚昧的人们，怎能知法、守法和运用法律来保护自己呢?

村民胡老汉，听信朱良美的胡诌，把自己的独生女送进黄坛教“炼仙丹”。

入教后，这位少女看到女教徒们帮朱良美洗衣，打扇，把烟、茶、饭递到手上，甚至给他洗澡，她们也争着去做时，她的心里有些忐忑不安，预感有点不妙。

深夜，她听到开门声，立即从床上弹跳了起来，愕然地呆住了。进来的不是女教徒，是光着身子的朱良美。他的话又使少女大吃一惊：“嘿嘿，今晚我就来陪陪你。”

“什么?”少女歇斯底里喊叫一声，几乎昏了过去。她定了定神，怒视着馋涎欲滴的朱良美，骂道：“你这个老畜牲，滚出去。”

朱良美并不计较，悠然地坐在床边，翘起二郎腿，点上一支烟，然后不紧不慢、柔中带刚地笑道：“这里的所有女教徒都沾了我的‘仙气’，你就是喊破嗓子，她们也不会理睬你，你懂吗?你还是乖乖地听我的话吧!嘿嘿!”

朱良美的话，犹如当头重重一棒，少女如坠深崖，全身散了架似地瘫软了下去。兽性发作的朱良美，折腾了一夜，使少女的身心受到了严重的摧残。

她心里在无声地呼喊："父亲呀，父亲，你好糊涂啊！"

其实，最可悲的还不是那些目不识丁的老人，而是一些受过教育，长在新社会的青年，特别是那些想当"皇后娘娘"的少女。她们为了"来世"能享尽"荣华富贵"，竟纷纷向朱"神仙"献上"保证书"，表示忠心。

17岁的女信徒春兰，可以说是她们当中的一位典型代表。她是一个漂亮、活泼、聪明的女孩，在初中读书时，她也是学校里品学兼优的学生。可是，15岁时，按乡俗，父母为她和一个小伙子举行了隆重的订婚仪式。在一个夜晚，两情相悦，两人激动地做了那种事。尝了"禁果"，欲罢便难了。春兰父母不放心自己女儿，怕未婚就腆起肚子。男方父母巴不得媳妇早早进门，"早抱孙子早续香火"。于是，小伙子不择手段捞票子，最后做了"梁上君子"，锒铛入狱。

这个"晴天霹雳"把春兰打蔫了。千百年来，女子一旦失身便一钱不值。虽说春兰算得上此地的"村花"，后来又和那个"梁上君子"脱离了关系，但谁愿睁着眼睛尿床，花钱买个"烂货"?春兰在极端的痛苦中挣扎着。她看破了红尘，成为朱良美"黄坛教"里的一个虔诚信徒。她在给朱良美的保证书中写道："永远跟着丈夫，海枯石烂不变心，同甘共苦，舍生

忘死……"

有的女孩还害怕当不成"皇后娘娘"，竟争先恐后把朱"神仙"请回家中，当着父母的面，在供奉的观音菩萨前"拜堂成亲"，让菩萨作证……

掩卷沉思，心潮难平。我们震惊，我们悲愤，我们简直不敢相信世上还有这样的奇案。

10.6 当代妖孽灵魂大曝光："我哪有'仙丹'哟，我心里也慌得很……"是迷信、愚昧的土壤，培育了朱良美的淫威与疯狂。醒醒吧，天下善良的人们！

在看守所里，我们见到了曾经一呼百应、自命国号为"黄坛国"国王的朱良美。从这位其貌不扬的"皇帝"身上，我们实在挖掘不出什么"灵光仙气"。是什么原因促使那么多人走入陷阱，步入泥潭呢？

且让我们听听主犯朱良美的一段自白吧——

"……其实，我有狗屁'仙丹'哟，全是骗人的把戏，只是抓住了一些人的迷信心理，能骗的骗，能吓的吓，最后那么多人拜倒在我的脚下，我心里也慌得很……"

这是一个妖孽罪恶灵魂的曝光。

是的，罪魁祸首是朱良美。他的骗术并不高明，可是怎么会出现那么多受害者呢?俗话说：苍蝇不叮无缝的蛋，在这群受害者的身上，我们似乎也应该悟出许多许多。

从我们面前走过的是一群善良的村民。他们既不奸诈，也不狂妄。当我们了解了他们的生活氛围和些许心态之后，我们发现，他们走进朱良美设置的圈套，似乎是一件很自然的事。在被朱良美坑害的17名少女中，没有一个人向公安机关举报。她们有的信神信鬼，甘愿受辱；有的身不由己，被人操纵；有的虽不堪忍辱，却又慑于“皇帝”的淫威，自吞苦果……正是这封建、迷信、无知、愚昧的土壤，培育了朱良美的淫威和疯狂。同时，科学和法律的阳光，不能尽快地照射到这偏僻、落后的角落，也使得这些罪孽得以肆无忌惮地蔓延滋长。

愿天下所有善良的人们，从眼前这幕悲剧中得到启示，得到警醒!